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6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6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聖教明徵　八卷……〔西〕萬濟國著　一
七克　七卷（卷一至卷三）……〔西〕龐迪我撰述　四六三

聖教明徵

八卷

〔西〕萬濟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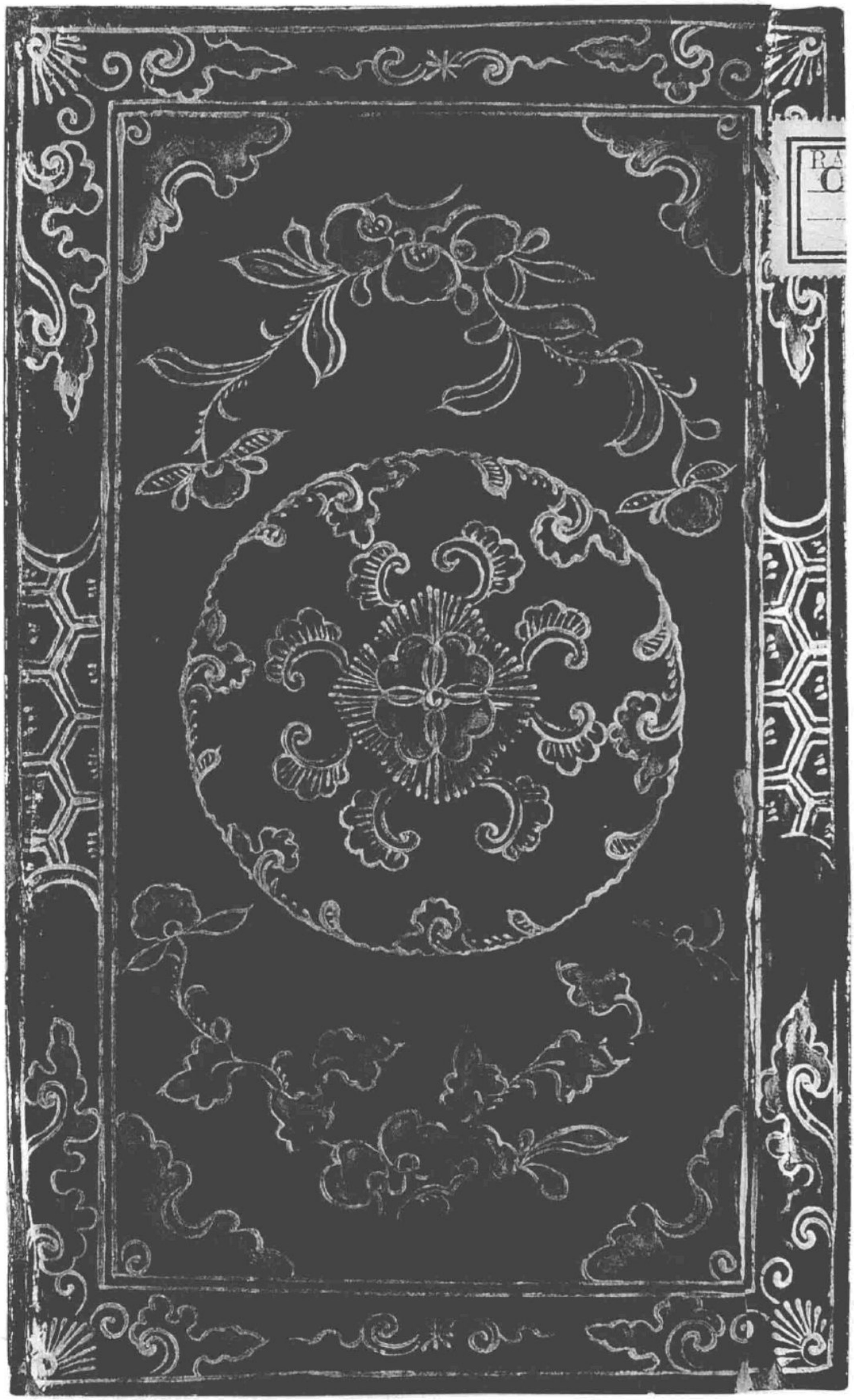
提要

《聖教明徵》八卷，西班牙萬濟國著。越南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182。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作者萬濟國（Francisco Varo，1627—1687），字道津，亦稱萬方濟各。西班牙籍多明我會士。約於清順治六年（1649）來華，先抵達福建安海，隨後與羅文藻到福安，開始學習當地語言，並進一步完善官話。在傳教過程中他明確地站在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反對耶穌會傳教路線立場，寫下了著名的《辯祭》。順治十七年（1660），他被提名為多明我會在華傳教省區代理主教。次年，他在浙江主持了多明我會傳教士大會，確立了多明我會共同的禮儀政策。康熙十年（1671），他與其他傳教士一起，被驅逐至廣州。後在尚可喜的推薦下，又重回福州。康熙十四年（1675），重返福安，並在此度過餘生。主要著作除《辯祭》外，尚有《聖教總牘撮要》、《華語官話詞典》等。本書共有八卷二十章，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闡述天主創造萬物之原因（『先溯造物之原』），即第一卷，共三章：《天地人物必有造之者》、《天主性體》、《天主造成萬物》。第二部分解釋天主所創造者（『次及所造之物』），並批駁佛教之輪迴說，即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共三章，即《天堂》、《地獄》、《天神魔鬼》；第三卷共二章，即《靈魂》、《辯輪迴》。第三部

分解釋十誡及違反十誡所犯之罪（『後半則彙十誡次序，分章辯罪』），即第四卷至第八卷。第四卷共二章，即《十誡次序》與《首誡》；第五卷共三章，即《二誡》、《三誡》、《四誡》；第六卷共三章，即《五誡》、《六誡》、《七誡》；第七卷共二章，即《八誡》、《九誡十誡》；第八卷共二章，即《罪宗》、《重罪之害》。同時，辯駁了『世尊』、『元始』、『幻夢』、『堪輿』、『相術』、『算命』、『殺生』、『娶妾』諸說。

本書開本 25.9 釐米 ×15 釐米，版框高 19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魚尾上題書名，下記卷數、頁數。前有萬濟國之《聖教明徵小引》、目錄、凡例。每卷前有該卷目錄。據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此書屬於提交給教皇利奧十三世的一套安南叢書之一。紅色燙金精裝封皮，四周亦刷成紅色。此書最早刊刻於清康熙十六年（1677），後有下列重印本：1894、1903、1928 年香港納匝肋本，1920 年福州本。法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香港大學圖書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等均有收藏。（葉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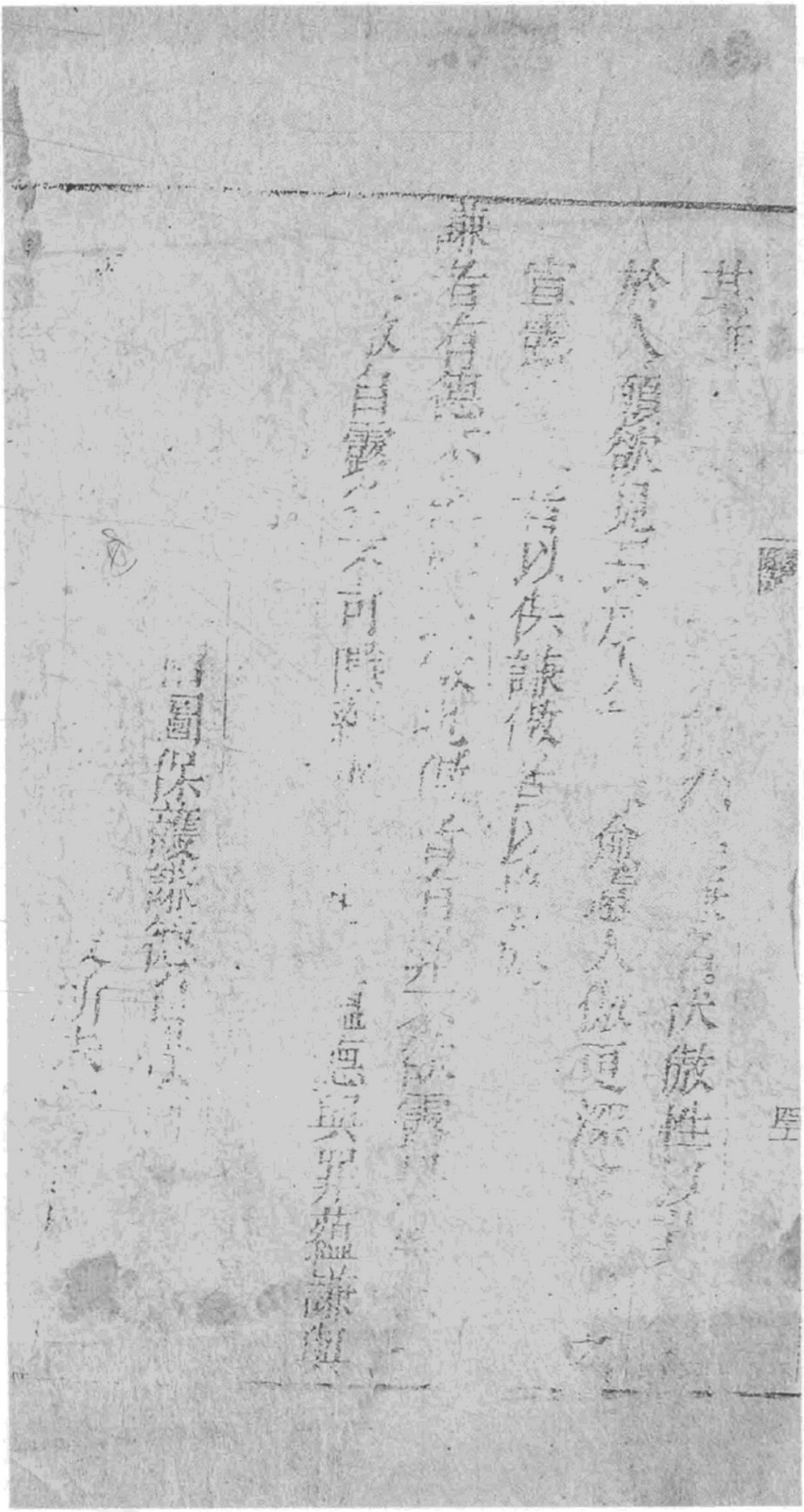


Explication de la Religion.

Ier Vol.

Rau Jen. Oriente
III. 182 (1)

國學研究室藏書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教明徵小引

聖教來華久矣乃明理者少而不明理者多揆厥所由蓋不知吾聖聖教中之理之至味也夫嘉穀在前七箸而嘗焉乃識厥飴

倘弗拾而御諸口卽進易牙而
調之五味和諸品列曾莫之辨
曾復識誰飴乎哉雖然或嘗或
否者人而吾味不可以不設故
聖而公教會盛筵也聖教諸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五味之相和諸品之錯列也高
以引賢智使咀嚼而玩泳焉如
實義畸人諸篇者是卑以迪顓
蒙使適口而知旨焉如蒙引問
答諸篇者是會友諸君子前旣

詳言之矣余來萃也晚聞見所
及間有謂卑者一嚼而輒盡高
又枘鑿而難入誠如是也則有
厭其味而不欲嘗又有苦其味
而不能嘗者矣余用是取西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敬譯之酌以至當不流於卑
不過於高而彙著聖教明徵一
書恍若適中之味人人克嘗庶
不嘆高者之難求而卑者之易
得也雖予所言從

大主造物之始以及乎靈性之
奧祭祀之重十誡之序篇帙頗
繁然其大旨約歸於認
主愛
主認已愛人之實已耳故詞必

求其曉暢言言昭晰而明著理不涉於艱深事事切實而足徵俾賢智者可俯而就顓蒙者可跂而及是則余作明徵之意也夫抑又有說焉行百里者必先

正厥轅固矣倘遺厥光焉又安
可行也乃旭日升矣無迷途矣
欣欣適道矣復有從而指之者
曰子其向周行而遵大路乎何
如底而如夷也不益昭然信信

而慰慰而循循道岸之登也哉

是書也以爲行德之光焉可爲

行德之倡焉可卽爲行德之餌

而克饗天國之宴焉無不可

康熙丁巳歲季春泰西傳教會

後學萬濟國道津氏題於玫瑰

堂之靜寄

聖教明徵目錄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一卷

天地萬物必有造之者第一章
天主性體第二章
天主造成萬物第三章

二卷

天堂第四章
地獄第五章

天神魔鬼第六章
三卷
靈魂第七章
辯輪廻第八章
四卷
十誡次序第九章
首誡第十章
五卷
二誡第十一章

三誡第十二章
四誡第十三章
六卷
五誡第十四章
六誡第十五章
七誡第十六章
七卷
八誡第十七章
九誡十誡第十八章

八卷

罪宗第十九章

重罪之害第二十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凡例 計十則

一 認主修已爲此書大綱故先溯造物之原次及所造之物而後半則彙十誡次序分章辯罪使人知檢身之有方云

一 理有是非不斥其非則是不見故篇中因事致辯如原主宰則有世尊元始等之辯表欽崇則有幻夢堪輿等之辯殺生則辯在五誡娶妾則辯在六誡輪廻則分章辯於靈魂之後總欲折彼說而伸此說因辯有繁簡或短節或長篇或

逐條或附說觀者勿駭其詳略互異云

一格物家有由原推效亦有由效推原篇中有云所以然原也云固然效也凡物皆有是二者天主爲最初所以然所造之物爲固然且物爲次所以然而物之情之行爲固然用此二者以推物理故凡物之爲物見而所以造是物者愈見

一論事有用實証者有用解說者有用釋疑者篇中實証則以何徵作節首解說則以何謂作節首釋疑則以或謂作節首讀者詳之

一是書卷八章二十各章節次分多亦有繁簡不同短長錯出如首誡繁而長卒章重罪之害亦如之非不欲省辭相稱也但以信德爲行善之基重罪爲阻善之甚不禁反覆詳言亦欲其義之無剩云爾

一十誡之末各附聖蹟一條非爲是幻談炫異也乃徵之聖言採之西史實爲有據不能多錄姑舉一示戒亦欲爲善者有所勸而興爲惡者有所懲而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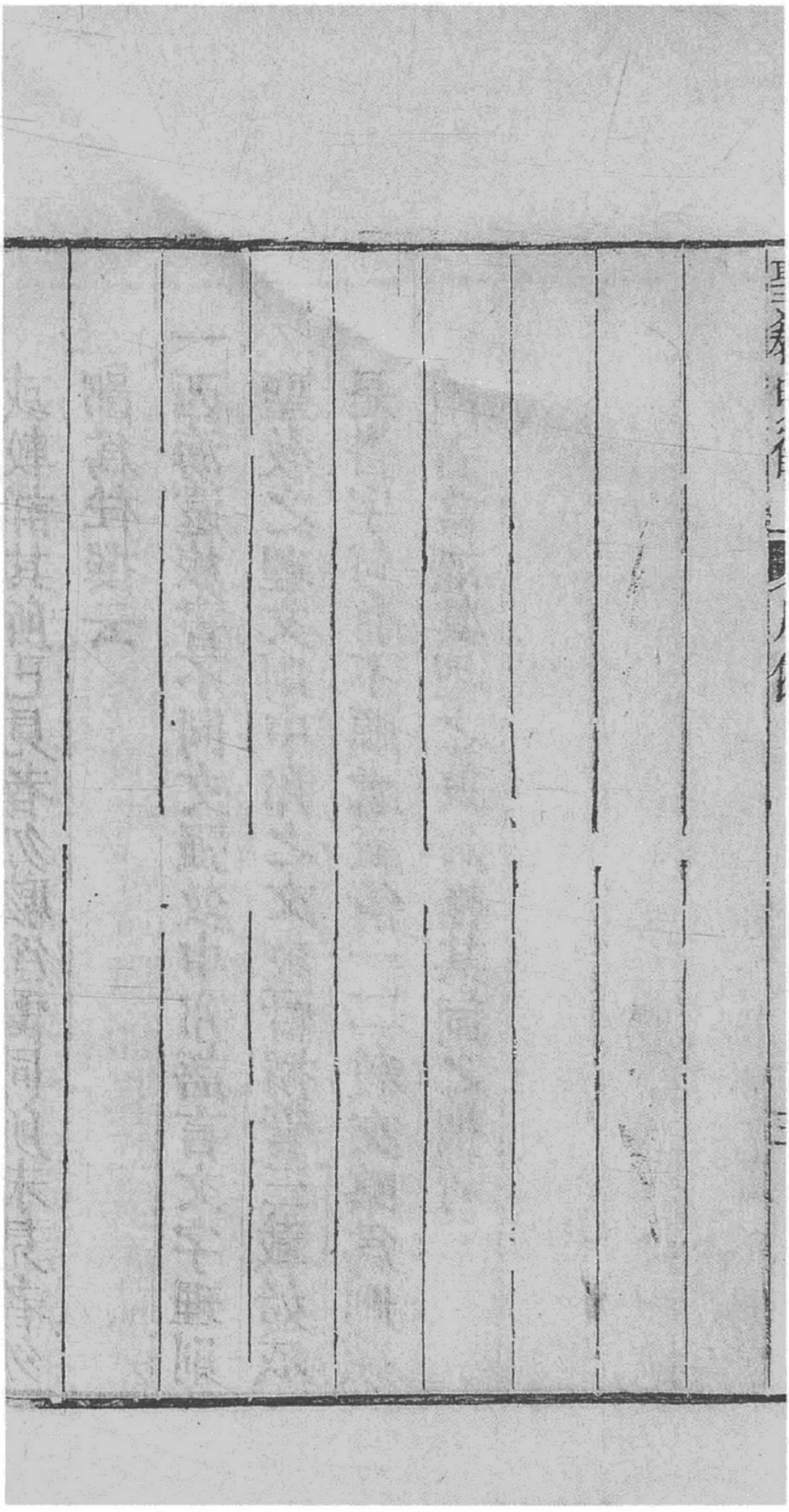
一事有約言而已該分列而愈明者篇中有總說處後以一二三四分端列之覽言無遺蘊理有條緒也

一奉教人犯罪易辨罪亦難有明是罪而誤以爲非者有或非罪而懼以爲是者或小罪而混於大罪大罪而混於小罪者不明分之何以正厥趨故篇中縷折不苟使人便於悔改云

一會友著書多種如萬物眞原滌罪正規靈性觔述等已傳海內余是書則總爲彙著理同而說

或較詳其所已見者勿駭爲雷同所未見者勿鄙爲杜撰云

西海遠旅書不同文强效中邦語言文字理則聖教之理文則中邦之文 焚膏搦管三載始成是書字句有不順處祇倩一二教友略爲删減讀者當識其理之眞勿怪其詞之拙可



聖教明徵第一卷目錄

天地萬物必有造之者第一章
徵物始
徵物序
徵物備
釋天地萬物非由於自然
元氣不能分天分地
理非造物之原
太極非生物之原
盤古非分天地之主
天地不能生人物
世尊元始非造物主
釋佛老本自無權又非造物主有授以權

天主性體第二章

天主性體總說

徵天主無始

徵天主無終

徵天主非有形質

徵天主無異情以附其體

徵天主無變易

解天主怒愛非變情

徵天主美善至極

徵天主之智至極

徵天主之能至極

徵天主仁慈至極

徵天主義德至極

釋今世禍福無常不爲天主公義之歉

徵天主誠實至極

徵天主榮福至極

天主有愛

天主無謙

天主無所不在
天主非形目可見
天主造成萬物第三章
天主造成總說
造成爲天主本能
明造成生成藝成
徵天主管治萬物
徵天主保存萬有
明物各有當然之妙
天主初造成萬物次序
自造成迄今年譜

第二卷目錄

天堂第四章

造成形天總說
天堂實有

眞福不在今世有四徵

天堂之福難解

天堂之福爲眞爲全爲永

天堂之福有三徵無終

在天堂者不能盡通天主性體

在天堂者眞福有品級

在天堂者能知現世屬本分之事

地獄第五章

造成厚地總說

地獄必有二徵

地獄失苦

地獄覺苦

地獄之苦無終

釋靈魂能受苦樂

釋形火能苦靈魂

地獄罰宜無終有四徵

在地獄者無悔改

大神魔鬼第六章

造成天神總說
徵實有天神
天神護守人類
魔鬼由來
天主姑容魔鬼在世之故
魔鬼不能隨意害人
神魔在世至末日而止
天神不以在世而減福
魔鬼不以在世而離苦
神鬼不能竟知未來
神鬼預知人心有故
神鬼借形之說
神鬼不能行聖蹟
解世人向邪魔祈禱偶驗非聖蹟

辯中國鬼神之說

聖教明徵卷之一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一天地人物必有造之者第一章

欲明天地人物必有造之者。約舉三端以徵之。一視物序。一視物備。一視物始。一視物序。凡有始之物。先無後有。而非自有。其先必有造之者。以施其有。而物因之有始。故天地人物未受造之先。其始無有。既受造之後。其始方有。是必有一自有者。在於其先。而爲其造之者也。如謂無有造

之者則必其自能造已者矣倘自能造已何以此物實先無而後有而先後有無不無相反之情安能一時並立且凡能造者必先有其有而後能造他物天地人物其先既是無有何云能自造已可見造者與受造者原分爲二諸受造者之始不能不受始於造者如宮室受始於工師則工師爲宮室之造者豈宮室之所自始卽謂其能自造歟

物序何徵世間萬殊之物必有萬殊之性倘依各物本性而行將有各自爲性之勢斷不能順序而相濟

爲用。故必有一至靈至智者。爲之列其位次。定其性本。始能順序而不至相悖。試以四元行言之。火行甚熱。次燥。氣行甚濕。次熱。水行甚冷。次濕。土行甚燥。次冷。乃氣之次熱。卽接於火之甚熱。水之次濕。卽接於氣之甚濕。土之次冷。卽接於水之甚冷。土接乎水。水接乎氣。氣接乎火。火上爲天。火不尅天氣。不滅火。水不溢氣。土不侵水。其順序爲何如矣。再觀諸天。運動各遵度數。四時代續。各安歲序。太陽昇東入西。未嘗一日差也。太陰爲朔爲望。未嘗一日異也。潮水依月

進退。月上水漲。月正水平。月落水退。日月如是。天下萬國。地雖有遠近。而天上次序。或順或逆。或速或遲常常如是。其諸禽獸有各類之情。草木有各存之種遞生不絕。應時不錯。莫不有順序之宜。謂非有以定其性者而能然歟。譬如一國之中。朝野恬然。民各盡其業。官各奉其職。相順相和。無或背錯。卽知有一大君。理之明矣。何況萬物如此而順序。而謂無有以造之者耶。

物備何徵。凡物不能自備。必有一備之者。如一宮室

軒翔華麗。中多勝景。苑沼錯列。魚鳥咸育。金玉珍寶。貯積豐饒。人見如此備美雖至愚者。必知其內有一主翁掌之。況觀天地之高厚。日月星辰之旋運。與夫鳥獸蕃育。草木榮茂。鱗介繁殖。花菓鮮妍。瓊瑤寶藏桑麻樹植。凡萬物無一不備。豈猶不足徵其所以備之之原哉。

或謂天地萬物之次序齊備。咸由於自然。如水自然就下。火自然炎上。恐未必有造之者。此只見其末。不見其本。知其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有此疑。蓋物

之次序齊備。固自然循其本性而行。但其自然而行必先有定其然者。常司佑其行。然後各順其性。而爲自然之行也。如騰上者。其性爲輕。墜下者其性爲重。必先有定其性之孰輕孰重者。物乃依其性之不得不然。而因爲自然之行。豈輕重之物。能自造其性爲輕重。且自造而自定之。自定而自分之也哉。

或謂元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似天地萬物。卽是元氣所造。孰知元氣爲四元行中之一。僅可爲凡雜體之一情。不可爲造之主也。夫四行之序。土上爲水。

水上爲氣。氣上爲火。火上爲天。然至火域之上。天體極清精粹不雜全無元氣矣。惟由天而下。凡雜形體之物。皆得四行之情以生且存。故論元氣之充周。不能及於火域之上。論元氣之作用。必須兼以各行之情。此總歸造物者妙工耳。且氣行原一純體。惟其所發。止有濕熱二情。以接於他行。而屬爲凡雜形之情非於一氣中。而雜有清濁之殊也。至其本質。不過氤氳空際。或盈或散。或順或逆。或去或來。何得自分爲天地。況無靈能。安能瞭明天地萬物之象而分之造

之也。則所以分之造之者。斷屬一至靈明之主矣。又以氣中有理。似理可爲天地萬物之造者。不知理爲虛字。僅依賴於靈明者之中。以爲造製之規則。如作文有文之理。必因人之明司。循其理以行文。而文始成也。豈理自能成文哉。可見理不過如國家之有法律。法律雖便於治國。而所以施此法律者。斷屬大君之權。倘區區法律。不能自治其國明矣。故理屬虛藉原無靈才。並無自行之權。又安能分元氣而造天地萬物耶。又有謂太極爲生萬物之原。則太極可爲

天地萬物之造者。不知太極總不外一理字。遍閱中書。未聞太極爲有靈明之體。據易經傳云。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云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則太極與物同體。安在造物者亦渾於物而與物同體乎。夫太極以中書解義考之。似可爲物之元質。元質者乃造物主所造爲天之下有形體之元質能受萬模之變遷。故凡天下有形體之物。其體俱由質模二者結合而成。質者乃物之材料。模有象形如方員曲直等是也。體模乃物內之精體。定物性於其本類而別之。於他類之性。如人之形像。乃其外

模靈魂乃其內模所以儒云物物各具一太極不似同此意乎是則太極祇可謂元質斷不可謂造物者也。

又有爲盤古分天地萬物之造者此愈屬荒唐俄綱鑑云盤古生於太荒夫既有所自生則盤古不過爲天地中之一人既爲人必在天地之後既在天地之後安可謂天地萬物之造耶。

又云盤古首出御世夫既曰御世則盤古又不過爲中國開創之人君安有天地內一人君在有天地之後謂其能超乎天地之外而分天地也何誕之甚哉

又稱天爲父。地爲母。若以天地自能生人及物矣。不知凡物原自全無所有者。斷不能施之於他物。如雪自無熱。何能使物爲熱。蓋物之生物。各從本類。不能過分。禽獸爲覺性之類。僅能生同類有覺性者。而必不能生靈性之體。諸類皆然。天地既自無生命。何能生有生命之物。又與人不同類。何能爲人類之父母乎。且天地總爲受造者。自不能爲造者。夫天以覆物。地以載物。謂其有覆載之用則可。稱之以父母之名則不可。是天地之外。必有其造天地並造人物者在

20

矣。

釋云世尊。道云元始天尊。或以是爲造者矣。孰知佛者小西天竺人也。產於周季。淨梵國王之子。彼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不知彼未生之先。尊將誰屬。既生之後。父母反居其下耶。夫未有釋氏之前。已有天地。既有天地之後。方有釋氏。是天地之有無原無關於釋氏之存沒。卽據佛藏概未聞云佛生天地神人等。既無生物之功。又安得爲天地神人之主而爲上下之獨尊乎。若道家所談。雖圖籙怪誕。縱意恢張然老

氏總爲人類中之人。何得稱爲元始天尊。其塗飾妄謬。明者立剖。又無容贅陳矣。或謂佛老亦造物主授以保存人類之權。則人尊之也似宜。不知佛老之權若由於造物主。彼當先自欽伏原主。因率世人以同認共主。斯可稱奉職循吏。而爲造物主良臣也。乃彼居然獨尊。且謂禍福予奪之權咸歸其命。令人敬已之外。槩無所忌焉。受命於造物主者顧若是乎。尊之者適見其惑已。夫佛老既非授諸造物者。則凡各鄉俗之邪神淫祠。俱係後人妄立名號。斷非上主所授

之神。故官不出於朝廷。定是假官。神不出於上主。定是僞神。皆爲邪魔所托以引誘人者。吾安可奉之爲主乎。

天主性體第二章

造物主原無名象。人不得以聞見臆測其性體。必先設一此是彼非兩端。以通其說。凡欲解一物爲何如者。或解之以是而此物見。或解之以非而此物尤見。解之以是者。謂卽物體而直解之。如人卽解之以肉軀靈魂二分是也。解之以非者乃卽物體而曲通之

謂此物異於他物。如人形之以非牛馬木石等是也則欲解造物主無形之性體亦然。或解之以是。如云若者是主之極美善智能若者是主之極仁義誠實若者是主之極榮福等。乃其至德淵微至神無迹。覺耑解之以是而難明。不若參解之以非而愈明。如云主非有始終。即異於諸有始終之物。非形質。即異於諸形質之物。非有變易之情。而大遠於凡能變易者。非有異分以合其體。而迥殊於有異分附雜者。此造物主之性體畧見於斯矣。至欲通其全體之奧。又有

所不能。如目視太陽。視愈久而目愈眩焉。蓋天下形質之物。如纖毫微芥。人之明悟雖高尚不能悉其所以然。況天主無量妙性。安可周遍而靡遺歟。但造物主之名。不可無以稱之。乃於無可稱名之中。稱之爲天主者。因人所以惟天爲大能覆萬物。故約其義而稱之曰天主。猶言造天生萬物之大主云耳。

何徵天主爲無始。天主乃是自有。其有無始若天主有始。必有時無天主。而先有施其有者。其有爲始有。亦爲受有。是施有者爲天主。而受有者不得言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矣。故人之明悟。雖不能推論至於無窮。但愈推愈遠。亦必有所止。則此所止者。卽爲最先之一。自有而有。其有無所從來。所稱無始之天主是也。如萬由於千。千由於百。百由於十。十由於一。至於一。乃爲諸數之始。更無有別數在於其先。又何能復問一之所由來乎。惟天主無始。乃爲萬有之始。無原乃爲萬物之原。豈復有原始之原始哉。

何徵天主爲無終。凡能終之物。皆變易其體因得終。卽失其有之體。天主不能變易。故無有終。天主無變易見後

凡屬能終之物。其故有三。一出於物內雜有異情。相尅而壞。如人肉軀之生。原受有四元行之情因有四液在內。一是紅血屬氣情一是白痰屬水情一是黃痰屬火情一是黑痰屬土情而有異情相尅。所以人肉軀被其所尅故漸衰壞而終。凡雜體有形質之物皆然。至於純神無形。原無雜情。安能有終。二出於物之外有勝其能者。而自無能存已。故受其壞而終。如火少水多。火不能勝水故滅天主之能。乃爲全能無以尚之。何能受害於他能以終乎。三出於存物之有者。不存物有。而物有因以終。

如太陽升照空中有光。若不照而光無。爲其存光之本不射其光也。天主之有爲自有。存已有亦爲自存。安得因無存其有而終乎。至若神鬼及人靈魂。其體亦弗終者。凡言如此之體不可誤作形體解乃是無形實有之體、固屬大主保存之權。非可言自有而自存。獨天主從無始自有而更無有施其有者。安得有時無其有。而爲有終哉。

何徵天主非有形質。天主爲至靈純神之性。原無形質。若天主有形質。必兼有靈而非塊然者之形質。若天主之性。必成於形於神則厥性如人之性。然有形

神二分之異情若有異情以成爲一。其先必有合其二者之爲一。天主旣無始。必無其先者合其形于神之爲一也。可見天主原無形質矣。天主降生爲人見別論何徵天主無異情以附合其體天主至一無貳。至純無雜。自實爲其明照。自實爲其智能自實爲其善愛。自實爲其智能等妙。非有異分附合而成也。凡附異分所成之物。其先必有合諸分以成爲一。如以上說云至於行仁行義。所發不無異效。然天主純性。盡包諸德。妙有。故諸德在主同爲一。雖其所驗有異。而在所從出之本爲一。如

均此皎日之熱泥得之而堅蠟得之而柔效雖有異而日只一純熱初無異熱故仁義諸德其效雖有異在主只爲一無異也又人時想天主諸德諸情有異其異寔不在天主止在人明悟之內如通國官職之權在各職有異而在國君統一之權原爲無異也何徵天主無變易凡能變易之物由其有非至極之有因而有增減之變天主之有凡美善智能等妙全成至極故動變萬物而已不遷保存萬彙而已常靜且物之所以受變有三一曰變於體如天下雜形質

之物受有異情剋壞遂變其本體是也天主既無形質其體何能變壞一日變於所萬物各有限界因不能充滿萬所雖神鬼與人靈魂瞬息在此忽然在彼非能充滿萬所惟變於其所是也天主之體廣大無際天地內外無所不滿無物得以圍之安能變易於所乎一日變於情凡物有各附之體所發即有不定之情如先喜後怒先昧後明先無後有等是也天主之體全然純一絕無各情之附其所知者皆從無始照知所造者皆從無始定造所有者皆從無始備有

凡妙情盡然亦安有變於情乎

天主因人獲罪從而怒之因人痛悔從而愛之愛與怒似有變易之情而實不然人之功罪當賞當罰天主從無始而定蓋功則宜賞罪則宜罰是變易在乎人之善惡時而行賞時而行罰是變易又在于時之當否而非天主有怒愛之情相爲變易也譬如明鏡照物時妍時媸妍媸之變易在物與鏡何涉至論天主本情却又純愛無怒蓋遂我意而愛不遂我意而怒者在人變易之情則然天主爲至純性本無相反

之情。自無愛而兼怒之理。卽在聖經有云。天主義怒亦以至公無私。惡則必罰。而罰惡乃爲主之義怒。則怒是謂有義之驗。而實無怒之情也。

何徵天主美善爲至極。天主乃爲萬善之善。無善不備。萬美之美。無美不全是也。蓋物類各有一原。凡爲同類之情。卽皆備於其原。如火爲諸熱之原。則諸熱情皆備於火。日爲諸光之原。而凡光皆備於日。天主爲萬美善之原。而凡物美善或諸性之美善。或諸自行能德之美善。或諸超性之美善。無一不由於天主。

如一隙之光發于太陽。一勺之水流自滄海。但凡物美善。不足以比天主美善。正如一隙光之於太陽一勺水之於滄海也

何徵天主之智爲至極。天主無所不知。乃爲全智者是也。天主旣爲造萬物者。則萬物之情。與造之之理固無不洞知。亦爲保全萬彙者。則其未來受壞之害尤必預知以存其有。又爲賞罰至公者。則人思言行之善惡必無不知之。以施其賞善罰惡之權。又知己往現在未來諸事物。或後來造成與否。因通達自己

無量之能並無不一了明。此所謂全智也。此全智不由於推議而成。亦不由於信德而幾。夫推議乃爲有未明之理。必藉議論。以究其眞實。信德乃爲有未見之事。必憑實說。以定其確據。天主無所不明。何須推議。無所不見。何須信德。惟舉凡已往現在未來之物。於主常現焉而已。蓋事物前後之別。只在於物於時。而天主高越乎萬事萬物之上。從無始以及無終皆常現於其前。如一人登高而望下。此之人或行或止。或遠或近。俱在其眼中也。又安得謂天主有所不

知乎

何徵天主之能爲至極天主無所不能乃爲全能者是也夫各物之能從乎其性性愈尊者則其能愈大如人之能大於禽獸因人之性尊於禽獸故也神鬼之能大於人類因神鬼之性尊於人類故也天主之性至尊無對全備無缺其能詎神人所得較乎大凡爲各類之宗原者其自有之情不能不及於能受其情之物如日爲諸光宗原凡能受光之物無一不能照之火爲諸熱宗原凡能受熱之物無一不能煖之

諸等宗原皆然天主本自有者而爲萬有之宗原則凡能受有之物無一不能造其有也試觀神鬼之能雖異於人類亦能不藉器具而成物於瞬息要必需物之材料而成成矣而不能永保其有人類之能雖異於禽獸亦能製作物用然必觀成有候功不由於迅速質料齊備有非造於全無且藉其器具勞其心力庶造成一物即成又不能久存惟天主造物其有爲自有能出萬有於全無不待時候不藉資器欲造而即造無有阻其能矣無庸質料無勞心力命成而

斯成無不遂其意矣及物成之後又常保其存而不需贊助者焉此天主之能所以無不全也

何徵天主仁慈爲至極天主無善不備乃爲全仁者是也行仁本效不外救難釋苦兩端但自人行之則從憂情中來見人危難困苦心實憂之而怵然難忍也若出自天主則由於其善非發於其憂因其純福固不能有憂而善爲全善者則隨其善所發之仁亦全也不觀諸火乎熱火隨大小而發火大所發之熱必大天主善全所發之仁必全矣

29

何徵天主義德爲至極。天主至公無私。無善不賞。無惡不罰。又無絲毫或爽。斯爲全義者。是也。夫義屬於分物之宜。如治國之君。分位於所當得者。使臣庶各得其當然職分。卽顯明君公義之極。天地萬物。或靈或蠢。宜貴宜賤。皆遂本職而無一不順其所當然。不可徵天主公義爲至極乎。聖人有云。見萬物之形者。卽彰天主之公義矣。至於權衡善惡以施身後之賞罰則又無不合人心之宜而群相伏耳。身後賞罰公義詳見後天堂地獄篇

或以今世有善者得禍惡者得福爲天主公義之歉此乃不知禍福之眞僞故有此疑蓋善者蒙福惡者受禍固是正理但亦宜分禍福之眞僞爲善而得身後之永樂此爲眞福爲惡而得身後之永苦此爲眞禍如今世之有惡而得福善而得禍者皆爲僞耳然在今世天主施之又無非公義所存其降苦於善者因善人不無微過以今世之苦煉之則其善爲純善而死卽登天國且增其功於今世所以便加其賞於身後降樂於惡者因惡人不無微善以今世之樂償

之則其惡爲純惡而死卽墮地獄若姑酬其樂於今世正以便施其罰於身後且以微苦罰微罪正見無罪不罰以微樂賞微善亦見無善不賞謂非天主之公義耶夫人惟見善者苦卽以爲禍矣不知今之苦乃兆後之樂亦何禍之非福見惡者樂卽以爲福矣不知今之樂乃招後之苦亦何福之非禍哉眞福眞禍說見後天堂地獄

何徵天主誠實爲至極天主乃爲至誠之源諸眞實之表絕不能虛僞是也凡虛僞之情或由明司不知

物實而欺自己或由於私意妄誕以欺他人此虛僞所以相悖於誠實也天主旣無所不明則不能欺已又旣爲全善則不能欺人安有妄言而蹈虛僞之情乎或謂天主無形安得有言不知十誡垂象降生立訓非天主之言乎蓋其憑據極眞萬倍於我人目見因人肉眼有時瞞昧錯認爲眞天主明徹事理斷不能自欺亦不能欺人所以語焉可伏言焉可信而無些毫可疑若疑天主之語言卽是疑天主有虛僞罪莫大於此

何徵天主榮福爲至極天主無福不滿乃爲全福者

是也凡屬靈體之福。先在明司。次在愛司。明司達奧理識美善。愛司享明司之所達所識者。卽爲真福天主以其明照徹自性妙有。及無窮之美善智能等則其愛永享明照所徹之妙無所不滿足。而無福不自有。更無有他福之可願焉。又明達萬物之情。萬有之理。凡造成萬彙之權。無不自操持之。而至尊無比之貴。無有能阻撓其欲者。欲行卽行。欲止卽止。斯其福安可比耶。且其福咸由於內。不襲於外。實出於己。不藉於人。全備無缺之榮。從無始至無終。莫不如是

雖天神與聖人咸讚揚其名於天主之全福無增卽
傲魔與惡人咸忤逆其命亦於天主之全福無減故
未生神人以前天主此榮福既生神人以後天主亦
此榮福天主獨爲諸福之眞諸福爲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矣

天主有何愛天主之愛乃自無始至無終不能止息
而爲無窮際之愛是也蓋明司向眞愛司向善天主
明照既知自已美善之極不得不愛自已則見天神
善人之德與萬有之美皆由於其美亦不得不愛之

天主美善無窮則其愛亦爲無窮也

天主無謙名天主爲萬有之獨尊無有上之者安得有謙名乎謙者對傲而名也傲者神人宜絶之疵行故用謙克之蓋神人或善或惡皆宜謙以自下善者因其善不可自恃乃由天主助祐固宜謙於主惡者因其惡必受罰應屬天主義怒愈宜謙於主天主既爲全善無有或缺不待外祐不畏別權何有上者可讓乎是以常顯揚其善德廣布其聖名令神人尊敬之而自不容尊敬他位但此情在神人卽爲傲根在

天主實爲本分。由其爲萬有之宗。至善無比。萬王之皇至尊無對。令人尊之敬之。非過也。宜也。夫天主愛祐神人俯而撫之。綏而護之。無傲之可言者。亦無謙之可名。故曰無謙之德。正爲獨尊之驗歟。天主降生在世多行謙功。乃出于其人性。爲世人立表。當有別論

天主爲獨一無二者。蓋天主在已全備諸善德權能而其造成萬物。咸任意自主。無有匹之者。得阻其行。若爲有二者。則必有殊別。此所有者。必彼所無。一有全善。一無全善。卽係有缺。而不得爲全善。旣不得爲

全善何得爲至純無雜之主乎。且有二者。各具其職各出其意。此之所願。或爲彼之所不願。一欲造之。一欲壞之。一能造之。一能阻之。卽係有敵。而不得爲全能。既不得爲全能。又何得爲生天地萬物之大主乎。夫國有二王。必至爭權。家有二長。勢將不睦。一天地何得有二主哉。

天主爲無所不在者。天主性體極廣。雖瀰綸六合。而六合有所不能容。貫洽萬物。而萬物有所不能雜。蓋天主在物有三。一曰以能在。萬物爲其所造者。卽皆

屬於其權能。如通國臣庶。無一不屬於國王。所以王之權能。自在於通國。天主無所不屬其能。是以其能無所不在。一曰以現在。所造之萬物。無不畢現於前而造者。常見之。如物徧朝堂之間。俱係國王所設。雖其身不移。而各物無不現於其前。而爲其所見。故天主所造之物。凡已過現在未來。其所運動。或一思一言一行。無不現於其主之前。而主卽無不現在於物之間。一曰以體在。卽是以體達物之內。如靈魂在肉身。徧身無所不在也。天主尊體通入物內。以爲物之

動存。若無主在其內。何由得運動保存。如靈魂不在一肢之內。此一肢卽死而不活動矣。聖人云天主如無涯大海。萬物如一塊麵包。主體達物之內。囿物之外。正如滄海浸透一麵包也。且天主尊體雖達各物之內。其體又不屬各物之本分。不受各物之本情而與物體絕不相蒙相雜。以至輕褻其體。今夫太陽有明。雖穢土亦所必照。終不能以穢汙染日光。蓋穢止在物。而日光自不受褻也。天主體入物內。何以異此。天主非形目可見者。人之形目。自有本界。只能視有

形色之物。而不能視無形色之物。即無形像。如神鬼及人靈魂。人目且不能見之。何況天主至靈純神無色無像。豈人形目所得見乎。然天主固不可以形目見。但人原有一神目。即明悟是。惟用此目能視天主之實矣。蓋明悟之所視。自眞於形目之所見。因有時形目所不及解者。而明悟恒能通之。今覆半棋於水面。影映其下。在形目見之。如全者。惟明悟能識其非全。豈非形目之所見有誤。而神目之所視愈眞耶。人誠能清明其神目。由天地人物之工效以推及最初

所以然。則自信天主爲實有。將身後可得親見其性體矣。倘必欲以形目親見。始爲實有。至於無形奧妙。謂其未經吾目而弗信也。是豈明哲之士哉。

天主造成萬物第三章

天主全能。必有其全能之行。然天主之行。有由於已而止於已。如明照誠愛等是也。又有由於已。而及於物。如造治保存等是也。但其造成萬物皆緣於其明愛而所造之物。不得不爲實善無缺。若有缺憾則不屬主。惟屬物矣。故其造成萬物之意。正欲通其善於

物。以現其美善。智能。如生物有序。現其智之奇。生物華麗。現其善之美。生物齊備。現其能之全。使人見所造之物。不得不認一所造大主也。經典有云。天主造物妙工。吾人常視而常顯愈推而愈明。聖罷西畧曰。萬物如一部全書。備載天主之全能。一物自爲一章。各紀萬有之共主。人試披其書。未有不願覩其容而樂其美也。且夫世間諸物。恍若高聲疾呼。有令人亟認其主之妙。如天體之高。令人知其主尊崇無際。日月星辰之光。令人知其主章燦無限。地之豐沃。令人

知其主靡福不備。人之靈性令人知其主靈明極徹。凡物類然。奈何人心昏迷。塞其耳。閉其目。高聲呼之而不聞。萬形觸之而不見。終昧原主。善功弗成。而身後之永福無由享也。其負造物主化成之意不既多歟。

造成天地萬物。乃爲天主本能。而不屬於他能。雖神鬼與人。不能造成一物之微。蓋造成是生物於全無而賦其性體。如原始無天地人物。後時始有。因未成之先無他物。可用以造其有。可見其有不出於他有

而出於全無倘非全能者必不能造有於無天主既獨爲全能則造成之工獨歸之無疑矣有有乃各物之本情因其爲物不得不有有故萬物皆同於有有而異於某性之有物有有卽是初所施於物又是萬物通共之本初所施於物至公之本皆屬於最初至公之所以然故最初至公之所以然獨爲天主卽物有有亦獨屬天主故曰造成之工獨屬天主而不能屬於他所以然

凡物之成有三一造成者一生成者一藝成者造成

者謂出有於無。如天地四元行。及神鬼人靈。先俱無有獨天主以其全能造之是也。生成者。謂以物生物先備有物之質具。人之精物之之種是也以便質合於模。即生各物以傳類。如人生人。獸生獸等是也。人生人與獸生獸有異獸之生乃既備其形質任覺魂所發而成爲本類若人之生則父母先備形質而天主隨造成一靈魂賦之詳見後

藝成者。謂以質料作成某物某器之外模。如工師以木石作成宮室。陶冶以土鐵作成器皿是也。此三者之能。其原咸由於天主。而生與藝兩能。天主賦之於物。使之生生不絕。藝作相資。獨造成之權能則天

主自操之而他無與焉世人可以人物之相生安疑人物能自出有於無哉

何徵天主管治萬物萬物並育統成寰宇之全圖其中之或小或大或高或卑倘無以管治之斷不能各行其情各安其分以相順濟也譬如三軍之衆無一大將監督鮮不違伍亂律矣且世間儘多蠢物莫能主意乃其行常爲一向謂非至靈之主引他如此乎如箭中的非自中者必係開弓者之力引之也

何徵天主保存萬有夫物頃刻無主以管治之必亂

頃刻無主以保存之尤必滅蓋保存物有乃是常施其有如日照空中常照以存其光若頃刻不照空中即無光矣豈天主既生物有而不常存其有也哉凡物各有當然之妙皆足顯天主之全能即微蟲纖草等咸屬有用斷非空間餘物特人不知其用耳猶之一人向不識字者忽閱書籍中千形萬畫即駭而疑曰昔人何必作此空閒無用之餘字耶寧不笑謂之曰世無餘字特不識者餘之耳

天主造成天地萬物次序詳載經典自六千八百六

十餘年之前無天地並無他物獨一無始之天主於全無而造成天地萬物不外六日間而萬物觀成矣第一日造成第一重峻極之天並地及衆天神但斯時地尚幽暗命光成光即成分光於暗第二日造成十重諸天而覆物之需聿備第三日分峙爲山分流爲水而命水注於海又命地現水面能生草木第四日生日月星辰麗於天分晝夜列四時第五日生禽鳥鱗介諸類使之能自傳生第六日生諸等走獸於地面又生一男名亞當爲人類原祖生一女名厄襪

爲人類原母置之福地延續人類此造成之序經典所載炳如也依聖經約舉之詳解未及錄造成迄今六千八百餘年此經典所紀實爲有據而中國外紀所載謂自盤古至堯舜計有數千萬年何無稽之甚也想中國堯舜伏羲以前事多屬荒唐不經故聞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豈非以太古之說爲不可信乎今按經典所載謂自堯至今僅有四千餘年則遡堯前謂更有二千餘年亦不爲不多此與經典不甚相遠矣

卷一終

聖教明徵 卷之二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天堂第四章

天主造成形天爲覆人類其上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使分年歲爲四季以養存滋生空際乃有冷域能結霜雪雨露以潤澤人物蒼昊之上又有一重峻絕之天其外無物乃爲萬物之界至廣至大極清極明清而不動無待日光常自輝耀此乃爲賞善之所九品天神並諸聖人善人俱在於茲共享永福卽所稱天

堂是也

天堂實有天主降生時親口所論聖典紀載矣天神聖人常降而謝善人衆聖師備詳紀錄矣並無數聖人聖女寧以其血證天堂之實血乃爲主受難之血種種實據堪信無疑不必目見也今試舉一二端以徵其實蓋有統治之權必有賞罰之法如一王治國有賞有罰而王綱始肅天主既爲萬王之王則神鬼與人之善惡斷有公義以分治之則賞善之大權豈僅在人世至暫之形福哉且公義在於分置各物所當然天主

無善不賞又不全賞於今世今世賞罰亦是公義見上論義則後世安得無賞善之區也夫善功必有所向始勉爲之如農之胼胝劬勞向豐年也商之宿露飧霜向盈餘也士之晨雞夜雨向名祿也曾人之趨善立德困苦自甘獨謂無所向乎既有所向大主倘無天堂之眞福酬之將聖賢之艱脩俱爲徒勞而奸回之縱欲愈見得計矣是豈公義之所宜耶吾故曰有天堂以賞善而公義始彰

善人所向之眞福實不在今世其故甚多姑舉數端

以徵之凡名爲眞者必出於純全今世之福無一可稱爲純全卽無一可稱爲眞福夫世福總不外身樂財物權位聲名四者然此數福雖欲之而不能備備之而不能無苦如身樂或在飲食或在淫情一招多疾一招多穢與禽獸同樂僅一時適情情過生厭往往然也安在其爲眞福乎財物愈多憂患愈集未得之先營圖心勞既得之後謹保智拙倘至或失愁懷莫釋舉動顛倒此猶得謂之眞福耶若權位高則愈危語云威名過盛每有震主之嫌又云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何予奪由人而不得自遂若是卽至君王保治防亂欲求一日豫逸而不可得奚暇云眞福也至於聲名愈爲虛幻之影全憑人情合則譽忤則謗謗譽靡常虛聲純假惟假不得爲眞福此一徵也

凡物類天主必定其本性之所向所向旣得卽安止而無他望如石本向下者一墜於下卽得其所向而安人本向上者一騰於上卽得其所向而止人性本向在於眞福亦必旣得眞福始足以遂其向而安於

所止苟謂世福可以足其願何以貧時願富富時願貴既貴又願得壽既壽又願長生究之今世長生不可必得而人之所願猶未已也此豈人性所願原無厭乎蓋未得其眞福故耳不然天主寧空賦人以難足之願哉必有以足其願者在矣眞福不在今世此二徵也

所稱眞福必備以酬眞善假善與非善者無覬焉若世福可以爲眞何世多潔清自愛常遭困厄而素行不軌逸樂終身豈眞福無關於善惡之得失乎抑賞

善必有一定之眞福耶眞福不在今世此三徵也
天主生人爲世上萬類之尊其肉軀似禽獸其靈性
似天神論其肉軀則在今世能享有形之福論其靈
性宜在後世得享至眞之福禽獸之樂只在今世天
神之樂自在天堂人之福當超禽獸而同天神也不
然世福不足滿人之願而禽獸在世恒適志滿欲比
人尤幸也有是理乎眞福不在今世此四徵也
然則天堂之榮福難哉解說其詳也形世無一福可
舉似其影經典云天主滿備諸福以酬其所愛者我

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口所不能言心思所不及量是也蓋天主生許多美好景致在於今世令人與禽獸共處善者與惡者共享焉恩無功者尚且如此則恩有功者又當何如待所惡者尚且如此則待所愛者又當何如即此可推身後眞福爲賞功酬愛之所必與世福大相懸絕矣譬如世父愛子極其愛之之心倘能使子之尊富榮顯何所惜而不與但限其分有所不能耳天主愛神聖不啻如父愛子其能旣無福不備其愛又何福不與是天堂之福果難以言述

也。今姑依聖經與聖師所傳者。畧陳其說。天堂之福。爲眞爲全。爲永。內外無所不樂。是也。夫神福先在於明司能明實理。次在於愛司樂享所明。聖人旣升天堂。其本性之光。大開明亮。天主又加以超性眞光。使之得視天主性體。而見其光榮。並使之能知天地萬物之次序性情。雖在世爲椎魯者。及至天堂。其明悟一時了徹。卽世之極稱高明者。不能比之。然則明悟旣慊於所知。自安止於其本向。而不願別識他理。其愛欲樂而享之。亦不願更得他福也。且原

主既覲。如久旅得歸。神怡志酣。永不相離。常定於善。不能再犯不善。每合天主意旨。主所愛者卽愛所惡者卽惡。彼之愛主。愈切於己之自愛。主之愛彼。倍切於人之愛主。更聖與聖相愛。無異愛己。凡聖人之福。無不如己之福。其愛無偏。始爲眞愛。斯其內樂抑何足耶。乃既享諸福之原。其外俱無所擾。絕無饑渴疾病憂怒哀痛諸情。常順無逆。常樂無苦。常安無危。常生無死。常新無厭。常存無失。常明無晝夜之更。常春無寒暑之變。雖不言而心喻。不行而神至。此天堂眞

福約畧形似。正如全海之蠡勺。全天之管窺也。人之願望其庶得所引歟

天堂之福無終。其徵有三。凡稱眞福。必無纖微之苦。倘天堂之福有終。則聖人之心仍爲未足。猶慮或失之。或福愈大。其慮彌深。慮彌深。其心亦彌苦。則與世福苦樂相雜者等矣。豈得爲賞善全福乎。此一徵也。若疑眞福有終。或係升天者。享福不能至於無窮。如人目不能視遠視愈久而目卽至眩昧乎。抑或爲升天者旣得眞福。其欲已厭不願永享。如人目雖能觀

物。但目力既倦。因閉目而不欲觀之乎。又或爲升天者所享之福。有時爲大主所奪。不得永存。如人目原是能見。心亦欲見。但所見之物。爲人移奪。因不得見之乎。孰知在天堂之靈神。永自不滅。其超性之眞光。永不能晦。則眞福無終。正與善神靈明。兩爲永而兩相宜也。安在不能永享於無窮。況天堂爲聖人本所。天主又爲聖人根宗。既至天堂得其眞福。是聖人生平所欲得。而慮其難得者。于斯而慰焉。生平欲適所向而莫得其止者。于斯而定焉。則期得之情既切。而

永福之樂日新。安有不願享其眞福之理。且予奪之權操自天主。而聖人所向者惟主。主之所愛者惟聖是聖人向主之心無易。而天主賞善之心亦無易也安有奪其全福之事。永福無終。此二徵也。

升天者。若有能終之眞福。必因善靈仍能獲罪於天主。以致主罰而奪之矣。不知人有遷變之善惡。而主有轉移之賞罰。此在未見天主則然。若旣升天堂。一親天主。卽定於善。永不能犯罪。蓋行惡之機原由朗悟昏昧。認僞爲眞。愛欲隨而向之。其惡乃成。賢聖在

天堂既無形慾之蔽又有真光之加其明司一定於真愛欲一定於善永不能犯罪自永不能失其真福矣此三徵也

天神與聖人在天堂雖能明見天主性體而亦不能盡通其奥妙蓋凡盡通乎物之性體者即全達其體之真若何若天主性體其權能明愛等俱屬無窮天神與聖人之明徵皆有本量何能盡通之也注洋之水非一器所能盡容明矣然明知其性體爲無窮際不能盡通止安其本分所通之福而亦不願過通如

器容水盈矣。豈宜再加其水乎。

凡在天堂者。其眞福有品級。蓋眞福莫大於愛主愈切愛主愈切者。必由於見主愈明。而見主愈明。乃係天主眞光之加。論人本性明悟原不得見天主惟升天後天主加以眞光使超乎本性乃得見之如人目雖能見必加以日燈之光始見物色天主因善人在世之若功有多寡。而在天眞光之加有大小。功多者。所得眞光必大。功寡者。所得眞光必小。如朝廷考功序爵。品級有差也。但眞福雖有品級。而其願無不各足。下品不願上品者之福焉。凡有致賞之功。卽有受量之賞。天

主賞功稱量量之廣狹又由於功之多寡功多者量亦廣功寡者量亦狹善人各得其本量而止無減無增斷無外慕旁覬之情如幼壯飲食多寡不同各期一飽幼雖食少飽自無他慕也又如授子之衣長短不一惟隨其體所宜體低豈復慕衣長哉

人既得見天主凡屬現世本分之事天主自然畀以眞光因受此眞光而見之於天主如見鏡卽見鏡中所照之物焉雖天主於事物無所不照聖人亦有所不見但因許其所得見者卽無不見之故天堂與人

世甚遙而所見若至近凡教中有求聖人作主保者無不爲我等轉求也天主常准聖人所求但聖人之主意之事否則聖人不求故或不遽爲求斷意常合天主意旨必宜求中天無求而不准此聖人之意所以常足而無歉

地獄第五章

天主造成厚地爲乘載人類並以發生諸物兒備以供人用中有最卑一域在地之中心地如圓毬中心爲最卑處諸苦俱集爲罰惡之本所魔鬼與惡人同處於茲受無窮永苦即所云地獄是也

既有天堂眞福以賞善者必有地獄眞禍以罰惡者

蓋人所爲獨有善惡兩途斷無非善非惡而介然中立者若果爲善必有受賞之本所則果爲惡亦必有受罰之本所此理至明今舉二端以徵其實凡云公義者當有二向互濟始爲無偏一向善者以行賞一向惡者以行罰天主爲公義之極既必向善者而賞之亦必向惡者而罰之善者之賞不在今世因今世之福不足全賞爲善之功惡者之罰亦不在今世因今世之苦不足全罰爲惡之罪是以全備諸福在天堂以賞善人又全備諸苦在地獄以罰惡人此一徵

也

夫行善者。不獨有所望而爲善。亦有所畏而不敢不爲善。若僅有賞可望而無罰可畏。則爲善愈難。爲惡愈便。如將帥臨戎。摧鋒陷陣。忘軀以狥國難。雖望王賞。亦畏王罰。若王僅備爵祿以錫有功。而無刑法以警敗將。則爵祿可望。性命難捐。勢必將士多爲退怯而鮮爲忠勇矣。是豈所以懲怯懦。而倡勇敢之方哉。可知天主必有賞罰並施之權。固爲一定之公義。亦寓激勸之微權也。但其全賞既在身後。卽其全罰亦

不在今世。此二徵也。

地獄之苦。爲眞爲全爲未。無有微樂不能有終。是也

總括有二。一謂之覺苦。失苦者苦其本

分所宜得而失之者也。惡人既至地獄。恒自思維。失

此天主萬善之源。萬福之國。永不能覩其容。享其樂

靜止於其本所。又失神聖之聚處。永不能與之共享

天福於無窮。思至此。刺苦其內。恒思恒苦。難以自容。

所以返恨自已。過戀世上虛穢之微樂。遂失天上無

窮之眞福。故常暴發怒聲。嫉恨神聖。更自怨不若我

初之無生猶幸今日之無苦。嗟嗟前之得此生者。優游過之。今之失此樂者。伊誰咎哉。蓋憂苦之輕重。隨其所失之大小。惡人所失者。乃享天主之眞福則失莫大者。苦亦莫重焉。所謂內苦者大略如此。覺苦者。受物之害而覺其痛苦者也。夫人在世行惡總歸於背主向物。二情。惟其背主。主乃棄之。惟其向物。物亦苦之。彼獄火燒灼。甚於現世之火。聖人云。獄火較於世火。似世火較諸畫火。常烟無光。狀若硫磺僅發微光。使惡人視諸醜態虐形。以增其苦。周圍熾

酸惡人在火無異獸落檻中矣雖天主亦依人罪之多寡準其火力之緩急但炎炎火阱縱傾注水其能滅乎夫惡人靈魂如薪也魔鬼則其燃薪之僕也二者亦在其火亦不滅焉不獨此也經典云地獄炎冷相續不斷惡人有時進灼於火有時沉溺於水又云地獄乃涕泣切齒之所解者謂涕泣爲受火烈像切齒爲受寒凍像也又若常飢常渴常聞臭穢常聽慘哭喧鬬之聲常視毒蛇猛獸之形蓋在世之三司五官驟此全體以就惡地獄之千痛萬苦宜乎全體以

就罰也所謂外苦者又大畧如此

凡有終之苦縱云酷刑若一念其終則其數有盡其樂可望其心猶可慰也惟地獄之苦無終可望其望無實以爲方始思有始之可終以爲將終反無終之非始經典云惡人在地獄恒求其滅而永不如意恒願其死而絕不能得聖額我畧解曰人在世所惡者惟死所畏者惟死候至地獄反以死爲祥而死無候矣因地獄之生爲永死之生其死爲永活之死常死常苦其死之無日常生愈恨其生之莫避但見上下

前後左右。罔非射苦之箭。已往現在未來俱爲設苦之阱。當此之時。宥赦之門已閉。慈憐之路長塞。痛悔之辰已晚。望德之慰無聞。天主之義怒。永不能息。立功之機會。逝不再來。惡人仔細思忖。徒增悲痛怨恨。却似天主禁其心鑰而無一隙可進以舒其憂也。噫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或謂靈性既無五官。自骸之形體。似不能受諸苦樂。不知人所受苦樂。原不由形體。實係靈性。試觀人之夢寐。形軀無外覺之用。而夢中或見奇景。或聽異聲

若爲實受其樂或遇虎豹或遭刀鋸若乃實受其苦此夢中苦樂非靈性受之耶若無靈性在內區區形體斷不能知苦樂之情再觀人斃時形體非不俱存而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鼻不能嗅手足不能觸覺此曷以故蓋由知覺之原不在矣然則靈魂離身雖無形體自有神體而依天主之意能受本等之苦樂也

或謂獄火有形似不能苦無形靈魂此又有說論火本情原不能苦靈魂但天主提拔其性命之超其本

界。以罰惡人。無不順主能而聽主命矣。然獄火雖爲熾烈。仍不能致其體燼滅。其性動變如物遇火成灰然也。但靈魂既已受罰。獄火透體。煆攻縱時偶若遠若近。而其體之火。匝圍其間。永不稍減。故使之憤懣戰慄。不得如意。夫靈性尊貴。火性卑賤。天主正以卑賤之物。制其尊貴之性。靈性受此等屈辱。愈增其苦如世位至尊者。一旦被禁於穢所。縱鞭撻不加自有寧受其死難受其辱之苦。今靈性被形火所窘擊。有不寧願其死。得滅而無此痛者乎。公審判後肉身在獄受穢烈之火求

遠不滅如金在爐不能成灰也

或謂人在世行惡無幾若加以無終重罰得無傷於公義不知此正足以顯其公義也今舉四端以徵之一罪之輕重視所獲罪者以爲準獲罪於同輩者罪小罰輕獲罪於君上者罪大罰重至獲罪於天主則罪無可匹而罰亦無可擬況惡人至死不悔既不肯受天主救贖洪恩卽以其無窮之罪受無窮之罰不亦宜乎

二凡所加罰者皆因其所自招公理宜然也天主許

人爲善享永福。爲惡受永苦。奈何人嫌永苦之罰而故行受永苦之路。既行受永苦之路。則必自招永苦之罰。天主加人以所自招。又何傷公義之有。

三世人心所欲行。身雖未行天主自無所不明。所以人思行一善事後或阻於疾病。阻於時勢。其權不得自主。以致善願未踐。天主賞之。亦如已行無異。因其不行。不原於已之不欲。實原于勢有所阻。若人定於爲惡或有所阻而不及行。天主亦罰之。如已行。因其惡雖未行。非出於其內意。乃出於其外阻。今觀惡人

在世。卽臨終之頃。苟知追悔。何嘗不得救拔。惟其怙惡不悛。推其意若曰。使吾生無盡。而吾之行惡。亦與爲無盡。故其行惡雖暫。非其不欲永行也。乃其生命有限。不得如意以行於無盡。天主卽以無盡之罰稱其無盡之意。于公義庸何傷哉

四賞罰兩權。理宜公平。惡既與善對。罰卽與賞對。善者立功。曾幾何年。天主既以永福賞之。則惡者獲罪雖無多日。天主亦宜以永苦罰之。此爲公義之極矣或謂天主爲至仁慈。在地獄者。若有悔改之誠。似宜

赦其罪。孰知人生在世。功罪之所由立而成也。人至身後。功罪之所由分而定也。經典云今世乃爲克敵制勝之場。後世卽爲報績論功之秋矣。勝受賞。敗受罰。再無立功之會也。蓋人靈魂未離身之前。能善能惡。每有瞬息之轉移。靈魂旣離身之後。或善或惡。求無旦夕之遷變。故在獄者求受義刑。求不能發悔改善念矣。縱亦常自悔恨。原非愛主。止爲自愛。非悔其罪。僅恨其苦。所以天主之公義求不宜息以罷其公刑也。如犯逆者。屢犯屢赦。而終不悛。及案已決。罰已

定斯時非不自悔前途但其悔之意祇迫於刑若再赦免仍復犯如前而愈無所憚矣夫惡人在世天主亦屢招其受赦而故自外其恩以至終死加刑其案已定其悔無益也

天神魔鬼第六章

天主造成之物約有三等或全形無靈如天地日月星辰四元行草木禽獸等是或兼靈與形乃人類是或全靈無形即天神是天主造成天神其體無形其性純靈其能浩大神能不如天主全能但比人類則浩大其行輕快不

煩推悟。直通物理衆多難數。總分九品。其福德智能依其品之高下以爲準。天主生之爲供使令。以宣主旨而傳於世。並爲護守人物。以成行上主之命。故人物各類。不無有天神司管之。人則各人有一位天神護守之。司管物類。所以保動存也。護守人類。所以制魔害也。造成天神之意。大抵如是。吾人尚不知而不認有斯天神。可耶不可耶。何徵實有天神。天主造成萬物。以成世界。原自完全無欠。既造有形無靈者。又造有靈兼形者。何獨不造一純靈無形之天神。以成

世間奧妙之次第。而世間則無缺耶。且凡固然之效發於所以然者。必由親及疎。由精及粗。天主既爲萬所以然之原。其體本自純靈至神。則所現其固然之效。必先有其親且精之純神。後及於人物之疎且粗者。天神之體。雖與天主萬不相及。然既爲純神。其體與天主略近。與人物相遠。如同爲國君臣子。宰臣較尊於群僚。以宰臣近君故耳。天主爲萬王之王。萬物之至尊者也。天神則其宰臣也。彼具純靈之體。常親於主。以領其命。宣其旨。不亦宜乎。此以徵天神之必

有也

天神之性在天主之下。人類之上。天主管治萬物常用上者。以護下者。故保治人類。必使天神降世以護守之。或引人趨善避惡。或爲人攻仇敵寇則天神大有益於人者。人奈何違背天主之命。輕忽天神之恩而轉向乎木石之僞像爲佛老爲神仙。邪魔而妄敬之拜之求之哉

天主造成天神。其中有一神。靈明最尊極妙。名路濟弗爾者。彼見自己尊之妙。如此輙萌傲念。思不歸

向天主。遂不順主命。允品之下。從而妄學其惡類主者最衆。天主貶之於地獄。以受無窮之罰。即今所云魔鬼是也。魔鬼天主亦定其最多。留在於是世人類之間。其故有二。一爲恩善者。一爲罰惡者。恩善者何善有眞僞之別。若僞的一經其誘。愈顯其僞。或因之而自覺焉。能反不善而爲善。未可知也。若眞的誘之雖工克之必力。猶烈火試金煉則愈精。故從來聖人立功。許在得勝魔敵。如將禦寇功大賞厚焉。倘世無魔敵可勝。則善人忠勇二德亦無自而大成。此天主

用魔之意何非曲成其善之特恩歟罰惡者何人失主恩犯罪遠本主而親魔佞是亦魔之役也天主即許魔役之或設立異端以惑其志或僞作經籙以亂其心或頻托怪術以駭其目使惡人一往着迷杳不知返則生行魔路死歸魔舍矣此天主用魔以罰惡也殆人之惡有以自取之矣

或謂魔鬼如此害人天主何不禁囿於地獄孰知天主未嘗不禁魔害也試觀虐魔自被罰以後見天主生人以補魔鬼原所失天堂之位而已未不能復則

妬恨人類最切。殆欲盡世人屠滅之。然何以人類至今不滅且甚忌聖人之功。百計思害之。而卒不能害反受聖人之辱慢者多也。豈非天主常制其行。而不許其任意害人乎。但宜禁而不盡禁者。正許之以恩善罰惡。如上所云也。是則魔鬼所行之事。皆天主所許。而惡人爲其所害。皆自己所招焉

天主許鬼神在世至審判末日而止。因斯時善者俱升天。與天神爲侶。惡者俱墮地。與魔鬼爲伴。世上無人類矣。天神不必降世。魔鬼亦不許在世也

天神在天各有本位雖降在世亦常現天主光榮其樂不能微減如王者暫離御座何嘗降其尊乎魔鬼在獄各有本苦雖在人世常帶其苦因其本苦本分之苦合於本體如人身發熱房中房外有異耶

天神魔鬼似能知未來之事但未來之事有不同有所以然的到將來不得不然如日週行本度至某年遇月其度則蝕月至望適地毬在中遮日光不得照月則蝕月本無光借日爲光或某年有大旱某日有大雨此等度數先兆在人亦能知之何況神鬼但在人則爲推

知在神鬼則爲直知也乃有所以然之中少有此固然如天主欲降異災以罰某處爲世所罕見者有此固然本無所以然祇出於偶然在人見爲偶然其實出于天主之意此天主之意卽爲其本所以然如人忽爲雷擊虎噬者又有固然止存於所以然之意如人明愛二司思之欲之善惡尚未顯露凡此三者神鬼本不能知卽有知者亦由天主默示也然又有固然之效或有時然或有時不然如人之內臟疲者本無生理但賴主能可生故世多强者夭弱者壽此等無定之數彼亦多不能逆料間亦

聖教明徵　卷二

有測度得着者。因常理大槩如此。緣此而測。十得一二。原非其直知之實。是則未來之事天神魔鬼有所得知。亦有所不得知也。

人心所思之事。神鬼亦有知之。亦有不知之。蓋人外情所發。即知其內意所向。如人顏色忽變青者。遂識其心有所驚恐。忽變紅者。遂識其心有所忿怒。或有蓋恥。凡情類然。在人亦可推測。彼神鬼則直知之矣。若夫所思所欲。止屬明愛二司之內。未有微迹見之於形。彼斷不能知也。夫人明愛二司。原屬於天主。惟

天主知之能動其意默照乎微密之萬理等故人心之所思向雖爲隱微而於天主則莫不顯莫不現也嗚呼人可不慎其思而懼主鑒哉

天神魔鬼自無形質有時借形顯現者由天主命其顯示於世或播令或誘人故暫借形聲令人得以聽覩不然以人有形之耳目何由聽覩無形之體乎論鬼神自無耳目亦能聽視有形之物所借形軀原非爲已需用且止是借氣而凝成之乍現乍散絕不如人之質體又神鬼所現之像亦有不同魔鬼咸爲震

惑惡人。則多現醜形怪狀亦有時粧作美麗之形。然較少。天神俱爲祐慰善人。則常現俊容美姿也。

天神魔鬼。斷不能行聖蹟。蓋行聖蹟。乃靈變不測之能。約有三端。一是使物超出本界而反其常。如令太陽逆行。海中分路。此形體透却彼形體而無碍等。一是使物於既壞之後。而復其舊。如令死者復活。瞽者復明等。一是使物得補其缺。功成倏忽之間。如不用藥石不待片時。令病者即痊等。凡此異蹟。具有全能之權者能之。下此神人。囿於本性之界。俱無此能。聖

教中亦多聖人能行聖蹟者必由天主所行或欲明證聖教之實或爲此聖人之功以現其德實非聖人本能也若神鬼有時顯其異能因其性原高於人其能亦大於人以其本性行其本能在人駭以爲聖蹟而實非聖蹟也然魔鬼所行或佑或害或命或許皆係天主否則不能動一草一木之微以害人也此又不可以不辯

世人常向佛老神仙等祈甫痊病或有應驗遂云魔鬼能行聖蹟不知人向邪神祈禱（祈禱邪神犯第一誡見后）百事

中僅有一如意此一如意亦非魔鬼之驗罔非天主之恩蓋天主保治人物有特治有公治公治者定凡所以然之性之能之行恒司佑其性使之常能常行如日常光火常熱萬物常育等無論善惡咸受其恩故云公也特治者或爲賞善或爲罰惡則不隨物性常行之本情出人意表之外而特顯其統治之權如所云聖蹟是也故論雨澤原因地之濕氣上昇遇日之熱氣作雲雲厚雨降無非造物主公治之恩世人不知妄爲祈禱稱龍能行雨歸諸邪神之功已大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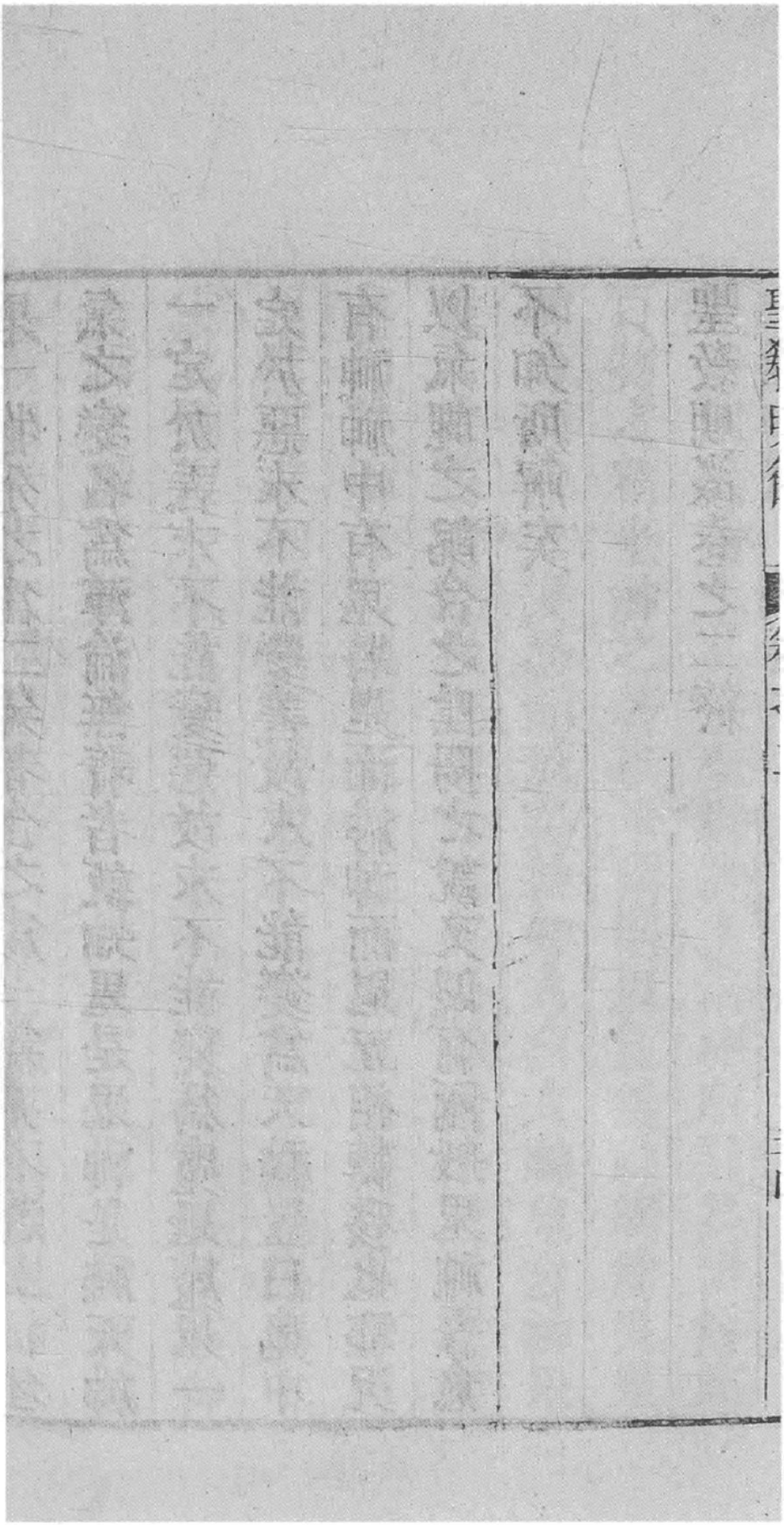
矣況求之而適應者乃天將雨必有先驗魔鬼知之遂誘人祈求使功歸已令人益信而從焉至求痊病而亦有應亦是人病將瘳適遇其會因中魔計然應者其偶不應者其常人每不疑其常不應而但信其偶一應而且稱之爲聖蹟亦見其愚已

聖教所稱天神魔鬼既爲天主所生無形無聲非氣非理非儒所謂體物而不可遺又非人死後靈魂所變易如上所論其性其能其行是矣若中邦所稱鬼神吾惑焉謂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

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明昭焄蒿悽慘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果爾則以氣爲神魄爲鬼鬼神乃係人死變易而成矣孰知人自人神鬼自神鬼惟人之善者死後靈魂升天與天神爲伍同神之樂非即爲神人之惡者死後靈魂墮地與魔鬼爲伴同鬼之苦非即爲鬼又謂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果爾則鬼神止

是一物分之爲二氣者合之爲一氣亦不過太極理氣之變名爲渾淪無着者孰知鬼是鬼神是神天神一定於善永不能變惡故永不能變爲魔鬼魔鬼一定於惡永不能變善故永不能變爲天神豈曰鬼中有神神中有鬼將鬼而神神而鬼互相轉移也耶況以氣魄之說合之陰陽之說又似有兩般鬼神吾愈不知所解矣

聖教明徵卷之二終



聖教明徵第二卷目錄

靈魂第七章

造成靈魂之意
人果有靈魂二徵
魂分生覺靈
人無三魂
靈魂總說
徵靈魂非形
徵靈魂非氣
徵靈魂非父母所傳生
徵靈魂非天主所分體
徵靈魂獨爲天主所造成
靈魂非一時俱化
孩童有靈魂不遽推悟
徵靈魂爲人身體模
徵靈魂全在徧身各肢

徵靈魂不依賴形軀
靈魂不滅共六徵
天主不滅靈魂之故

辯輪迴第八章
輪迴之說由來
天主所造之物有本模
天主造成先物後人
輪迴非可以罰罪禁惡
人與人亦不相輪迴
釋靈魂不能來世饗物
釋人不必供亡魂
焚紙化帛之非

第四卷目錄
十誡次序第九章

善功當合並旨
十誡由來

十誡目錄
十誡愛主三誡之序
愛人七誡之序
財色禁思之故
十誡不必列愛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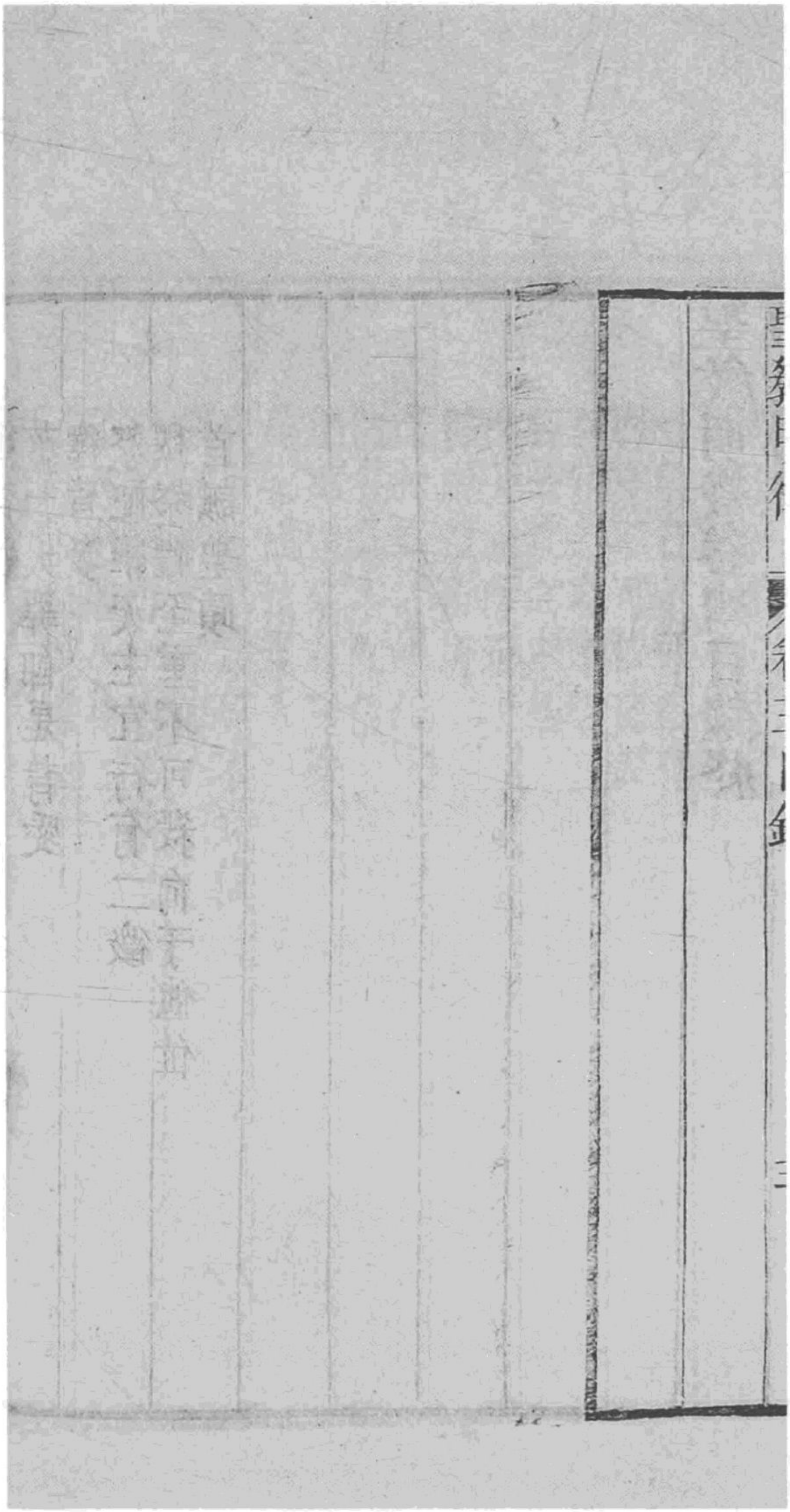
首誡第十章

欽崇總說
釋篤信
釋堅望
釋切愛
釋欽敬
信望愛敬不宜背總說
釋背信
徵鴉鳴鵲噪等不可信

徵眼跳耳熱等不可信
徵堪輿不可信有四
徵時日不可信有二
徵夢不可信總說
釋常思之本職
釋秉質之本情
釋天神所示
釋魔鬼所誘
徵相術不堪信
徵筭命不宜信
禍福由來有三原
星家成法欺人
徵卜卦求籤等不宜信
徵妖術不宜信
聖教不可一端不信
不可阿順人意
不可羞恥畏懼
釋背望

釋背愛
獲一大罪卽是背愛
釋背敬
祭祀惟天主宜行有二徵
釋祭禮至重不可殺向于他位
首誠聖蹟

聖教明徵卷四目錄終



聖教明徵卷之三

泰西傅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靈魂第七章

天主造成萬有形之物。無非爲人所需用而其生人獨爲向眞向善遵循主命。身後能享永福者也故萬有形物之性皆卑且賤。而人之性特高且貴。蓋人不獨有肉身。而又有靈魂。二者結合成人。但此二者。判然遠甚如光與暗。白與黑然。身情不大遠乎禽獸。靈性最相肖于天神。天主生人肉身。爲靈魂之役。生人

靈魂爲肉身之主人當以主制役治其形慾導引正路以成善功如乘馬者之鞭策勒御使就閑焉可也奈何人反騁肉身之所馳以役治主靈魂難馭其力爲惡者多爲善者少其負大主生人之意何甚歟何徵人有靈魂夫人有靈魂其據甚多姑舉二端以徵其實一凡見固然可知其本有所以然如見烟推火舍火無他所以然矣今夫人推測如此其工也辨別如此其詳也好善惡惡如此其同也此豈形體能之乎使果形體能之也何以禽獸亦有形體斷不如

人。可知凡獨有形體之性。其用僅能及於形體而止如火僅能灼形物。目僅能見形色。禽獸諸類僅能覺形體事。若人良能。每由有形以及於無形。由有聲以及於無聲。此其所以然。必屬于靈魂矣。蓋靈魂之能有明悟向眞能剖晰眞僞。以去疑求明。又有愛欲向善能操持取舍。以趨善避惡。是惟有靈魂之體所以有明愛之能。有明愛之能所以有向眞向善之用。若明愛二能屬於形軀則禽獸有形軀。亦宜有之。然禽獸旣無此能。僅有其形。可見此能不屬於形軀。必屬

於靈體明矣。乃謂人有靈魂而與物類同情者。不亦昧於所以然之本乎。二天主初成物性。卽賦以各物本向使之各自欲保存其體。故無一物自欲其體之滅。若物之滅者。原非出於本意。必有尅物之能。强之使然。乃人有時爲德義爲忠孝。甘受窘難而死。死非自殺自詳見五誡夫人寧獨無欲生惡死之情歟。何以生有所不趨而避。可知欲生惡死者。形軀之情合生就義者。靈性之能。狥乎形軀。卽同乎禽獸。循乎靈性。卽等乎聖賢。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可以

希聖希賢者謂此非靈魂之用而有以制形軀惡死之欲哉。

統言魂西音謂之亞尼瑪譯言生活之本也凡天下生命之體皆有魂爲其內模使之生活而運動析言魂有三等焉下等謂之生魂草木有之使能生長至其本界發生於本時傳繼其本類或含其生能於種或藏其生能於根中等謂之覺魂禽獸鱗介昆蟲有之使之能生長傳類覺魂包有生能又能使之觸覺物情備有覺官之用如目得視耳得聞等復能運動而知趨

利避害之情。然其能亦止於此。上等謂之靈魂。惟人類有焉。統有生覺之能。超乎形物之上。使能推悟事理。分別是非。且有自主之權。欲避則避。欲趨則趨。故人原統萬類之情。以其形質之有。通於有形無魂之天地四元行。以其生長之工。通於有生無覺之草木。以其觸覺之用。通於有覺無靈之禽獸。以其靈性之體。通於純靈無形之天神。所以西音嘗曰人爲小寰宇。正謂此也。

魂乃爲活物體模各物之體模。獨一無二。因其體模

即定物性於其本類生魂止爲草木本模覺魂止爲禽獸本模靈魂特爲人之本模禽獸無二魂人無三魂也若有三魂即有三模有三模即有三體豈理也哉蓋人在母胎受活之始即有生魂發於其胚質及將成百肢之勢生魂行工已畢遂有覺魂發於其生魂之質而生魂即散至百肢已成內外體已分覺魂之行工又畢造物主遂於其中造成一靈魂賦之而覺魂即散然人雖無生覺二魂自有生覺二能統於靈魂之內以能生活動覺如黃金雖無銅銀之體自

統銅銀之價。但此能非生覺魂之能。實爲靈魂之能也。人之靈魂本不藉物而成。非形非氣。非父母之所傳生。非天主之所分體。乃天主造成賦之。爲人身之內體模。故全在徧身。亦全在各肢。不依賴形軀。其體自立。純神而不滅者也。

何徵靈魂非形。凡有形質之物。其用有限。而不能過於本界。形目用在視色。苟色極炫。卽勝目力。如仰日光昏厥明矣。形耳用在聞聲。苟聲過大。卽傷耳官。如聞雷震亂厥聰矣。何者耳目之用本有限也。諸有形

之用類然。惟靈魂之能。其本向在通達事理至於無數。因明司多知。而能知多事。故通達彌深。向眞彌進明悟彌得其本量。是其用繁多。卽知其體非形。超乎刑質之外。而獨爲神體者也。

何徵靈魂非氣。氣屬形。靈魂屬神。神與形相去遠甚如以氣爲靈魂。將謂元氣乎。抑謂精氣乎。若元氣乃四元行之一。僅能充滿其本域。凡宇內雜形體之物。皆得其情。而人亦得其情。以爲保存其身之一具。但人身或呼或吸。而所出之氣。非卽所入之氣。苟靈魂

卽爲此氣則氣有出入之變易。而靈魂亦將有出入之變易耶。若謂精氣爲靈魂。何往往見人有精氣强壯者。其明悟反鈍有精氣衰弱者。其明悟愈利。可知明悟屬靈魂之能非精氣之能也。夫明悟之利鈍。旣無關於精氣之强弱。則靈魂之有無。又何關於精氣之存散耶。

何徵靈魂。非父母所傳生。靈魂旣爲純靈無形之體卽知不從父母傳生來矣。夫謂父母能生靈魂。或靈魂包於父母精血之中。而後分於其子耶。抑父母精

血自發生子之靈魂耶。兩者俱不能爲。蓋可分之體皆爲有形質者。靈魂既無形質。自不屬於受分。且各人各有一靈魂。純神自立。必不能一分在父母精血中。又一分傳及其子耶。至精血亦不能發生靈魂。蓋物之能原不越於其本體。其體爲形質者其能自不及於無形之本體。父母精血有形者也。安能生無形之靈魂。故止能辨其形質。以受靈魂爲模已耳。何徵靈魂非天主所分體。天主之體。純神至靈。原自不分。其造成物類。各有本體。故萬物同原而不同體

倘人類靈魂分於天主本體而成。天主本體無形不可作形體看卽言靈魂本體亦如是則人不幾與天主同體乎。倘與天主同體卽爲天主。宜與天主同能同知同善矣。何以天主爲全能。人則有能有不能。天主爲全知。人則有知有不知。天主爲全善。人則有善有不善乎。是則人之靈魂謂其造自天主則可。謂其分自天主則不可。天主賦人靈體謂其由無而造有則可。謂其由已以分有則不可。

何徵靈魂獨爲天主所造成。而賦於人。凡受造之物

其本能有限。止能生有形之物。不能生無形之物。因其需用先料。止能生於有之有。而不能生有於無。生有於無者。獨全能之工。因不需用先料。靈魂既是無形。必出於無。謂非全能天主造成以賦之乎。造成之工屬天主。詳見前

天主造成靈魂。又非一時俱造於先後。分以賦之也。人以質模二者。結合而成。質是肉身。模是靈魂。靈魂原爲人形質之內模。則有是質。始有是模。無是質。卽無是模。故必因人隨生肉身。隨造靈魂以賦之也。夫靈魂以合

身爲其本分。形身既無一時俱生。靈魂斷無一時俱造者矣。靈魂賦於生覺魂行工已畢之後上已詳言但男子在胎四十日其身已全天主即賦其靈魂若女子至八十日其身乃全天主始賦其靈魂因父母精血衰弱故生女胎必久而成身必成身而靈魂始賦也凡孩童始生有靈魂而不遽能推悟明理者。因靈魂在人世合身。必需五官收物像。以爲明悟之具。但孩童初生。形軀之五官未健。覺司之收像未周無從推知。譬如匠人藉器具以製造。若器具頑鈍何處着巧。又如火能透照。引光無隙。曷能透乎。故人之靈魂雖能推知。其初如素簡未書。必俟其具漸備。路

漸開而知漸通也。安在初生而遽能然耶。何徵靈魂爲人身體模凡物之體模。卽是定物性於其本類而別之於他類。使之能成本性之行。蓋人之形質。固異於禽獸。而生長觸覺之諸情不無相通苟不別之於其體模。不幾與禽獸無異乎。惟有靈魂特爲人身體模。故能推事悟理。而別於獨有覺性之類是則人之體模既尊。而人之形質亦非卑。可不思所以踐形盡性。顧甘自輕其形軀。因以自暴其靈性乎哉。

何徵靈魂全在徧身。亦全在各肢。靈魂爲人身體模
者。宜全在徧身。爲無形不分者。又宜全在各肢。何則。
一身之耳目手足等。有其視聽持行諸用。其靈魂爲
之原由內模。始能各有其用。倘一身無靈魂。便不成
人一身一肢無靈魂。便不成人一肢。謂非全在徧身
乎。至靈魂在徧身之各肢。又只分於其德。非分於其
體。因外模有形。有各肢之分。故身去其一肢。即不得
爲全身。內模無形。無各肢之分。雖身缺其一肢。仍無
失爲全靈。並無失爲全人。惟靈魂之德。因形軀之各

司各職。以現其各用。如在耳。而聽之德現。在目而視之德現在手足而持行之德現。凡肢類然。且各肢各得其靈魂之一德。以成其本用。如耳只能聽而不能視。目止能視而不能聽。手足止能持行而不能視聽凡肢又類然正不得以德之所現非靈體之所在尤不得以德之所在。而非靈體之所分。故其全德不全在各肢。而其全體則全在各肢也。譬如日全照徧世亦全照各處。而非分其體以照。此可畧得其形似矣何徵靈魂不依賴形軀。而爲自立之體。蓋賴形而非

自立者必不能自行。靈魂雖在形身。而明愛一司。其意必動於先。五官咸爲聽命。此非自行者乎。自行則自立且賴形而非自立者。必不能超形。靈魂雖在形身。而能分別諸物之異形。亦能通達事理之無形。更身所未至而知恒克至焉。此非超形者乎。超形則自立。況依賴之物。以體爲托。體壞而所依賴者亦壞如黑與白依形體形體壞而黑白無存。靈魂無形。非形質所發。自不隨形質俱亡。此非永存者乎。永存則自立。故論靈魂之原。造成保存。實係於天主。論靈魂之

體自立不賴於形身。至成人本分。形身依靈魂以得立靈魂不依形身以得立也。

何徵靈魂永存不滅其說有六端。一凡能滅之物其由出於有相悖之勢。相尅之情若無此悖尅之情。卽有形如天。與日月星辰純形不雜悖尅之情。亦常存不滅。何況靈魂。爲純神無形之體。超越諸有形之上。謂有能滅而不永存者乎。且靈魂爲純一之體。無相尅之原。卽明悟能知形物相背之情。如分別冷熱白黑等而在明悟自無二知之相背。則何至相反而滅也。

一凡物之體模其能滅之由或受他物之勝因有相反之情如水滅火者是或爲所藉之形質壞如火依薪薪盡火卽滅者是或爲體模之所以然不在因不能常存如空中光散由日照之所以然不在者是乃靈魂超諸形物無形可勝以滅之且其自立之體爲天主造成而賦而非發於形質故人雖死其靈魂不滅不似生覺魂止發諸形質形質一死卽與之俱散也至問靈魂所以然乃係於天主天主旣未在無終則靈魂受存其有於天主者亦未在不滅明矣

三凡物之本向皆由物性欲得其實不屬於虛如火炎上水流下等其性已遂其向亦實人之本向即願常存其有以得享永生而在今世皆不能足其願願未足本向即未實矣本向未實倘靈魂能滅則天主賦物以各足之向而獨賦人以空虛之願理乎是知願不屬虛靈魂必不受滅矣

四凡人本性見猛獸則恐見親人則歡及見死獸反樂觀見死人反恐懼此何以故必由靈明原自不滅爲猛獸既死其魂已滅無足恐也親人雖死靈魂實

存。有可懼也。靈魂不滅。此亦可驗。

五思賞罰之公義。愈知靈魂之不滅。蓋人之善惡。必有以分處之。始協人心。始顯公義。苟靈魂隨形身以滅則爲善之人在世或受困厄。死焉而靈魂亦滅。爲惡之人在世或享康樂。死焉而靈魂亦滅。天主之公義寧若是乎。

六即人所公用之語。亦可驗靈魂之不滅。如云生寄死歸。見人之死則曰某去矣。若人之靈魂既隨身死而滅。則肉身既入棺埋土矣。孰歸而孰去乎。苟肉身

之死。可以云歸且去何以禽獸亦有死人獨不曰某獸歸某獸去耶。可知獸獸死魂滅。人死魂存曰歸曰去無非本性眞言。可爲靈魂不滅証也

靈魂既不滅矣。尤當徵天主所以不滅之之故。天主之能。無所不周。能從全無造萬有。亦能歸萬有於全無。既能從無而可使之有。亦能從有而不使之復無。蓋天主造物之始。卽賦其物性之所當然。皆一定莫易。如火欲其能煖。卽定其性爲熱。而永不變冷。雪欲其能寒。卽定其性爲冷。而永不變熱。人靈欲其不

滅。即定其體爲純神自立。不靠於形質。不雜於異體。使之常存不滅。不反初造之意。以變易其本然。苟天主欲滅人性。必其賦畀之初。原爲能滅之性。亦與草木禽獸之生同一例矣。是豈天主生人之意歟。故天主能滅靈魂而必不滅之。使之常存其有得受善惡之賞罰也。

辯輪廻第八章

輪廻之說。由泰西一古賢名閉他卧辣者。憐俗頑殘難以諭勸。因設喻立教以禁止之。使愚者知所警醒

不敢爲惡。故云淫亂者死後爲狗豕、凶猛者爲虎狼。巧媚者爲狐狸。皆依其本情之惡。而轉爲同情之獸。種種設喩。各有取義。及閉他臥辣亡。其徒悞認爲眞。遂禁殺生。恐父母親屬輪於其中。斯言流傳小西洋天竺國。而釋氏遂影響以爲報應善惡之據。其無稽背理。可以欺愚夫愚婦。諒不可以罔明理君子。余姑述數端以柱其謬。

一天主所造之物。皆有本體。本體各成於其本模。以本模定物性於其本類。以別乎他物。所以各物各有

本模不與他物同體彼覺性類止有覺模以成覺性體靈性類獨有靈模以成靈性體則人不得爲禽獸禽獸亦不得爲人明甚倘以人轉爲禽獸將禽獸亦有靈模矣既有靈模則靈也非蠢也禽獸也實人也何以天下惟言物蠢人靈乎如曰以靈模混於蠢模其靈斯隱此又不然夫物成乎蠢人成乎靈靈蠢之相去不啻明與暗冷與熱無熱始可謂冷無明始可謂暗無靈始可謂蠢安有靈蠢二模相混爲一性類夫造物主因物定性之工能耶況不獨人與禽獸不

同模卽禽獸異類亦是不同模如有犬模必有吠情有馬模必有嘶情凡禽獸類是設謂犬馬之模亦可相輪將犬何以不嘶馬何以不吠是犬不嘶者知其無馬本情馬不吠者知其無犬本情而獸與獸相輪之說且不可信矣夫人之內情乃推思義理外情乃喜笑哀哭此兩情實由於靈模若禽獸係人所輪則既有人之模亦必有人之性與情何從來未見禽獸有推思喜笑哀哭兩情哉可知一物止有一模一模方成一物一禽獸之模不可輪爲他類人靈模安可輪爲

禽獸之諸類耶。

二天主造成之序。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人是生人時。物類已備矣因人爲物之君。物爲人之用。此理人所通明也。苟必待人之靈魂互相輪迴則生人之初。禽獸昆蟲之魂是誰魂乎。是豈厥初物有物之性。人有人之性。及後物亦可以爲人。人亦可以爲物人物一定之性。因前後而變易耶。然何以今日之物類無異於初。今日之人類亦無異於初。則同此人。卽同爲人之性體同此物。卽同爲物之性體。又

何靈蠢之得以互轉也哉。

三輪廻之說將以罰惡而禁罪也。罰惡在於加痛苦禁罪在於警後犯。如惡人必轉爲禽獸。則禽獸比人猶樂是可謂以樂賞惡矣。且禽獸在世無罪。後又可轉爲人。人亦何憚而不爲惡耶。卽云在世貪淫者後轉爲狗豕。好殺者後轉爲虎狼。夫爲人時猶知羞恥畏懼。而不得恣意自如。至於虎狼狗豕。無禮義之可羞無法律之可畏。汚穢噬虐。可任情而快愉。殆以惡人之所樂罰惡人之本惡。何異欲止其沸。而揚其湯

耶況有靈覺前此痛罰之情庶幾可轉惡爲善也至轉爲禽獸而成蠢物不復記憶受刑之事矣其中亦有人輪爲人何從來至今亦未見一人能知輪廻之時所受何苦所受何罰是豈不欲其知而使之善惡復自轉移耶噫是以輪廻爲兒戲任人善而惡惡而善善惡相輪無有止極所謂公義賞罰當如是歟

四人靈魂不特與禽獸不相輪廻即人與人亦不相輪廻蓋造物主於人之肉身既成隨造而賦之靈魂固各人各有一靈模彼不可爲此此不可爲彼也夫

厥初人類。由始祖漸延。必曰輪廻。則豈生人之初。預限若干靈魂。而漸次相輪耶。果爾。則人類當有定數。後將不得增益矣。若世久人多。爲惡又多。輪爲禽獸。而人類且日漸減矣。乃人類由少而繁。愈延愈繁。又何以說耶。

或謂人之靈魂。固無輪廻之理矣。但不知靈魂。亦能來饗供奉者之物否。此又有說。蓋人世止有善惡兩等。善者亡。則受其善之報。升天堂享永福。自足以滿其願。更無他福可願。區區人世之味。又安有欲饗者

耶。惡者則受其惡之報。墜地獄受永苦。天主禁錮甚嚴。魔鬼阻抑亦密。却尋何路得來享世物之奉乎。譬有兩人於此。一得王寵。常在其側。享君之食。一得王譴。禁之囹圄。不許漏網。縱有親人陳設盛筵。欲攀此兩人與宴。必不可得。一則不欲來。一則不能來。我筵徒虛設也。彼供奉已死之靈魂何以異是。且世味以養形軀。形軀始需形物。靈魂既離身。則無形軀可養。又無嗜飲食之具。無論不來饗也。即來饗亦何益乎。或據聖教有云。某聖人在天堂。某惡人在地獄。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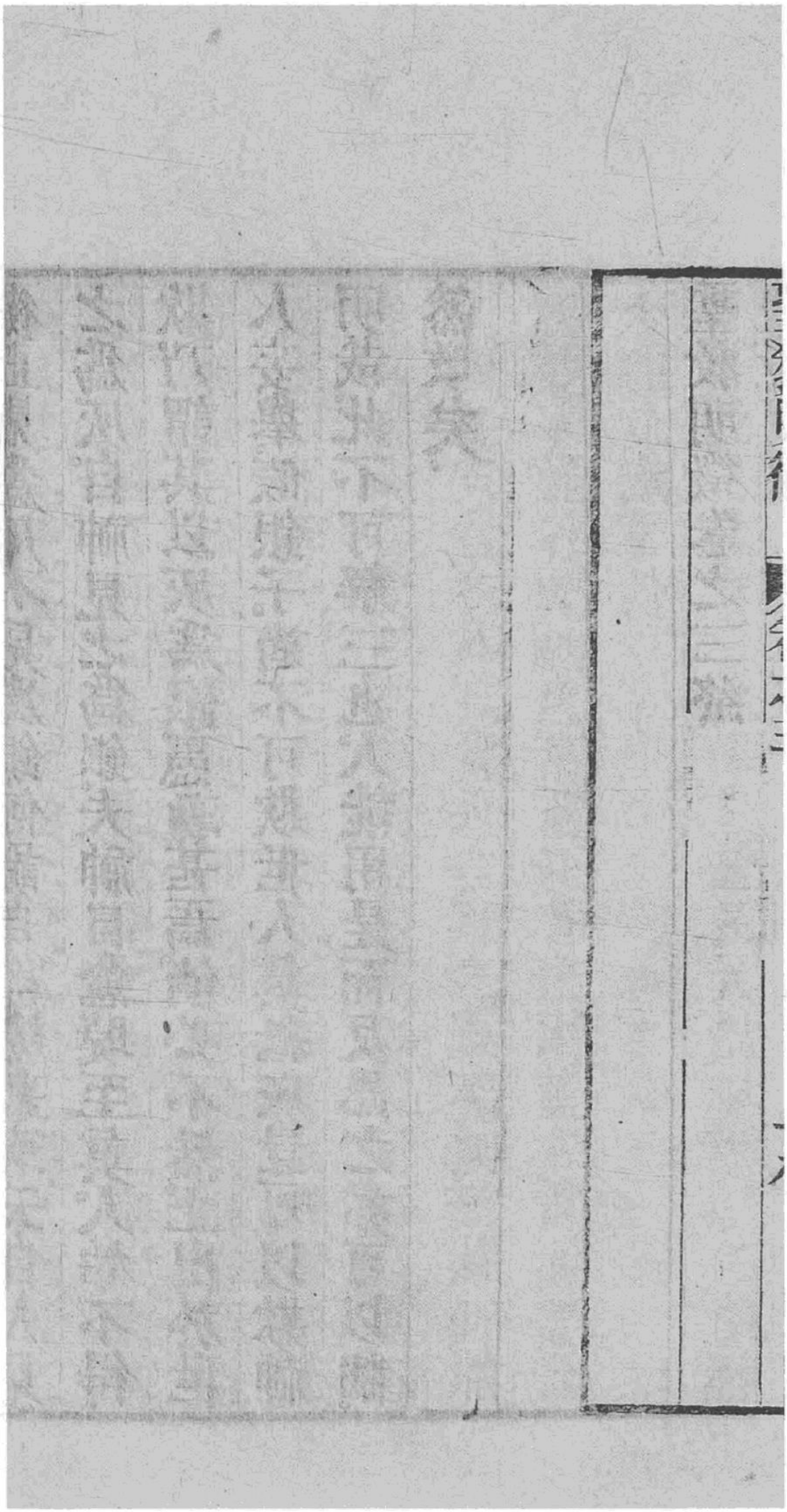
現於某人遂謂死者俱復來世此尤不知其解也論離身靈魂其體純神其行迅速其所欲至之處雖距萬里亦可瞬息以至現而在世亦有何難但有任神可至之理而無任意來格之事以善惡各受有賞罰一定之永所也至聖教所云某聖人之現者有時上主欲顯奇蹟以揚某聖人之功或命天神代某聖人借氣結成其形傳主令以示人又有某惡人現於世者槩屬邪魔假借其形罔惑世人或係上主命之出現以警人罪以堅人心此皆足使人實信有身後賞

罰。如此乃爲實有之事。豈是凡人靈魂可以任意而來往也哉。

所最不經者。焚紙化帛。爲死者之用。蓋人世所需金帛。皆爲衣食。苟弗衣食。將安用之。靈魂無形。將何體着衣。何口着食。且無田產畜穀等類。又何用錢買何物。此不可解一也。上主至公。人死後善上躋惡下墜再無倖得倖免之賞罰。又何處用些錢帛。爲賄賂彌縫計。此不可解二也。凡能變之物。先見是此物。及後又見其變爲他物。紙錢未焚之先。見爲紙。既焚之

後止見爲灰不見爲銀何說自能變銀或云自人見之爲灰自神見之爲銀夫神目愈睫至眞人始不得欺乃謂其以灰爲銀愚孰甚焉倘必不然止出於世人妄舉假銀子尚不可欺世人眞紙灰豈可以欺神明哉此不可解三也人能用是而反思之亦可以翻然改矣

聖教明徵卷之三終



聖教明徵卷之四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十誡次序第九章

人受造成之恩宜向眞主。向眞主在於成善功。成善功。在於合主旨。主旨爲至聖之旨。實善德正規。遵之則正。爲善無難。背之則邪。爲惡自易。要本乎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已。蓋人靈魂有明愛兩司。明司人之內目。如師能分別善惡之眞僞。愛司人之內主如君能操持人意。以趨所欲而避所惡。凡人邪正之行啓

於明司之眞僞成於愛司之善惡故司愛無光不能知所選擇必俟明司分別其理後始用其選擇之權格物家有言先非其所知者卽非其所欲是也明司自不能行以成善惡之工卽以其所分別者呈之愛司以任其專意而行則人旣有此二司以爲知行之用自可以合主旨因向眞主而成善功以無負天主生人之本意矣

主旨維何十誡者是天主厥初生人原畀以良知之光銘刻其心故循其本性無不知萬有之上有一主

宰。並已所不欲之事。不可施於人。愛主愛人二者即是十誡之理詳解見後論自初生人類至三千餘年之久。人所行善功。皆依良知之光。此謂之性教。使人槩依本性而行。則本性之理常刻在心。祇一性教足矣。似不必再爲諄示矣。然三千餘年後世人因私慾世俗漸至積惡增愆良光已迷。本善已喪。而性教之理將亡。天主憫人本性之理不可不知。爰降二碑於西納山巔。一刻愛主三誡。一刻愛人七誡。諭大聖人美瑟宣播於世。令人知所遵守。以復其本性之善。此謂之書教。夫至於書

教亦不啻耳提面命矣。人亦當佩之勿忘矣。及美瑟後踰一千六百餘年。人又昏迷。而十誡之理又晦天主憫人十誡之不可終昧也。躬自降生。立訓示表。而教誡之理。剖晰彰明。此謂之寵教。噫。主之愛我訓我至且盡矣。要之性教者。銘十誡於性靈。其理初明。書教者。顯十誡於垂象。其理漸明。寵教者。詳十誡於親傳。其理極明。人可不共明而長明之哉。十誡謂何。

一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二毋呼天主名而設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

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十誡總歸二者愛慕天主萬有之上。與夫愛人如已。此在昔天主降諭。令普世人遵守。順者升天堂受福。逆者墜地獄加刑。十誡所列之序。俱有取義天主欲人改惡遷善。因立十誡以治其心。先列三誡。令人得明愛主之義。次列七誡。令人易行愛人之情。如國君立法治國。總歸二者。上爲君王。下爲臣庶也。論人世尊君之序。其最嚴者。即是臣下無懷貳心。而獨尊共主。若叛逆弗事者

罪也。其次必語言避諱。無敢輕褻尊名。彼出言以觸犯尊威者。罪也。其次卽是朝拜之禮。依常儀以報君恩。倘抗頑不朝。違期隕越者。罪也。事君猶然。何況天主爲萬王之王者。而可不盡尊主至要之理哉。夫尊主之理。在先知所欽崇。而欽崇之理。又在於專得所向。天主尊越乎萬有之上。卽不得有分其欽崇以並其尊。所以一誡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犯此誡者。罪莫大焉。次在語言敬愼。不宜輕褻天主之聖名。所以二誡曰毋呼天主名。而設發虛誓。罪亦莫大於犯

此誡次在遵守禮儀循莫易之規以報答主恩所以三誡曰守瞻禮之日罪又莫大於犯此誡愛主三誡之序厥義總歸於此。

愛人之序在於先愛恩我者天主而下恩莫大於生我之父母而治我之君王教我之師長亦如之故此三者最爲當孝當敬倘不孝敬焉獲罪於人亦莫大於是所以四誡續之曰孝敬父母次在思言行不欲害人行害爲重言害次之思害又次之故十誡先禁行害次禁言思之害行害莫大於傷人生命所以五

誡曰毋殺人亦莫大於瀆人倫常所以六誡曰毋行邪淫又莫大於損人財物所以七誡曰毋偷盜此三誡皆禁行害言害亦宜禁所以八誡曰毋妄証思害又宜禁所以九誡曰毋願他人妻子誡曰毋貪他人財物愛人七誡之序其義總歸於此

十誡獨於財色兩端禁其行尤禁其思者有故凡十誡思與行俱禁但他誡之思非止爲思必是廹欲行不欲行則思似無着故禁其行即是禁其思不必另立他誡以禁之獨財色二者於人最爲難制每易動

念。卽至樂想。留懷。而不能置。雖未定行之意。但一思之則如已行。故于六誡七誡之外。又復切禁之。財非惟不當盜。而亦不當貪。色非惟不當行。而亦不當願也。嗚呼。財色之害人不少矣。柰何人竟爲其所害哉或疑十誡僅有愛主愛人之命。而似缺愛己。不知人心昏迷。愛情誤施。正以其僅知有已。而不知乎所造已之主。并不知乎所同已之人。故天主降諭十誡。令人愛主愛人。所以啓其蒙。牖其衷也。至愛已之情。人本弗昧。止患太過。不患不及。又何用申命。況愛已之

道莫切於行善修身。使得身後之榮福。而善道之成。莫外於愛主愛人。以復性本之眞理。故愛已之命。在愛主愛人之內。不必復立愛已一誡者。以愛主愛人。正善愛已也。

首誡第十章

欽崇實義。當內盡誠。而外盡敬。蓋成善之原。由於全其愛司之善。而愛司之善。成於信望愛超性三德。爲欽崇之內理。獨認天主而向之。又由其內誠以顯其外敬之禮。故首誡所命。而爲欽崇之實義者。卽此篇

信、堅望切愛欽敬天主爲萬物之上是也。

何謂篤信天主天主誠實至極毫無虛誕欺人。人當決意信伏聖教所宣信諸端蓋爲天主所示之事。不啻吾人所親見。人所親見尚多差錯而主旨所宣絕無虛僞。人惟以信德欽主。認之爲萬實之宗。諸眞之源。及爲全知全善之共主是也。

何謂堅望天主。天主爲全能之主。自無福弗滿亦爲至仁之主。嘗備永福賞人。人惟堅心望得天主所許之永福而已。然望非恃自已之德力也。一已之德力

有限。不足以得永福。必以望德欽主。認以爲全力之歸。而諸罪可赦。亦爲全能之備。而永福可望是也。

何謂切愛天主。經云全心全靈全意全力。重其至聖之旨。過於生命財物聲名等事。因天主爲我萬民大父母。時刻加愛於人。人宜以愛還愛。將此愛德欽主認之爲萬美之集。諸恩之本。無有及其純善之可愛是也。

何謂欽敬天主。天主至高無上。至尊無對。人當以外敬禮向主。而特欽之認之爲宰制群倫。獨操保治統

御之大權極其體位之可敬是也。

信望愛敬固爲欽崇實義矣然有所當行之事。卽有所當禁之端。欲登至善。先絕爲善之阻。爲善之阻莫有大於與善相背之情。故進善在於篤信堅望切愛欽敬。而阻善在於背信背望背愛背敬。蓋背其四德卽失其欽崇之義。此皆爲首誡所禁也

何謂背信天主聖教人當信伏。如佛老等類。非天地人物之主。上篇已詳。苟妄信之。固爲背信矣。至或信鵶鳴鵲噪犬嘯爲有妖祥之兆。或信眼跳耳紅心焦

爲有災異之讖或信堪輿擇日幻夢相術爲有禍福之幾或信算命求卜爲有吉凶之驗或信異端妖術爲有神靈之奇此皆背信之類而爲首誡所禁凡教中不特不宜見之於行即心中稍介疑信或心不信而妄稱述以惑他人皆屬背信之罪也

何徵鴉鳴鵲噪等無妖祥之兆凡鳥獸所行之效皆由於一定之性不得不然本非自有專意之識然此物性之定原於天主造成之工次則由於天之運動及四元行之情故禽鳥原能覺有形之情變天之風

雨晴霧。空際之氣先爲變易。或冷或熱或燥或濕。彼鳥常飛於上。先受變之情於其身。不能不動覺而驚鳴。或發各異之聲。以顯其所受各異之氣。是禽鳥不過先得氣候之變易者。豈謂果有其鳴之先兆哉。如云鴉鳴兆災。聽其鳴亦不一家。其中災祥之獲不同。則獲災者固可云鴉鳴兆災。而獲祥者亦可云鴉鳴兆祥矣。鵲噪果能報喜。何以猶是聲也。其聽之中。不無遭厄。獨不可曰鵲報其憂耶。夜鳥聲哀。聞者生悲。遂云兆死。夫此鳥原無好音。非有意而哀聽者甚衆

間有死者謂之兆死若無死者果何兆歟惟鳥亦然雖常鳴而常無客人俱忽之偶鳴而偶有客即云斯聲之驗夫常鳴無驗何不徵其爲虛一鳴偶驗遂妄信其爲實歟惟犬亦然內臟不得其安則啼時發慘哭之聲以舒其痛安有不祥之兆于此耶嗚呼物本無心人多妄測亦未得禍福之眞源故至愚若此哉何徵眼跳耳紅心焦等無灾異之讖人身有四元行雜情往往有其情發之於外故眼跳不過爲氣所侵聚於眼窩難以遽散是以跳動弗止耳紅則由火氣

上躋於面耳遂熱紅。凡暴怒或飲酒者皆能如此心焦係土氣下流包於厥心。故發愁鬱不寧之狀。凡此皆身情有其所以然之驗。實非灾異兆也。卽有適逢其會。若爲應驗。亦係偶然。未可以是爲憑矣。

何徵堪輿之說不宜信。堪輿家云。凡人富貴賢達祿壽等。皆由於吉地龍穴。若葬得地者。則子孫諸福可以預決。此中國最重之事。余明四端。以徵其謬。

一堪輿之說。昉於郭璞。前此無聞也。亦僅傳流中國外國不知也。夫郭璞以前幾數百代矣。賢哲顯榮之

相承者指不勝屈亦不知此之福澤從何來乎。且天下共爲五大洲之中。分爲千百國。中國不過千百之一耳。彼千百國之人從古迄今。稱獲賢哲顯榮者往往皆是。又何以故是知堪輿之法。斷不能獲福。而世福亦何關於堪輿哉。

二風水可以獲福。或由於形尸乎。抑由於土穴乎。若云由於形尸。形尸歸土。不百年先至朽腐。是枯骨尚不能自保。安能佑及子孫。況祖父在世時。雖極聰明才智者。欲盡力强謀。以福其子孫。反未必得區區朽

骸又何從施佑歟若云由於土穴土爲塊然無靈之物何能由某尸葬於斯地卽施福於得地之家而不混施他家耶且四元行惟土最爲卑賤人之所踏獸之所踐僅能生養五穀草木以克人用葬之者縱得勝地終不能保形尸於不朽又何能庇蔭生人而俾之獲福哉

三盛衰之數果關風水凡得吉地者盛宜俱盛且必延祚於萬禩矣不得吉地者衰宜俱衰亦必式微於永世矣何以一家之中有兄智而弟愚者有弟壽而

兄夭者且有先富而後貧者亦有先賤而後貴者世代未遠而盛衰之變易無常夫非同此龍穴吉地歟何以子孫之壽夭貧富槩無一定之數耶

四堪輿家一蕩子耳生平寥落滿腔賣福他人彼果知有佳山勝地可以佑子庇孫何不自圖以葬乃親而使富貴榮華盡出於其苗裔胡爲吉地讓之他人止得些酬工錢以自足耶譬有人登山遇寶已棄而弗拾而願路人得之是豈人之情哉郎中國先賢亦有詩笑堪輿云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

世間眞有王侯地。何不先謀葬乃翁。噫盡之矣。

或曰。聖教無葬死之說歟。不知聖教非禁人葬死也。亦非禁人擇地葬死也。古云。葬者藏也。又云無使土親膚。惟是擇高潔之地。備美其棺槨。壯麗其墳塋。人子之心。當如是盡耳。若謂龍穴沙水。爲有禍福之應。斯屬虛望無孝之實。則爲可禁矣。

何徵擇日無吉凶之實。術數家云。日時有吉有凶。皆緣諸星照臨。某日時爲吉星所照者。卽是吉日良時。諸凶皆避。諸福咸集。凡有所爲。宜謹擇乎此。始能致

福。否則有災。此謬雖由沿俗不返。亦由不知日月星辰之本能也。姑陳二端。以明其妄。

一日月星辰。皆造物主所造。以恩世人。常以照臨爲職。以其照臨之德。照育下土。生養諸有形之物。其一定所以然之情所發。自有不得不然之效。無論擇日與不擇日者。均受斯恩。至降福免禍。皆係大主之全能。實非日月星辰所致。蓋日月不過如寒暑雨旱霜雪雷電潮汐等。爲其效驗之固然。故浮雲由吸取地下濕氣。而日以熱情晒之。卽散爲雨。潮水之或進或

平或退則依月之出沒至諸星辰各有本度亦各有本情應於下土若日經過某星纏度隨帶某星本情應於下土其情乾燥則下土多旱其情濕潤則下土多雨熱則爲暑冷則爲寒星辰之能止此耳卽星數家求其能測某日之晴雨而一一符合者亦難槩見夫雨暘旱澇爲星辰之本效尚不能測何能測其所不能爲之事哉

二擇日驗者十無一二而不驗者十居八九豈非偶然之事哉夫中國之人或爲婚姻或爲架造或爲出

行無不謹占吉日良辰則既無一人一事不擇日亦宜無一人一事不獲吉何見世人婚姻多有夭殤無育者架造多有破敗被燼者出行多有被劫病痛者凡此不齊之遇何日時宜驗而俱不之驗也且考同日之凡百作爲俱有此或遭吉彼亦遭凶者時日之當謹安可憑歟況中國入聖教者不少咸不擇日其所遭之禍福與擇日者亦無甚異又何以故可知人世若樂其權操自上主原無關於受造之日月星辰也至若農家依氣候以耕作此爲乘時本務非聖教

所禁。倘亦以擇日爲有豐歉之驗。卽屬悖謬。而非正道所宜也。

何徵睡夢屬幻而不宜信。凡徵應之事。不原於自然之實者。皆爲虛幻而不可信。欲明幻夢無吉凶之驗。當先明夢之說。蓋人飲食積於胃脘。胃乃消化之所。飲食旣止。必俟片時始化。而當其未化時。飲食濁氣上升。阻塞知覺氣。及睡候良久。飲食濁氣稍化。覺氣少降。週身而涉記因動。平時五官所收事物等像。而夢以起。當是時五官斂職。明悟息工。人失自主之權

涉記亂動。事物形像。次序顛倒。義理舛謬。故人夢寐間。雖有相反之情與不宜爲之事。亦略不駭爲過舉然所動之形像。其故有二。一因外。一因內因內有二端。一爲常思之本職。一爲秉質之本情因外亦有二端。一或爲天神所示。一則爲魔鬼所誘也

何謂常思之本職。人常思維本質之事。或慮及意外之虞是也。如農之常思在稼穡。商之常思在貿易。士之常思在讀書功名。其常思在此。其夢槩不出此。故士鮮見夢農業。農鮮見夢士業。商賈類然。是知常思

之像。由於常務事物而生。像之眞者也。夢中之像。又由常思之像而生。像之幻者也。常思爲夢之所以然。夢乃常思之固然。凡所以然所不能爲之事。其固然愈不能爲。如火所不能燃之物。而火之熱愈不能燃世人雖常思本務。未云此念果有致吉凶之驗。夫常思既爲夢之所以然而爲物像之眞者。猶不能實致其吉凶。況夢祇爲常思之固然。而爲物像之幻者。何能自致吉凶之驗哉。若有時似或驗者。亦千萬中之一。不得謂夢果有定矣。

何謂秉質之本情。人之秉質不無偏勝之情。而涉記所動之像。卽與其本情相合。是也。如人本質水勝者。白痰屬水情其涉記所動繫爲冷濕像。夢或涉水。或陰雨等。火勝者。黃液屬火情其涉記所動繫爲忿怒像。夢或爭鬬或搆訟等。土勝者。黑液屬土情其涉記所動繫爲憂悶像。夢或接死人或見邪魔或遇虎狼等。氣勝者。紅血屬氣情其涉記所動繫爲歡喜像。夢或能騰飛或能疾走等。故泰西醫士。每問病者常有何夢。以察病原。因其夢。卽知其內四液何者爲更勝。以使調劑治疾。此則

由其原以推其效聖教亦不之禁苟以夢爲兆未來之驗斷屬有罪而不可信也。

何謂天神所示。此係天主特恩命天神於人寢寐之際默示以未來之事。是夢固爲罕覯不可遽信若得實據果爲天神所示信之無罪聖教嘗云某聖人因夢預知未來之事。卽此類是也。

何謂魔鬼所誘。魔鬼乘人夢寐之間告人以所自知未來之事。其所告者在人爲未知。在魔鬼有已知之迹。邪魔所知所能詳見前但其告之之意無非煽惑人心欲人

信此愈易誘以背正道此夢斷不可信因魔鬼爲我之伪彼之所引實皆有害故也。

何徵相術不堪信相者云形貌生得如此則有此福生得如彼則有彼厄斯言明者自徵其妄不必贅陳但間彼推測吉凶以視本人形貌步位也將造物主加福增禍之權止因人外貌以爲衡乎設有國君錫位分爵不問其人之賢與不賢祇問其貌之美與不美天下誰不嗤其立法之弊豈造物主全能妙工猶予人以可嗤歟或因古人形貌以槩後人也吾未見

從古及今。兩人之面像如一無少分別者。面像既難盡同禍福何能一轍矣。夫人之五臟六腑。四體百肢。皆由父母內體所傳而父母之智愚貧富壽夭等。自不能傳繼其子。何況古今人之相去。僅以容貌略似而謂斯人之始終爲能一致也哉。

何徵算命不宜信。凡欲明未來之事。不自其本來之所以然者測之。則其推測俱屬虛妄。如水非烟之所以然。烟實非水之固然。而人反以烟測水。豈非大謬。日月星宿。本非禍福之由來。今以此斷未來之禍福

何異于以烟測水哉。蓋日月星宿。本有所司之職。以其照臨之德。保養天下萬有形體之物故有所能爲之事。有所不能爲之事。所能爲之事者。皆有跡可憑。有效可徵。如天文家。由其度數以推日月之晦蝕。及兩旱霜雪諸先兆。於後有驗。於理無背。卽如人之形軀與禽獸草木。其本情所發。自有一定之情人之形軀雖異禽獸草木並有一定之情而人實有靈魂自主皆藉日月星辰照臨之德所以精天文家。每將星宿以推人身本情。或屬寬柔。或屬剛猛。並智愚利鈍等情。亦或有略驗。凡此皆日月

星宿所能爲之事。有其所以然。卽有其固然之可測者也。若夫所不能爲之事。如人有形又有神。形則藉其照臨。而神則超諸形天之質。本不受星宿之動變。非僅如禽獸草木。專藉其照臨。而本情所行。出於一定而不得不然者也。蓋人所行。皆屬於愛司自主。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且有本情偏僻者。恒能克治變化之。如轉剛爲柔。轉鈍爲利等。則人無定之專能。豈日月星宿有一定之照臨者。所能强變之乎。凡此實日月星宿所不能爲之事。無其所以然。卽無其固然之

效之可測者也。是知人善惡之行。原不藉于星宿。則未來禍福。亦斷不屬於星宿。何得以是而妄測之耶。又凡人世所受吉凶禍福或出於偶然。或因人善惡所招。無一非上主之意。夫主意深密。雖神鬼之靈。亦不能測。何況于人。而能推算而知其某有禍福。某有吉凶乎。譬之國君恩威未著。則受刑受賞者。其孰有能預知之耶。世人妄將日月星宿。以推其禍福吉凶不亦虛幻靡據之甚哉。聖教禁之。正此謂也。

又中國星家。非真能精於星數也。不過以一二成法

勦襲欺人。陰通一二客邇。述某某來歷。即敘其已往略驗。遂以爲神通。故多有未聞道之士。其先誤入於是。以爲營生計。後聞聖教。遂認明惑人之罪。而追悔前愆。自燼邪書。不暇以進聖教。爲恐後然。則異端術士之違理。豈余固執一偏之談哉。

何徵卜卦求籤問筊等不宜信。凡求通於不可通之事。如推論性靈。與臆推人心之內情。是也。望得於不可得之人。如問道於盲。求濟於貧。是也。人向邪魔術士占卜求籤問筊。何以異是。夫吉凶否泰。權屬天主

操持。苟天主未顯其意。雖天神魔鬼。不可得而知之。況人性至劣。何能預占卜之乎。嘗見世人或占吉而得凶。或卜凶而得吉。十萬之中。鮮見一二有驗。即有時偶驗。亦適然之倖。如未習射者。終日彎弓射的。雖有中亦倖。豈其技能所致哉。況此偶驗者。原係邪魔所誘。蓋邪魔爲人本仇。常百計以誘人心。俾人身後墮獄。共受永苦。人之信之。即漸爲他客侶矣。夫國君禁人勿與敵寇密邇。正屬愛人之命。魔鬼既爲首惡又爲我仇。天主禁之。人勿親其設計之事。正愛人之

至也。

何徵妖術不宜信。論魔鬼本能。自能設怪術以蔽人目。以惑人心。前篇詳言其種種幻術。人見之宜加痛恨。萬不可信爲靈驗。而罹其網焉。

或謂聖教諸規。固宜誠信。但間有一二端不信。似亦無妨於信德。不知教中偏執意見。雖他端俱信。而只一端不信。信德亦全壞而無基矣。蓋聖教所當信諸端。皆靠天主之實爲據。教中所信。獨爲天主所言所示。故信德在于全信。不宜分或有可信或有不可信

因信德諸端其據惟一。若信此不信彼。即是不信天主之實言。不信天主實言于一端則無實據以信天主于他端故曰有一不信。信德全壞。夫人以全信向主。猶慮吾信未堅。何可以一端不信而失信德之全乎。又聖教當信之端咸係天主親示。而傳於聖教會者。全實無僞。人當全心篤信。方見超性之信德。若隨己意或信此不信彼。通者則信。不通者即不信。此其信非超信。止恃己明悟臆測無實。不確認天主爲全眞者。安得謂之有信德哉。或有不出於衿智固執但

由於微理未明。認是爲非。多是錯誤。及一解其誤卽釋其疑而全信之。此則不謂全失其信德者也。不然心中已明而猶然不信。此爲偏執之罪。是又加傲加妄而異端則愈甚。

奉教人雖不信異端。但爲阿順人意或人前慣口閒談稱說此事有吉凶之兆等異端。亦屬以言背信之罪。蓋信德在於專意誠信。欽尊聖教至理。而不惑志於邪說。凡奉教斷當如是。若有時見教外人言及異端邪說。則宜以剛毅濟之。是曰是。非曰非。不可以嫌

疑所在惟閒談無息。曲徇人情也。雖其心不信而所言非其內意。已不得辭其誑誕之罪。且人之聽之。止依予言爲足憑。不知我心爲不信。將群謂奉教者尚有斯言。安在異端之不可信。則彼之惑。未必非我引之也。瞽者陷於危阱。非引之者之過歟。如此何得無重罪。故奉教者。心雖不信。言亦難苟。必宜明證其謬。直剖其非。如引瞽者扶其危。持其顛。導之於正路斯爲愛人之功矣。

奉教者。心中確信天主。但有所羞恥畏懼。不敢直認

爲奉教人此爲背認主之重罪夫羞恥不欲自認者必其所行果爲背理之事始諱人知恐揚其惡而敗其名至所行果爲善事則無不可令人知之愈揚則愈加榮故奉聖教極爲善事以對人言何恥之有恥之者是不自認聖教爲善安得無罪若有畏懼而不直認試思天主乃人類之大君亦人類之公父萬民皆爲其臣子臣不認君子不認父非罪之大者乎故凡教中遇危難之時或官司詰問斷當直認寧尸首可分家產可棄而主不可不認此爲天主之忠臣孝

子。功則最大矣。不然難逭叛逆之罪。若非官司所詰人或漫然而問。我亦泛然而答。或答以他語。或云我之奉教與否。於爾何關。斯爲無罪。但亦不可云我非奉教人也。經典鄭有言凡人在今世。於人前不認我。我在天國於神前亦不認爾。故不認爲奉教者。卽是不認主。所謂背主之罪。況我實奉教因有所爲。而曰我非奉教。此言屬於妄誕。又犯第八誡之罪。

何謂背望。此分於二。一不望天主之仁慈。一自誇在已之功德。不望天主者。是旣陷於罪。失望主恩。甘心

沉淪而不猛力立功。以痛悔求赦或疑天主不允賜我聖寵。祐我立善。是謂天主爲非仁慈。罪屬至重。自誘已功者。是不孜孜行善。追咎前非。而妄擬升天或縱其情慾。而不思遷改。徒恃天主仁慈。有解罪得赦或遲延悔改。優游歲月。故意待臨終。始求主祐或自思一已善功。必能升天。無容禱主寵錫。此等皆屬背望之罪。而爲此誡所禁也。

何謂背愛。貪戀世俗財物。及名聲身樂等。過於愛慕天主。或溺俗情世務。久廢教中善功。而不懷憶主恩

或避人譏謗。不行身靈修功或懷怨天主不公。或見教友遵規行善。反譏之爲迂拙。皆係背愛之罪而爲此誡所禁也。

奉教人雖未犯首誡。倘犯別誡。獲一大罪。亦是背愛之罪。蓋十誡總爲天主所示。犯之者。無論首誡與他誡咸爲背愛之罪。故教中獲一大罪。雖非犯首誡。亦絕無愛主之心。而愛德即至全失。犯相反之情。斷不能並存。如暗與光反。暗至光即滅。重罪與愛德相反。重罪至而愛德無存矣。須知愛德在人。惟是專意

遵服主旨。以恪守其誠規。苟一犯主命。而無全守之誠。安得爲愛主萬物之上。況天主賦寵我人如太陽射光空際。稍有蔽阻晻矣。重罪正爲受寵之阻。聖寵既失。愛德何能獨存哉。

何謂背敬總歸於二。一以偽禮敬眞主。乃將虛謬之儀奉獻於天主。如在今日復行古教禮或在主前焚帛籤卜符籙炫奇等是也。古教禮乃天主未降生之前其禮皆寓望天主降生之意已及降生後此禮悉革不行若復行之。卽爲僞禮敬主也。一以眞禮敬僞主。乃將鍼崇特禮。向受造神人物等。而行祭祀祈禱是也

偽禮敬眞主其弊易革茲不必贅眞禮敬偽主其害難返因特辯之蓋天主高尊無對欽崇之禮亦至重而莫可假奈人肆惡不悟忘造物眞主謬尊受造人物以其有降福免禍之權因立祀典崇敬其原皆由於本性昏光旣昏而邪魔引誘遂深也詳考經典所載自天主造成天地至洪水之世一千六百餘年人人咸知而欽崇眞主無他崇祀迨洪水後有諾厄次男名剛命子孫拜禮三光實開後世祀物如主之端矣又有一主名尼諾悼父亡孝出踰禮造其圖像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屬臣民拜之沿習既久乃立祈禱之禮是後之敬亡人爲有靈者祖諸此外此如世人或求媚王侯之威權或思慕前賢之功德或愛戀親友爲難忘曾繪容像敬之如存傳及數禩積弊愈深遂立廟宇而四時奉祀以求福焉更有一流自設教道惑人如天竺釋氏要人奉敬於已人因之而奉敬致祭凡此始之以一二人之倡繼之以數百代之從以訛傳訛背敬之害曷底止歟總是人蔽本性良光自招昏迷之罰而邪魔從中設計引人於背主之網而人遂罹其中

而莫之返也。哀哉。邪魔原自爲惡人所通知故不能任意命人拜之遂設此計引人拜人物之像而彼實潛附其中受拜而人之拜之者後必墮地獄與他爲侶是亦魔之得計也背主者其警諸、

何徵祭祀惟天主宜行而不宜向於他位。蓋祭有內外之別。內祭是人將靈性內誠獻於天主。因天主獨爲萬有始末之依者。人始受有於天主而來。末歸於天主以受終福。始末之依無有別原故內祭獨宜向之。外祭是將品物奉獻於天主行外禮以表內誠認之爲生養萬物眞原。外此更無他主。而外祭亦宜獨

向之。且人之形神俱由天主所賜。人將內祭以報內恩將外祭以報外恩。實爲宜然之分。然外禮人所瞻仰。足感動人情。尤爲向主特禮。最關切而不可混施者。今略舉二端以徵之。

一奉敬之禮。因受禮者之位而立。位尊者宜用尊禮位至尊者宜用至尊之禮。試觀萬國殊方。無一國不立一極尊之禮。敬其國君。若臣庶等。或竊其禮以敬及親友師長。必干朝廷大典。難辭僭逆之誅矣。天主獨操造化之權。爲天地萬物之獨尊者。其位踰越萬

王之上。必宜敬以獨尊之禮。一定而莫可並。故祭禮爲獨尊之禮獨宜向天主而行。苟將此禮施於他位。背理忘本。斷屬踰分之行。聖教不獨凡人物之卑者。不施以此禮。即如聖母之尊。天神之靈。聖人聖女之德。而爲人所宜敬者。亦俱無祭禮。以至尊之位獨天主故也。

二祭祀之禮乃發於報本求福免禍三者。凡人依其本性之光。必知其所受公恩。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生育生其報謝之情。又見已有多缺。人類之中。不能

使之得福必想外此有可以錫福者且見已有多疵人類之中不能使之消禍必想外此有可以免其禍者雖不知其所當向者爲誰惟依本性之光自難已其感報求祐之意故天下萬國莫不有祭祀以達此意卽以中國祭義考之其在禮記曰祭有祈焉言祈福祥也有報焉言獲福而報本也有由辟焉言由祭而消弭災疾也依此可見中國祭禮亦兼此三意明矣但思報本當得其本之最當報天主爲萬類大本人形神所授諸恩無一不由之而來則斷宜崇祭禮

以報之。不得他屬。思求福。當得其福之不虛求。天主爲萬福之源。而實有降福之權。祭以祈其佑宜也。思免禍。當得其禍之實可免。天主爲至仁之宗。而自有振救之恩。祭以祈其免。又宜也。若誤認本原。失禍福眞向。以祭祀大禮。而行於受造人物等。此何異報答於非授恩。求職於非君王。覓藥於非醫哉。

或謂祭祀固爲至尊之禮。今以至尊之祭用之天主。下此則因其位之大小。而祭禮降以殺焉。似亦無妨於理。此不知祭祀原屬欽崇之典。發於祈報之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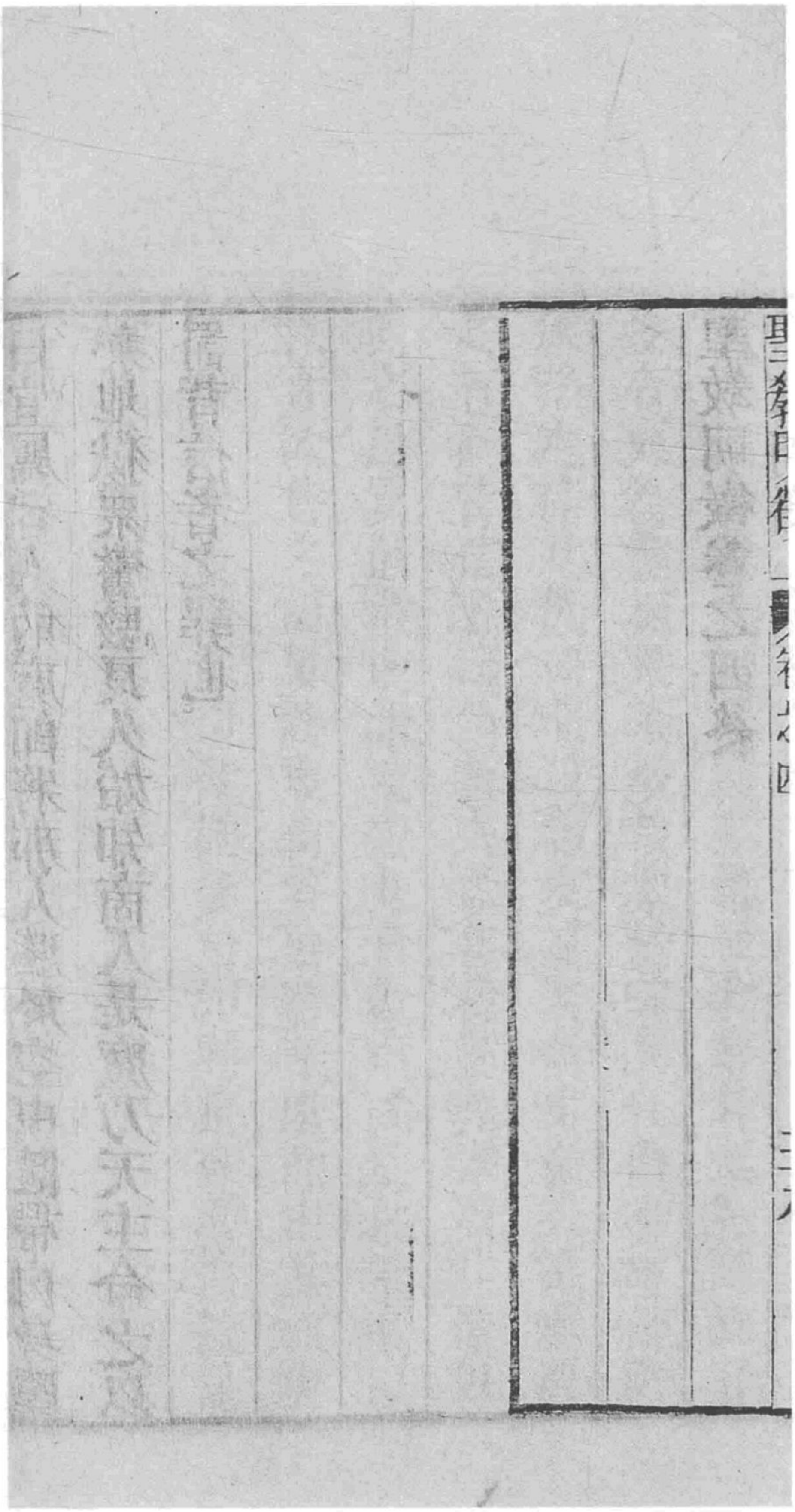
論主祭之人。或貴或賤。陳獻之品。或重或輕。拜跪之儀。或繁或簡。均爲祭祀。卽均爲僭越。禮文雖有隆殺。禮意總無二義。故俱不可行於天主之下者也。譬之朝王尊號。重呼萬歲。今因是而增減之。或以重呼萬歲向君而以一呼萬歲向人宜乎。不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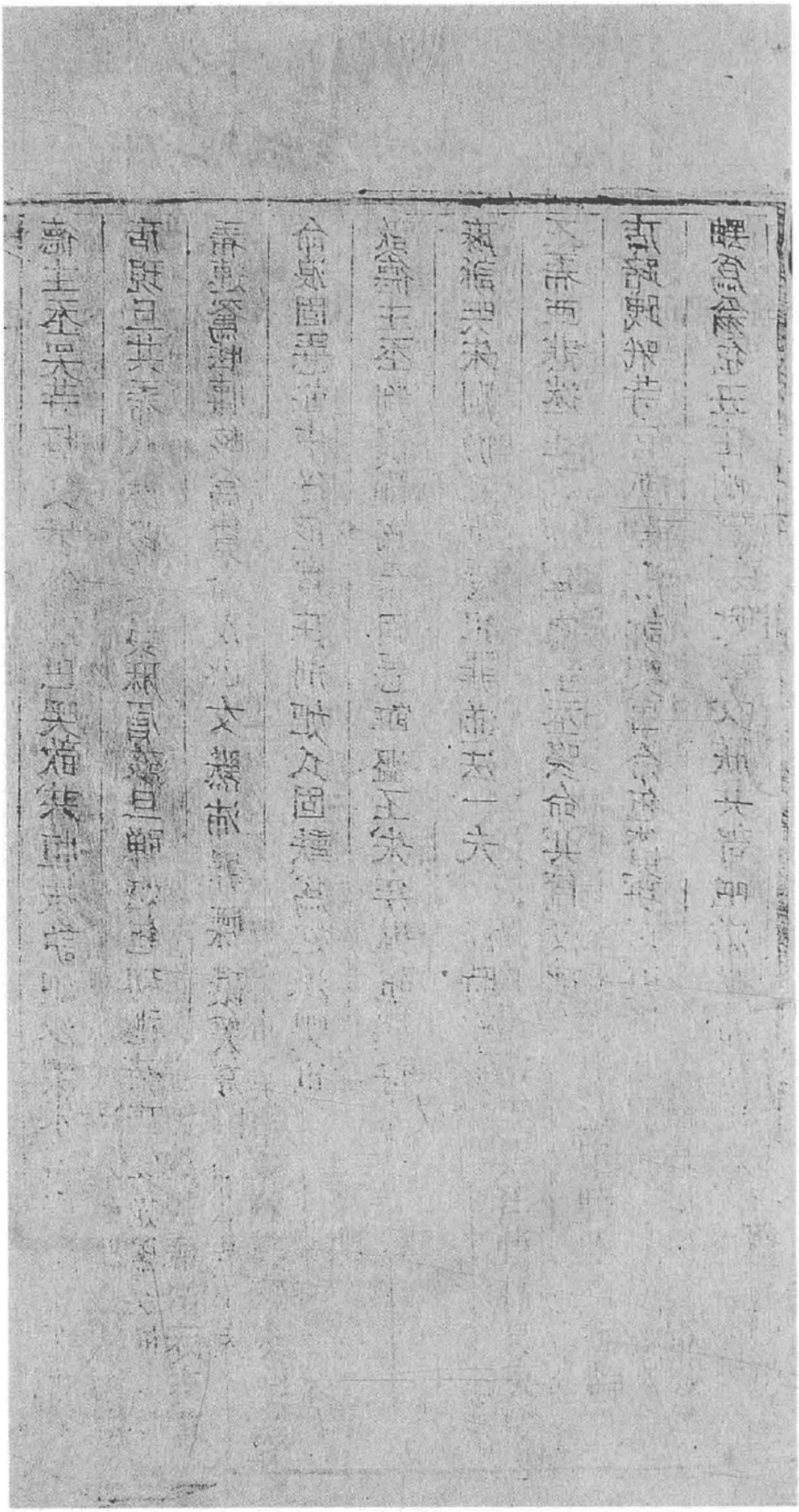
天主雖甚仁慈。聽人遷改。然有時亦加顯罰。懲一逆命子以警衆人。其所顯聖蹟甚多。予欲於各誡中姑舉一端以見天主公義。今先言首誡一背信之聖蹟。史記法蘭濟國。有數人同在酒肆會飲中有一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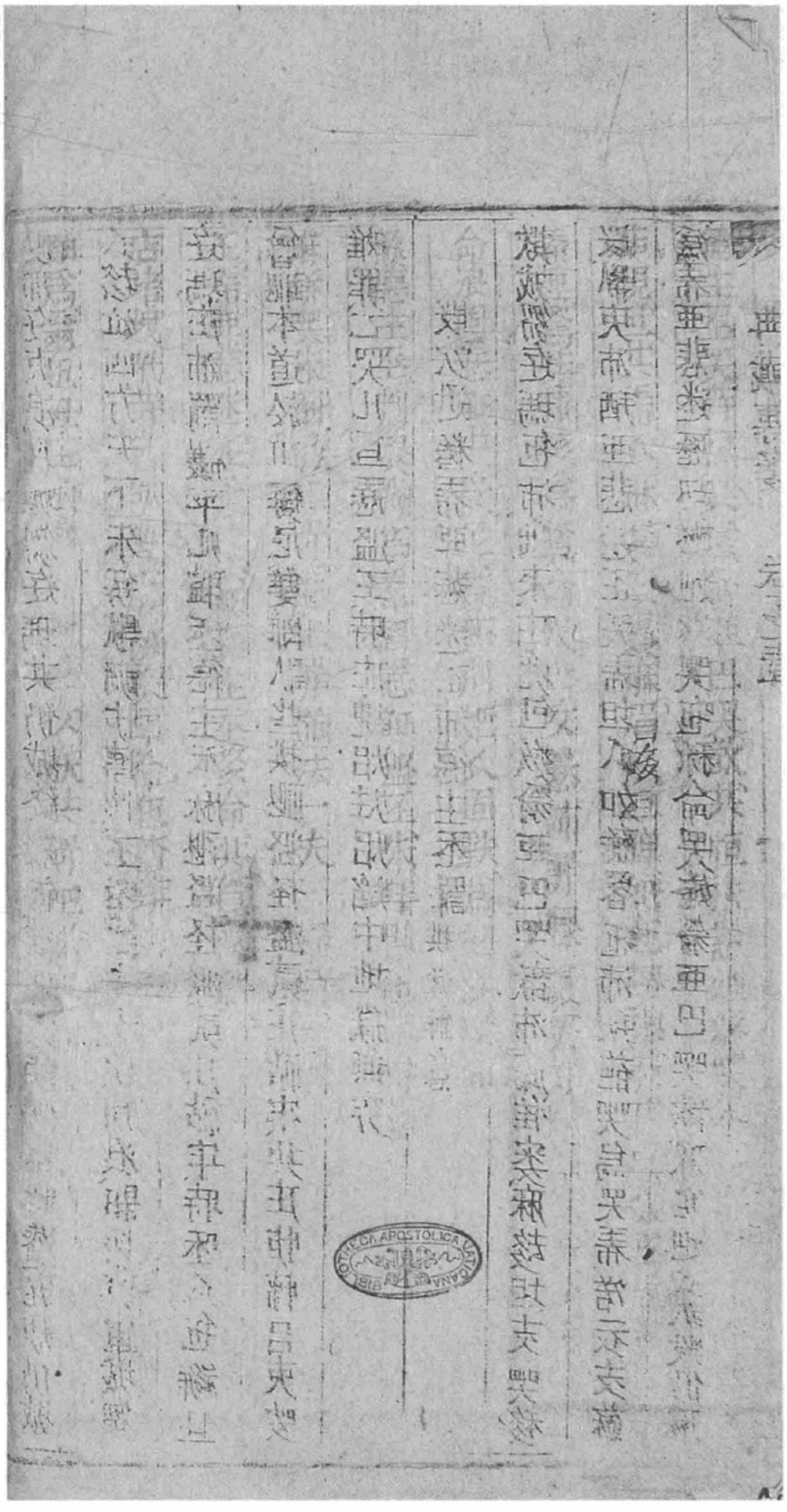
者。不信身後靈魂。永罰。對衆云。我等皆爲教師誑耳。安有死後靈魂果不滅哉。衆皆嗤其狂。時有魔借商旅形。進席共飲。因問曰。諸友議者何事。衆云。議靈魂之有無。背信者曰。倘有人欲售我靈魂。寧少其價以與之。仍買酒殽與諸友盡此日歡。衆嗤爲狂言。魔曰。我實欲售之。爾要錢幾何。答。要若干。魔即出其值與之。彼人果買酒殽復飲談笑自如。時將暮。魔曰。飲罷當別。請問良友。客有買馬者繫諸楊。那馬所繫的繩。亦屬客人的否。意蓋以馬喻靈魂。韁繩喻肉身也。衆

曰宜屬客人的。魔卽將那人騰於空中。隨帶肉身墮於地獄。衆驚駭良久。始知商人是魔。乃天主命之以罰背信者之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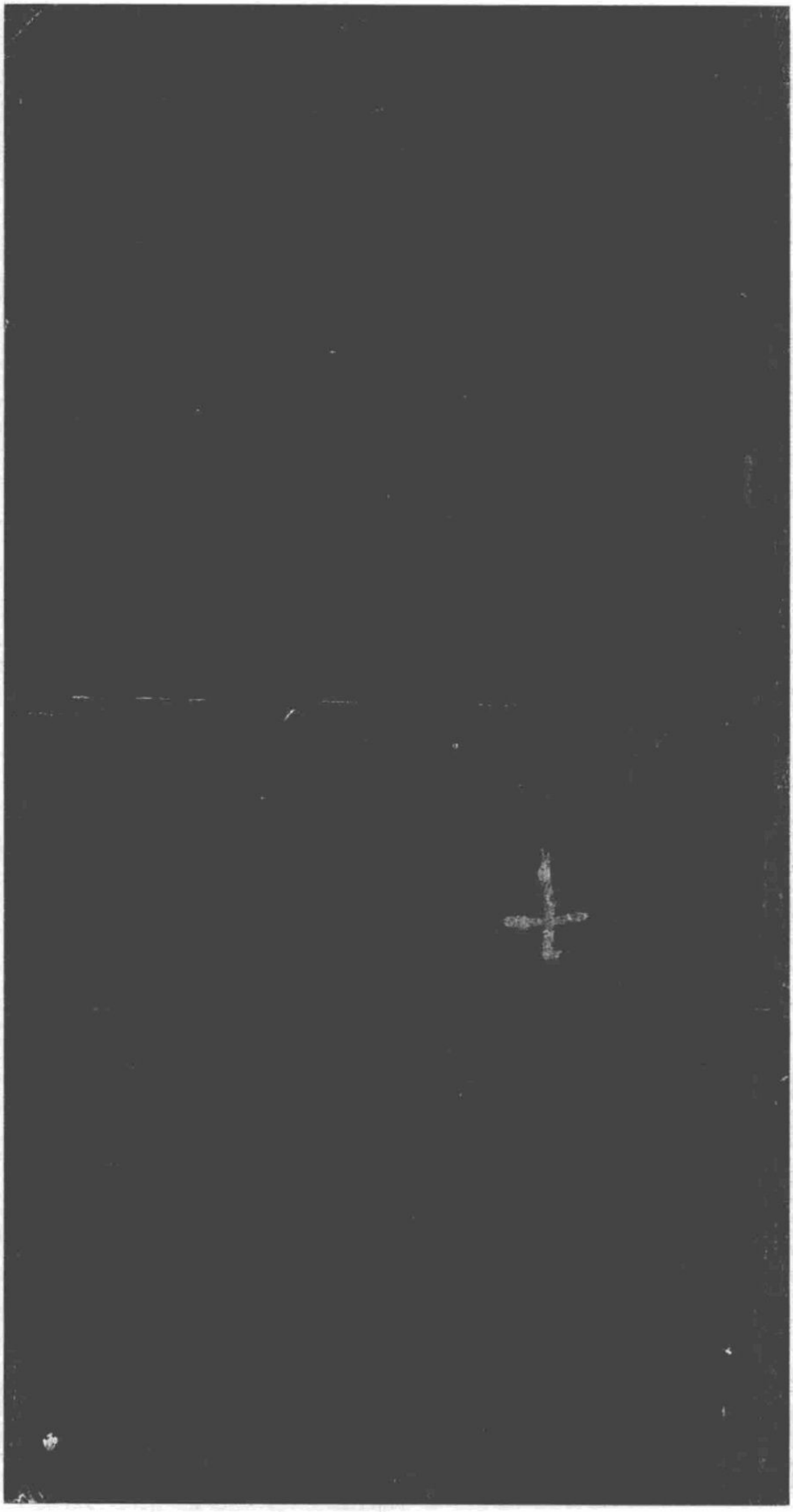
聖教明徵卷之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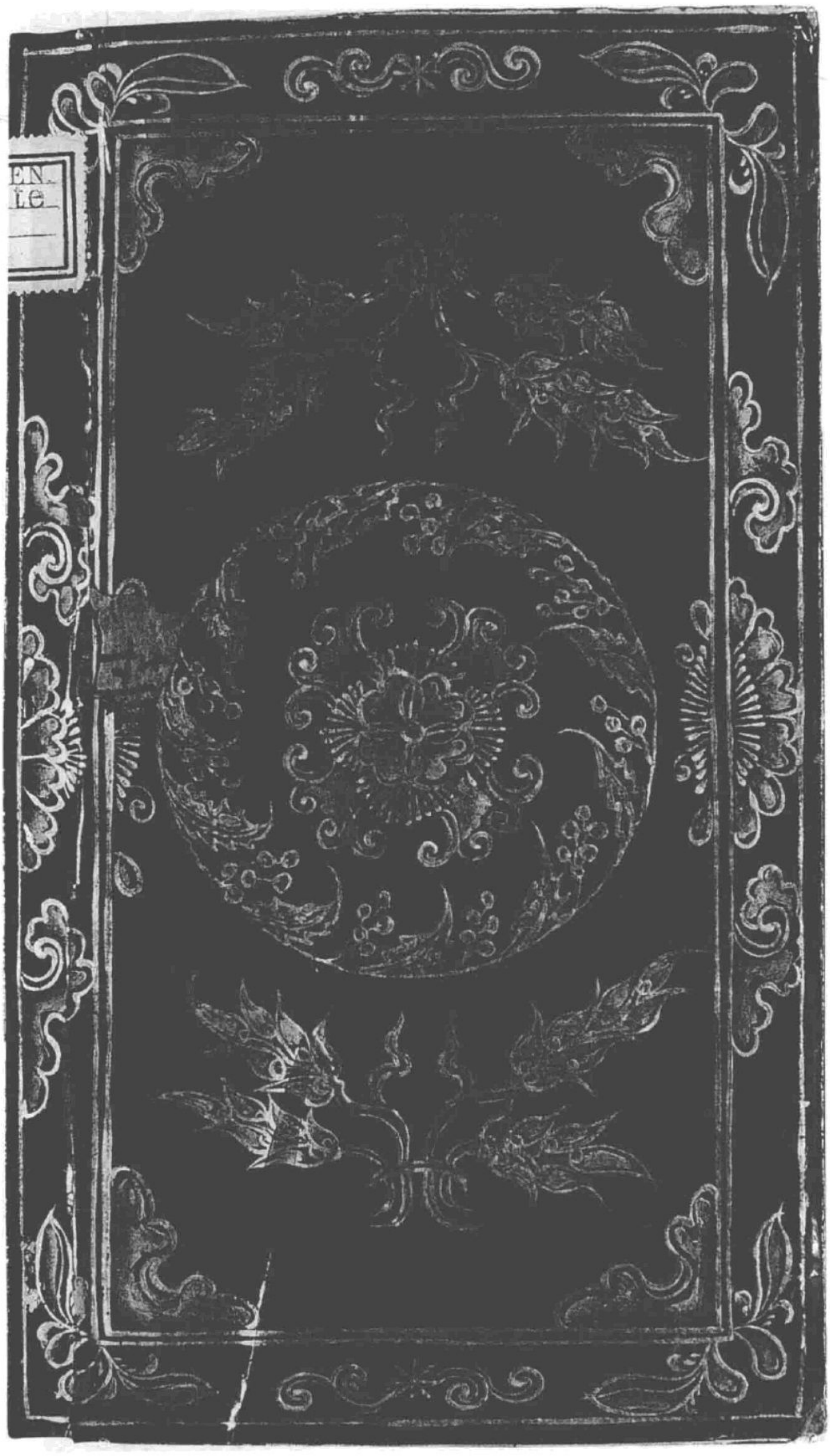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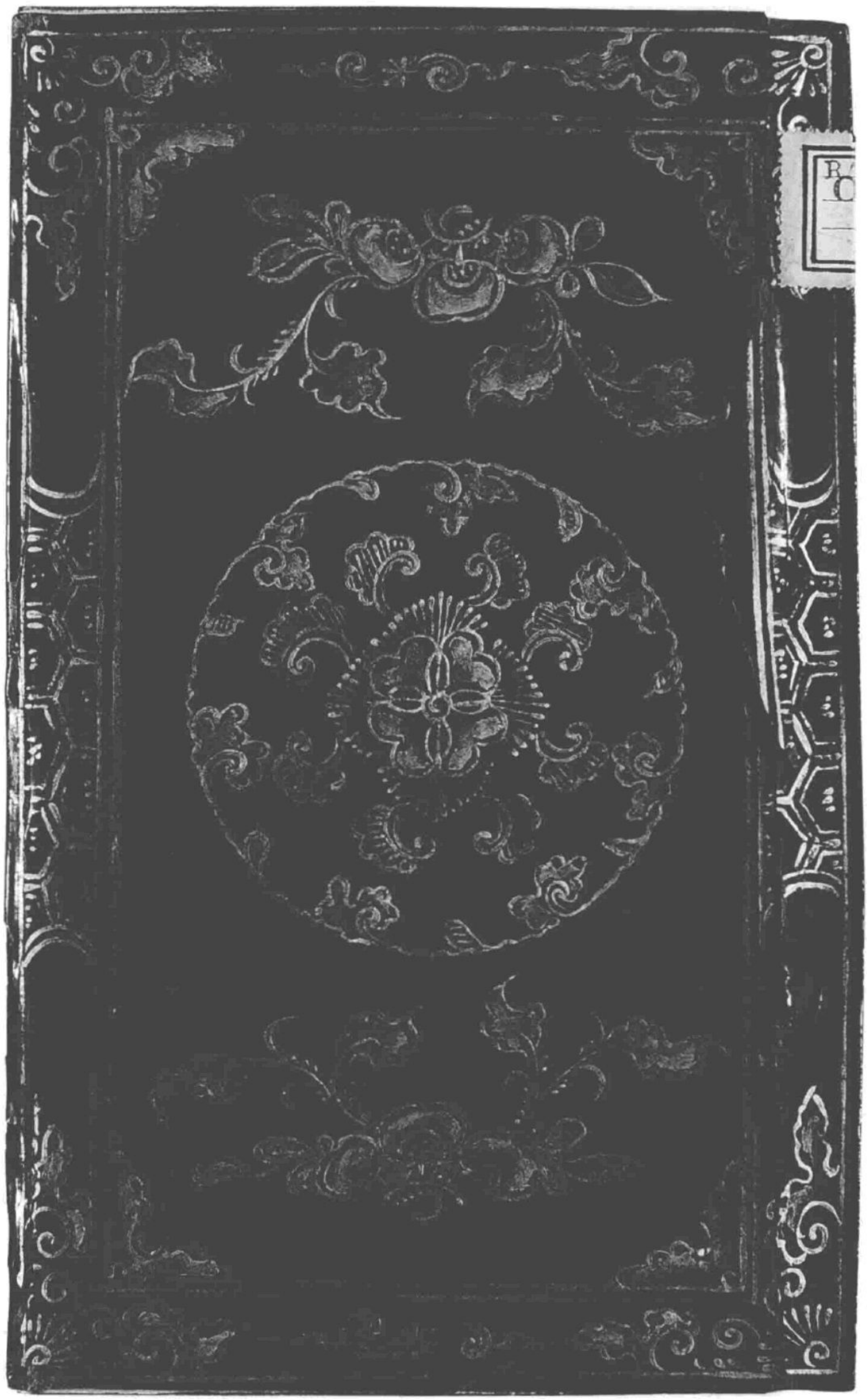




聖教明徵







聖教明徵

Explication de la Religion, II Vol.

Rac. fr. Oriente
III. 182 (2)

一一一七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教明徵第五卷目錄

二誡第十一章

毋虛誓總說
釋虛呼天主聖名
釋發虛誓
習慣發誓
小節發誓
常誓有三等
呼被造人物之名
致他人發誓
釋辱慢天主之罪
釋懷怨天主之罪
釋不踐所許於天主
釋心無欲踐天主之實
許聖母聖人當踐
許愿之功大

許人事物當踐許魔鬼有罪
踐未入教時所許
許愿有可免
二誡聖蹟

三誡第十二章

守瞻禮總說
釋瞻禮之日
釋守瞻禮
瞻禮日不與爾撒之人之事
守齋解義
齋德之益
大小齋規條
大小齋取義
免大小齋例
高聲念經
求主之義
祈求當愛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求聖母聖人之義
念經宜崇心
心口向主
善求有效
有罪勿廢善功
常祈求以敵三仇
三誠聖蹟

四誠第十三章

孝敬總說
孝敬之道
釋內外尊敬
釋順從親命
亂命不可從
釋顧養親身
釋切愛親靈
釋敬死有二

釋父母愛育其子
釋臣庶忠誠君上
釋門徒順從師長
釋主恤僕僕事主
釋夫婦好合
釋兄弟翕和
釋西師于孝親無歉
四誡聖蹟
優恤
善誨

聖教明徵第六卷目錄

五誡第十四章

毋殺人總說
釋害人生命
釋以行殺人
奸盜可殺
殺人依權
依命殺人

私殺有两情
自殺有三重罪
自殺非可成德
淹女之戒
救人危急
釋以言殺人
釋以思殺人
願罪人死亡之辨
愛仇
報君父之仇
釋願降灾于惡人
人願已死
與詞控告
釋害人靈魂
不救人靈魂
辨戒殺生
五誡聖蹟

六誡第十五章

毋行邪淫總說

辨娶妾

無後不可娶妾解

生人妻不可娶

人不可嫁妻解

不可爲娶妾嫁妻者作媒

再嫁續娶

戒男色

五官不可妄動

被強行淫非罪

辨夜夢行淫

釋守童身之疑

六誡聖蹟

七誡第十六章

毋偷盜總說
欺竊補還之例
物微偷多
竊微物出於不得
子偷親財
妻用家財
所檢財物
買受盜物
買物補還之例
假手傷財
無力補還
買賣定價
生銀取息
釋禁利
生穀取息
分賭錢罪
賭來物不可得
官司受賂

說情受金
七誡聖蹟

聖教明徵卷之六目錄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教明徵卷之五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二誡第十一章

人旣得首誡之訓明知天主尊高無上則不僅誠心以信望愛敬四德奉之亦宜於矢口發言間愼尊天主聖名故此誡所禁總兼四義一禁虛呼天主聖名二禁發虛誓三禁辱慢天主四禁不踐所願於天主何謂虛呼天主聖名保祿聖徒云耶穌之名超越萬名一呼號間天神爲之欽尊魔鬼爲之震懼世人爲

之屈服凡教中呼主出於切心愛慕天主或望其庇
佑如平居記憶主恩感激而贊美之或求其救護如
遇困苦危難哀籲主拯此謂之實呼不但無輕忽之
心且有愛敬之實諺曰口有所言由溢厥心是也若
不由於實望愛情惟是閒談暴怒之間慢然呼主則
內無眞敬妄發虛呼安得辭輕慢之罪

何謂發虛誓凡誓於天主事欲其眞實亦欲其合義
又欲其關切果兼此三者或呼天主以證我心之實
此非本誡所禁更顯其尊敬至情蓋發誓欲以證我

之言因言無實據不能强人信不得已以無所不知無所不實之天主恭呼其名發誓以徵之此則認天主爲全知全眞之原故四有尊敬至情也若事爲虛僞妄呼主名證僞爲實或人之事跡未眞我妄疑之而輕指誓爲據則非眞實矣更誓欲踐不宜爲之事如誓報仇謀害及矢約私情等則非合義矣或事雖實但係細微寬暇而輕遽發誓則非闕切矣凡此皆統於虛誓之罪然非眞實非合義之誓爲重而非闕切之誓爲輕總爲此誡所禁也

有非爲傷害人已重事只因閒談小節以虛爲實而妄發誓亦有重罪何則其事雖小而輕天主之罪爲重今有屈辱齒德長者以證我虛妄細事必謂之褻瀆無忌何況天主至尊聖名輙呼以證我虛偽末節其輕褻又何如故凡無情實之事無論大小皆不得妄發虛誓而爲此誡所禁也

有人習慣而常發誓者有罪蓋慣口常誓有二一則不察事之大小只論眞僞僞者固不敢誓眞者雖屬小事常欲發誓論其罪雖輕但因習慣所致亦宜禁

止而去其夙僻沿此不誡恐勢將不顧虛偽之事而漸入妄誓之大罪一則不察事之眞偽只因慣口故意而發雖其後偶遇此事有實驗其罪亦與妄誓同等因事卽眞不出於誓時定意乃出於誓後偶驗也教中苟有此習而不決意定改不能得罪之赦矣若痛悔決定不敢再發虛誓後或因慣口一二次偶發虛誓非有重罪也

人常發誓又有三等一證誓一許誓一咒誓證誓乃將天主以證已往現在之事如有人强我發誓以試果有此事與否我在主前誓云天主周知我無此事

若情爲眞則無罪許誓是我有所許於人於天主前誓以實之如誓許還人債等此於誓時宜有意定踐其約斯爲無罪苟姑妄誓以要人信則有罪矣所許爲關切事物能踐而不踐爲重罪若小事微物不踐爲輕罪或所許之意果善且眞但爲時勢所阻如貧窮疾病等不得踐約此又無罪至所許非義或自矢欲行淫報仇等或與人共矢謀害財命等誓此二者於天主前以成其惡此罪爲極重咒誓不特以天主爲證且呼之爲士師判斷其不實之罪而要天主證

其所誓云。我之誓若僞。聽天主罰我於永獄。或立刻死。及不得其死等。如此發誓必事之眞實。合義關切。乃可。否。則有罪。

世人呼被造人物之名。以證事之是非。其故有二。一是以天地神鬼等。爲自有能賞罰我眞僞。如呼天地懲責我。或與教外人。向祠廟邪神發誓。是將屬天主本情。而妄向於被造者之物。此罪爲極重。一將被造之物。以證其誓。乃思此物爲天主所使用的僕隸器具如云此事若不眞。寧願天地不覆載我。雷電擊我

獄阱陷我魔鬼刑我等如此非以被造等物爲有權能可治我善惡不過以天主所命之物本可應命而行若事屬眞實合義關切者則無罪

致他人發誓者分三端一屬朋類之人相勸而誓一以大命小如父命子主命僕等只出於命而無强之之意一以威分强之挾其必誓此三者若事屬關切可以排難解紛更明知其人不敢妄誓然後或勸或命或强之誓俱爲無罪因此類之誓乃理所宜然我所勸所命所强實欲息彼爭疑免他犯不愛人之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故爲無罪。倘彼不從彼却有罪。若事雖屬關切。我明知其人不敢承認。寧甘妄誓。以姑寬刑辱。我仍勸之命之强之誓。是致人陷於重罪。我亦難辭其罪。至於細微之事或我略疑其人。强令發誓。如家主因失微物。强使婢僕發誓。是致人易犯妄誓。以逃其責。須當謹也。若我無命人發誓之言。乃彼猝然自誓。其罪即與我無涉矣

何謂辱慢天主。此有內外之別。內謂思慢。外爲言慢。而思言之慢又歸於四。一將不屬天主本情。而慢稱

之。如云。天主造作。亦有差錯。亦有罪惡怨悔等。是也。一不認天主本情。而反誣之。如云天主非全能。全仁不公等。是也。一將獨屬天主本能。舉而歸於被造者。如云。天地神人。能賞罰善惡。邪魔能化成物體。及顯聖蹟等。是也。一罵恨天主。及天神聖人。或聞其名而譏笑侮慢之。是也。此四者。或萌諸心。或宣諸口。果屬故意。俱屬極重之罪。因犯背信。背敬。背認之重罪。故爲此誡所嚴禁也。

有心懷怨天主。雖不稱天主尊名。而僅詈天地風雨

等。與辱慢天主之罪同。如人將僕罵主雖罵僅在僕其實得罪乃主也若無怨天主之意只無心慣口說出此無重罪有小罪夫無心而猶有罪。矧故意哉。

何謂不踐所許於天主。所謂許愿天主有四。一許遷善改惡。如欲克己守齋祈誦等。或願不行邪貪財等其所許遷善不踐者。若非有所阻。卽有重罪。但所許微善工。如念一遍在天不說閒話一句。不踐乃爲小罪。其所許改惡不踐者。乃成行惡背許兩罪。一許行惡。如在主前預期害人身名財物等。此許時卽有重

罪矣。故或妄許斷不宜踐。若踐之。則願爲惡一罪。成其惡。又一罪。一所許爲寬暇細事。如許不服斯衣。不用斯物等。更許不能爲之事。如女人許行遠路。窮夫許捨多財等。此不踐爲無罪。但許時則有小罪。一是所許雖屬善行。其意實爲惡意。如許捨施以求名。許念經守齋以得惡事。此不踐亦無罪。乃許之罪則重因善惡原於其意。其意既與善反。則所許亦屬惡。且欲天主允我所許之惡。欺慢之罪何重乎。

或謂所許時。心無欲踐之實。後不踐之。亦似無罪。不

知許愿之虛實其分有二。一則內意決欲直任所許之事。雖未發諸言。實成其所以許。因天主無所不知不必以言明其內意而惟以心定其所願。心許卽言許也。後不踐之斷有罪。若止定做此功。而未許愿天主。雖不踐所定之功。無重罪。一則內意已發於言。但此內意所發又有不同。或僅屬口許。心中原無直任所許之意。並無欲踐所許之愿。此不踐無罪。但許時則有妄許之重罪。或口許之時。心中已有欲任所許之愿。但無實踐所許之誠。此若不踐。則有重罪。因其

許時。明知所許之宜踐。且知不踐之爲罪。則其許爲實許。實許不踐。故有罪。以上因所許事之大小分罪之輕重

凡人所許。雖向聖母聖人。其實卽是許愿天主。許愿屬欽敬之德。欽敬之德。獨宜向天主。故不踐所許於聖母聖人。卽爲不踐許愿天主之罪。凡許愿聖母聖人。皆是托他作主保。轉達天主。以便允我所許。

凡教中所行善功。有出於許愿者。有出於己意者。較此二者之功。必許愿者爲大。其故有三。一爲此善屬於欽敬天主。如人平時守齋。不過爲克己之功。若守

所許願之齋。不僅是克己。且有不敢不踐之誠。愈足以見其欽敬。一爲踐所許。見其謙服天主。其行踰於未許者。蓋未許者行有功。不行無罪。止獻其當行之功。非獻其能行之力。若踐所許願者。獻其獨行之功。並獻其能行之力。因既許後常定一不能不行之志。譬有兩人於此。一止貽我以菓之樹。一並貽我以菓之樹。則貽樹之情。尤厚於貽菓者。行善而加以踐願其功不猶是乎。一爲踐所許。其行之意益堅於善。因許時決意欲行此善。故其所行益屬於善。如火既烈。則所

發之熱益盛也。然許願而踐者。功固大。不踐者罪亦重。人不得輕遽許之。故當欲許時。宜虛心詳審。果克踐此善願。始可許之。否則寧勿遽許也。獨怪人。或遇疾病。或遭災害。其心急迫。不顧將來。倖然許之。及事勢已定。反因世物難捨。畏懼苦功。遲延苟寬。以致不踐所願。而犯重罪。可不慎哉。

人在天主前。許人事物。此不止是許人。乃並是許天主。若不踐之。不特負人。亦並犯負主之罪。更有許不洩他人之密事。後復洩露之者。有罪。若事大則罪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重矣。

奉教後。踐未入教時。所許祠廟邪神之事物。有重罪因凡所行。屬於欽敬邪神。雖云踐願實增其罪。故或向之許愿題詞或爲之引疏鳩緣或爲之焚香燃燈或爲之脩飾廟宇。繪塑邪像等。均有重罪。

人許天主事物。亦有能免之而不踐者。此權屬於教皇因彼乃代天主位。次托於主教。並傳教諸師。有教皇之權者。若免之不踐。亦無罪。至父母亦能免其子之所許。然亦有分。女子十二歲以下。男子十五歲以

男子明悟遲開于下女子故俟至十五。凡有所許皆屬於父母之允否因斯時明悟雖開猶未詳許愿之重故所許宜屬父母統之若女子過十二男子過十五惟施財之許父母可免其餘善願不得輕免。財物之權尚屬父母所掌其子雖許施用不得自專或已有專主之財又不得向父母輕免丈夫亦能免其妻之所許凡妻前在母家或在丈夫家所許之事婚合後丈夫皆得免家主亦能免婢僕之所許但必究其所許果有碍於奉家主職分方爲可免否則不能免也。

犯此誡者。天主顯有聖蹟。以懲其罪。天主降生一千六百餘年。法蘭得斯國亞意府。有二少年相交最善。常輕遽虛誓。一日二人賭爭勝負。各恣口呼天主妄誓維時天主罰一虛誓之先者。忽斃於地。其一人不知。以爲暴疾也。扶視之。其尸垢穢。遍身傷跡。如劍擊焉。始悟天主顯罰。隨自驚恐痛悔切心。勵行。許愿入會進脩。以贖往愆。許愿時。倏見前斃者進房。駭問其故。答曰。我素虛誓慢瀆主名。故天主罰我於永獄。悔無及矣。爾若不知是悔。幾與我同也。言訖不見。斯人

遂踐所許。卒成善士。噫妄誓者。可不猛省。

三誡第十二章

首誡命人以心奉主。此指其信望愛者言之。次誡命人以言奉主。此誡命人以行奉主。行屬於身。是以外禮尊敬天主。認伏爲生存萬類。管治人物之原主。依期遵守。以酬其恩。如臣遇朔望朝拜君王。以報其治國之恩。分所宜也。故人爲肉身謀。日日勤工極力以盡本務。則爲神功謀。亦必有定期。略捐俗事。以裨我性靈是以有瞻禮之日。乃人所宜守。而爲此誡所命也。

所謂瞻禮之日其期總歸於四。一主日。一天主降生諸瞻禮日。一聖母諸瞻禮者。一衆聖人諸瞻禮日。命守主日。併天主降生諸瞻禮日。正以感憶圖謝天主造成萬物。併救贖洪恩。人未可以芒芒世務而忘之。但聖母乃是天主特選爲主母。卽凡聖母瞻禮日。爲人所當記憶。命守此日。正以爲我等作主保。求其轉達天主。以錫我寵祐也。至於衆聖人聖女。或爲天主矢志精修。或爲天主甘心受難。不可不定諸瞻禮日。以顯揚之。命守此日。爲酬謝主恩。亦以各聖在天皆

爲吾儕效法。併爲我等轉祈也。凡此無故不宗。皆有罪矣。

何謂守瞻禮之日。其規有二。一務善行。一罷外工。務善行者。躬詣聖堂。拜謝主恩。與彌撒。（彌撒是祭天主大禮）罷外工者。罷其所爲之工。而遵守此日也。但外工有四等。一屬明悟。如讀書作文考試等。非此誡所禁。一屬動行。而實非工。如遠行釣獵射御遊觀等。亦非此誡所禁。一屬人已切要。如禦寇顧病延醫及貧人傭作謀食。農家防備旱澇急工。而不得移他日者。又非此誡

所禁。但果係急工等。亦須求免於鐸德方可。一屬農工商賈本業。斷宜罷工。若非有大損廢身財之關切者。而故意動作。並命他人作工。則爲大犯此誡之禁。皆罪矣。倘工非緊切。不越時刻之久。亦有小罪。凡遇有急事。不躬及聖堂可無罪。若無故不罷工。又不與彌撒。則犯不罷工。不務善。一大罪也。

瞻禮日不與彌撒。必如孩童。有疾病者。距聖堂遠者顧病者。守家者。有大人阻擋者。或有大損人己財命者。此等俱可免。欲守諸瞻禮日見年瞻禮單

聖教命人守齋此義又當知齋有心齋有口齋口齋惟外節其世味以抑肉身因人世三他世俗魔鬼肉身肉身更爲切已故身健則行惡便如醉飽之夫易於恣慾則形之害靈由於飲食弗節者多也聖教命人口齋以殺肉身之强正以成靈性之勇聖保琢云吾軀劣吾神健矣其規有大小之别小齋不減飧只禁諸禽獸厚味而水族菓品隨其所用大齋則減晨食一飧所用味與小齋同但飧後菓物不得紊用至晚略用點心或飯一碗菜一盂菓數枚焉茶湯俱所弗禁

酒則以不醉爲期。是外齋之規如此。若心齋。乃齊其心志。潔其私穢。克其七情。專意祈禱。痛悔前愆。此立齋之本也。倘外守口齋。而內不守心齋。雖齋亦是無益。若誠以齋之善。不係於飲食之淡薄。實在我心之清潔。故口齋祇爲心齋之輔。而心齋乃爲口齋之主也。

聖人廣述齋德之益。不獨控制肉軀已也。魔仇甚熾。齋以防之。聖安當曰。人恪守齋。魔畏而阻也。天主義怒。齋以止之。聖巴西略曰。主刑將至。罪人齋戒自揉。

主怒止而主慈彰矣已往愆尤清齋足以懲戒諸德未殖謹齋可以蕃茂且內洞氣清能啓明司之光以達微理聖師奧吾斯定云垢鏡不能照物飽腹之人欲徹義理曷能哉大西名醫言飲食之過諸毒源也飲食之節精健毋也故聖基所勸人守齋免疾抑形正所以健形也況檢身之嗇將得吾神之豐世味之節多享天國之筵齋之益大矣哉

大齋依原規每年計六十有三日因教皇免中國只守九日天主受難前四十日內七個痛苦日並耶穌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復活聖誕。各前一日。皆持大齋。無故不守。有重罪。其餘守有功。不守姑無罪。乃小齋。照一年中瞻禮單內所記。如遇此齋期。無故不守小齋。並命他人不守。俱有重罪。

聖教立此大小齋。各有取義。大約歸於感謝主恩。免已罪。以止主怒二者。如受難前大小齋。並凡痛苦日小齋者。乃記憶感激天主。爲我受難贖罪。命我等故遇此日。不宜厚味。須當克己。以報天主爲我等受苦之恩。四季齋者。乃感天主生成保育諸恩也。其餘瞻

禮前一日齋者皆爲預備虔誠以便守次日瞻禮也

凡遇小齋亦有可免者約有四焉孩童未開明悟者

重病者生產者與或遇齋日全無水族蔬菜諸物僅

有肉味者俱免非是者則宜守其大齋可免者約有

九焉二十二歲以下者六十歲以上者勞心甚者勞

力甚者疾病者遠行者受孕者乳兒者貧丐者槩免

非是者亦宜守無故而不守皆有重罪矣

教中高聲念經乃係引動內誠使得切慕祈禱又可

感動儕輩同心向主虔禱匪懈焉蓋祈禱之義有公

有私。公禱。是衆人隨鐸德與彌撒時所禱或公堂念經文祈求諸公共之事。如祈蠶穀晴雨或爲救瘴癘死亡等。此宜發聲朗誦與衆同心共禱私禱是各人私有所祈。不必發聲朗誦謹脩內意已足。然亦須心想口念。其益有三。一是提拔自心。切於愛主因人心浮慕靡據。若不藉外跡。不能引動內意。聖奧吾斯定有言。吾外聲愈揚覺內情愈烈。夫聖人篤志望主。似不必口念。然猶不廢聲音外禮況我人乎。一是以全人報主。人形神皆由主造。故宜內發熱心默想主恩

亦宜外宣諸口。普揚聖名。一是顯內意於外儀。凡人內既有切情。不能不溢於外。經典云。熾炭藏衣。熱情必透。蓋言內必達外也。聖教有念誦之規。職是故耳。奉教者皆有所求於天主。要必依義當願。始爲可求。若義所不宜願。卽屬不宜求。蓋人有身靈二者。凡益吾靈之事。如求寵祐。使得遵循誡規。悔過遷善。及死後能得榮福諸恩。俱屬人性本願。期可專意向主而直求之。若身世之情有二。一人生所需。而不能免者。如日用之衣食等。雖爲肉身謀實爲行善計。此爲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求。更如名位貨利等。或爲貧之。或爲立功。如有名位揚有貨利。可以施捨俱可藉以行善。亦可求也。一所愛人等此謂立功

求僅屬滋身佚慾。如藉富貴權勢。可以害人。可以利己。此實爲敗德之酖。縱惡之門。不可願得。卽不宜直求。至於明明惡行。如害人報怨貪淫諸犯誡之端。亦妄求主佑作成。是以天主爲長惡。此罪極重。乃不可求之甚者也

天主命人愛人如己。凡所願福佑。欲遂於己。卽宜願公於人。夫所求爲己者。皆由於顧己。所求爲人者。實

出於愛人則求廣於愛其功愈大聖基所云祈禱出諸愛德順主命懌主心遠勝爲已之求萬萬也故凡有所祈求不宜僅爲已祈亦宜爲人祈既宜爲人祈則均是人即均爲所愛不特爲親者然即爲疎者亦然不特爲疎者然即爲仇者亦然蓋求爲我親此人情之常求爲我仇乃愛仇之德倘求時默自分曰某吾親也吾代爲求之某吾仇也不願與求焉此不獨失其祈禱之功反得一不愛人重罪所以人於祈禱間當求天主徧佑衆人不拘何等均在所求之中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如是求。方合主意。亦必如是求。可伸吾所求。人向天主祈求。與向聖人聖母。其意又有不同。凡祈禱有二情。一是直求於所自有。本能遂吾求者。如求爵於君。因君本有錫爵之權。故凡禍福。其權操自天主。宜獨向而求之。外此更無可求也。一是求助我得所求者。如欲求恩於君。亦必求其被寵者爲代白。始見允焉。人之求聖母聖人意類此矣。因彼在世。多行善功。今在天爲主最所寵愛。我等罪人。無些功勞。直求於主。每恐弗允。惟求聖母聖人代我轉達。乃更易

遂所求。故求天主經文。則云矜憐我等。或云主救我等。至求聖母聖人經文。僅云爲我等祈。即此可分其義矣。

誦念經文若心意不存。徒念無益。願得其益。當決意專心。向主以求所當求。但人心出入無時。偶有外馳。宜隨覺隨收。雖始終精神未能全攝。尚非故意慕俗俗務者比。亦不失立功之益也。保璐聖徒云。口念而心弗專。雖禱何裨哉。

凡人向主。有想諸心。而未發諸口者。如默想超性之

事是也。此之情緒淵深。神悟莫罄難以備述。有心與口而合一者。如祈禱誦經之規是也。此欲心志不渙當存三思。一經文句句字字。俱有微義。誦者當逐句逐字。抽繹厥味。勿致差錯。一誦經須想各經所由創之意。如念十五端時。當想各端所宜想之情（歡喜想若想痛苦榮福想榮福）一思所求事物。而專意向所求者。故誦禱欲不紛意。不失功。宜盡心於此三者。即不能全備。亦須得其一端。方見有益。不然反得務善不專。敬主不誠之微罪。凡聽彌撒或念所許天主之經。若故想

外事。全無是心。亦有罪。

凡祈於天主。而無其效者。皆非其善求者也。所謂善求之端有四。一求瞻。當被聖寵而無重罪者。因平素痛悔定改。而爲天主所愛求纔能得。一求時當有堅信實望。而無少懷疑自恃之意。一求宜善事。如超性諸德。眞福諸情。外此如世物世福。聽主命而不妄求。卽求亦爲立功起見。聖奧吾斯定云。切求形身之福天主允與。不允。均足爲恩。蓋主允我求。可爲行善之助。固當受而謝之。主不允我求。亦免利中之害。愈當

感而懺謝之也。又須耐心常求。天主有時欲堅吾心以試我信德或未即允。我不可遽輟所求。求愈切則功愈大功愈大則主亦隨功加篤。聖巴西畧曰。凡人求而弗獲者。必求所不宜得之事。否則心有所疑或也否則無常而輟功也。一求時。當靠吾主受難之蹟我等無功。不能得通所求。惟賴主恩大功。方克遂意故備此四者以求。則所求爲善。天主必允之若猶不允其求者。必其時尚未可受其賜。待其時至。必滿所冀望矣。

人既陷重罪。未能痛悔定改。仍宜勿廢善功。善功若廢主佑終離。永沉罪藪而莫脫矣。聖多瑪斯云。人雖犯罪。倘能懇求。弗輟主必允之。寵錫有期也。夫天主有仁義二德。依其義。人既犯罪。雖有所求。亦宜受罰不宜受佑。然依其仁。自允罪人之求。蓋仁之本情。不關乎人之功罪。惟關乎天主無窮之仁慈。試思吾主降生救贖。豈世人有功。足招斯恩哉。經典云。天主降生受難。惟本其至仁。愛我罪人。若必由人之功。則人皆是罪僕。亦何所藉。爲受恩地乎。可知人縱有重罪

原有可望之仁慈斷不宜廢常功而失望也譬有兩人俱犯國朝重律依律定罪兩者均在不赦但一則涕泣求免痛悼無已一則驕悍無忌全不屈求依義則求與不求皆不倖免依仁則未免憐此痛號者而思救之況天主慈仁特恩又非如國法加刑見罪人懇求思悔恒望靈性之潔何弗憐允其所求歟

凡人恒居三仇之中仇力强猛人力柔弱且仇計周密時時伺我隙處處攻我暇我若一瞬離主佑彼必陷我於網矣吾主耶穌語聖徒曰爾等當無時無在

不切意祈佑以免虐敵聖奧吾斯定曰祈禱乃天堂之鑰人若輟功必爲天堂以外客而魔宅是赴矣聖基所曰祈禱之功於人最要如筋於體如水於魚如城於邑如日於世焉合觀三條人當時時處處恒求主祐始得戰勝三仇之敵如强寇侵犯無定之期我惟日夜隄防而已豈定何時而始淬刃厲兵哉故教中凡遭險死之時而有重罪未解此宜痛悔或遇易爲大誘感之情足以背信背望等惡此宜求免不然則有重罪若常時念經間斷未及甚久雖無罪但失

多功若甚久故意不念則有懶惰之小罪。

犯此誡者天主亦顯有聖蹟以懲其罪泰西白路斯府有一人凡遇瞻禮日槩不守每早晨乘馬出外馳逐世務一日蚤間堂中鐘聲響衆趨集恐後彼若罔聞仍乘馬以出一魔借形遇之即推跌馬下語之曰爾今不往聖堂與教友其守祈禱講道之大益當往地獄與惡人同聽啼泣呼號之慘言訖斷其首攜其魂以去迄今死跡尚存銘碑以誌焉蓋天主留以垂誡後世不守瞻禮者

四誡第十二章

愛主之義前三誡既詳。今則備詳愛人之義。人始乎親愛人莫切於孝親。天主爲萬民大根始。固最當孝敬父母。卽爲人亞根始。亦宜盡孝敬。然此誡雖總謂之孝敬父母。實兼六義。人子孝敬父母。父母誨育其子。一也。臣庶忠誠君上。君上優恤臣庶。二也。門徒聽從師長。師長善教門徒。三也。婢僕承奉家主。家主恤養婢僕。四也。夫婦好合。五也。兄弟翕順。六也。

孝敬父母。在盡事生成死之禮。事生之道有四。一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外尊敬。一順從其命。一顧養親身。周其願欲。一切愛親靈。引之正道。敬死之道有二。一屬親形體。一屬親靈魂。

何謂內外尊敬。凡思言行。俱矢誠敬以將之。而不敢失之欺慢。是也。蓋子敬父母。乃合本性之光。盡其固有之情。倘失其固有。卽爲背本。故宜怡顏悅色。下氣柔聲。當依親所向所爲。而敬承之。或遇父母有過曲解之。幾諫之。不可形諸言動。致有慢瀆。又宜揚親之善。以增其榮。不可彰其過失。致敗其名。此爲略盡敬

親本情若在親前恣謔笑傲怒詈怒言瞪目厲聲揚其疵而毀其名自誇賢貴厭親愚賤此皆違理逆性之事爲犯此誡而近陷於重罪也。

何謂順從其命父母義命子當順從是也凡宇內無靈之物各有當然之則上者恒能動下下者自能順上如諸天受運於天神七政受運於天四元行受運於七政等相順而無相背蠢者如是況靈者乎父母爲家嚴君子順父母之命乃分之宜倘不順命如命守誡而我不行善功命關係治家而我不勤本業及

臨終所囑舊債當還有力竟置不償皆屬不順父母之命而爲犯此誡之罪也。

父母所命或有犯誡背理之事又當逆之不宜順焉何則凡德相成而不相背順主命屬欽德順親命屬孝德欽主孝親原兩相成不相背也凡德成於中倘不及與過非德乃慝如克己得中始成克德若至戕生是失諸過反爲自殺重愆諸德不循是乎故孝德在於順親治命不在於順親亂命治命符於主命順親即以順主孝與欽相成亂命違於主命順親反以

逆主孝與欽相背。人子或執順命之規。卽亂命亦順焉則未免過徇。不反貽背主之罪乎。是知父母愛子本情當揆主命以命其子。不可出亂命以陷子於罪而人子愛親本情亦當合主命。以奉其親。不可順亂命以自陷罪。併陷親於罪。苟徒阿意曲從則爲犯此誡之罪矣。

何謂顧養親身。周其願欲。凡不忘恩之情有三。一認恩。二感恩。三報恩。倘受恩者不識認。不懷感。不圖報卽謂忘恩。請人子試認已幼時孰懷抱我長時孰撫

育我笑啼無常曲意求合者何人衣食必需劬勞分給者何人疾病誰與求醫童蒙誰與擇師謂非父母之顧子身無不至遂子願而無不周乎惟認能生感覺我之孩提壯長皆父母經營時也飲食出入皆父母憂勞地也喜怒安危智愚貧富皆父母之精神竭而心血盡也惟感能生報故備其供養以報乳哺服其勞役以報顧復慶喜慰苦以報憂勤立身成名以報冀望極百般聚順凡所以安其身體其心惟恐不足以報萬一者斯謂不忘恩孝子也不然者妻孥可

戀身名可樂等兩老如路人寒不與衣饑不與食所欲弗順所求生嗔此爲忘恩罪人則犯此誡之罪矣何謂切愛親靈引之正道人子欲盡孝不獨顧親肉身又當顧親靈魂故親有未入教而惑於異端者亦有已入教而憚於改過者當陳其是非剖其邪正以冀一悟如或不從雖至鞭撻怒罵而仍起敬起孝曲解幾諫不敢有怨即人力終不能挽回亦爲切求主祐以默啓其衷必至於遷善改過職乃盡情乃安也不然坐視不顧徒生怨懟稍拂意即恝置之則親惑

異端而聽其不沐主恩。親憚改過。而任其不蒙主寵更遇其疾病危急而不預迎鐸德。以顧其靈魂。皆犯此誡。而違孝德之規矣。

何謂成死之禮。一屬親形體。一屬親靈魂。敬親形體在於愼終先盡哀痛迫切之情。至殯殮治喪。稱家之有無。或堅厚其棺槨。豐麗其衣衾。高潔其墳塋。居喪三年之外。終身思慕不忘。時掃其墳塋。以憶如存。但如是敬死。非望其來格來佑。惟因親已逝不得不藉此。稍盡子心耳。若親靈魂。在於救拔。得其安所。如親

未入教者無論矣倘既奉教雖經告解或有罪罰未完死後靈魂必在煉獄人子愛親望其升天則當懇鐸德致祭代爲求赦煉苦請教友同爲祈禱而在已益宜惓切哀求或克已持齋捨施哀矜等代親立功或親所囑遺債宜速還之庶免其苦罰而早致之永福此爲敬死實禮也非然則爲不正狥孝敬之義矣人子既當孝敬父母父母亦當愛育其子人子形體乃親之遺自親養之尤宜自親成之論父母愛子原其本情不患有不愛者特患其非愛之正凡世所謂

愛子者。不過煦煦然。飽煖是恤。多積金。廣置地。以貽若子安。而聖教所謂愛子。則不徒顧其身。尤顧其心。諭之以善。引之於道。少時不教。長將難服。故其性偏者正之委靡而難於進德者。多方勉勵之擇師以爲之表。擇友以爲之助。習而安焉。漸以變焉。夫而後身靈之理明。而愛子之情盡也。不然。縱其氣質。侈其願欲。交遊匪人。良心日泯。迨至積習已久。奸邪成性。教之不可戒之無濟。而後憂子之不淑。晚矣。古賢有言人愛子孫。不遺善而遺金。是猶備美履而弗忌傷足。

貽鴆毒。而弗與以解毒之劑也。此非愛子之實。而犯此誡之罪矣。

何謂臣庶忠誠君上。君上優恤臣庶。父爲治家。家君君爲治國。國父子於父當盡本情。下於上當循職分。故凡臣庶之分。在於尊敬上權。奉守上旨。無違國律倘違功令。悖法律。不遵治國保民要務。及不輸國君之理。並以下謗上者等。皆爲犯此誡之罪也。君既爲一國公父。卽宜愛下如子。用賢任能。明賞慎罰。仁義兼盡。恩威並濟。利爲之興。害爲之除。謀養其生。亦教

其德臨刑而存一哀矜之意稅斂而歷以節省之心不加以過分難堪之事而當通以憂樂與共之懷此爲君上本職也西土謂民猶羔羊君猶牧經典云爲民牧者只顧已不顧羊沸其乳剪其羢食其膏可乎不可乎故凡君王並官司有牧民之責者或不克盡本職以治國恤民皆非良牧而犯此誡之罪矣

何謂師長善教門徒門徒聽從師長父母生子使長其軀賢師誨人使長其道爲親善養爲師善教義均也教之當淑其心陶其質詩書文藝猶其末耳譬如

凡樹灌溉從根善於培植其標自茂賢師勿廸於邪。自率以邪。曷責不正。爲師者勉諸。我非親無有身。我非師無有心。智者稱師爲二父焉。故傳必習。命必遵。無萌驕志。無卽慆行。爲徒者勉諸。倘師不善教。徒不順命。皆犯此誡之罪。

何謂婢僕奉承家主。家主恤養婢僕。主僕之分。雖有尊卑。其性則同。其情亦密。天主爲我之父。並爲我婢僕之父。天主旣視之如子。我何不視之如弟。故家主當顧婢僕饑寒。憫婢僕勞苦。畜以慈溢。以莊遏。爲責。

怠爲懲不可暴怒辱撻或已進教命之悔改守誠遇有病必請鐸德顧其靈魂義也設爲主大懈怠於此則爲犯不義重罪然家主養婢僕如義子婢僕亦宜奉之如義父勤已本職順其正命不可驕悍而欺主貧拙怠惰而致主勞忿誠而勿詐公而勿私不敢竊資財敗物業匿田產此眞爲義子矣非然則爲犯背義之罪

何謂夫婦好合夫婦雖分二人實如一身既屬一身當懷一心故夫正位乎外婦正位乎內分治職務勞

則相助病則相顧憂則相慰過則相規即多難而不辭貧乏之而不厭無子亦安於主命交相勸勉以率於善不得怨恨咀呪至於反目其情彌久其愛彌篤終身好合不以他愛乖離焉若婦不從夫正命夫或敗妻聲名爭鬬淩嚚兩相猜恨甚至中途棄捐並不相顧念皆違夫婦本倫而犯此誡之罪也

何謂兄弟翕順家室和平在於家人盡分兄處尊有父道宜以愛待弟弟處卑有子道宜以敬待兄蓋見弟之性體血脉實出一源不宜漸至疎隔是以私不

可懷怨不可蓄爭競毀謗不可長分財必順理勞逸必公平此爲人倫無失也否則家政乖亂爲犯此誡罪推之凡叔侄姊妹亦宜依此例而行也

或謂西師棄家遠來孝親之道不無有歉噫嘻是何言也我輩傳教誡勸人豈於此道有所妨耶敝邦多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明造物主而遵正教設立各會俱有深意其大旨惟欽崇一主專務造道並廸人於正行使得宗向故我輩進會不安居本家屏絕世務或傳教外邦冒歷艱險以救人靈此其本志

也父母生子不望他榮惟願道德克脩傳教克廣至子進會而成鐸德復能辭家救世親心慰而子職盡矣豈得謂之不孝且會規獨生一子者當留養親不許入會是傳教士已有兄弟顧親而彼獨克慰親志離家盡職又何妨乎夫世人仕宦登朝亦遠離親側尚以爲榮而不謂之不孝況登鐸德位而傳教遠方證萬物眞主救我同類乃爲親所願者而反謂之不孝哉

天主嘗顯有聖蹟以懲不孝者之罪按天主降生後

一千二百五十年。玻爾我綿郡物爾學地方。有寡婦止生一子。常忤逆母命。迷酒遊蕩。久不歸家。一日母尋諸市。遇之。反辱母甚。其母憤而詈之曰。我祈上主罰爾。自今不得生還。必被劍死。他人束爾屍歸。是日。又有一逆子。因父責。以手披父面。父怒曰。我求上主顯罰。披我之手。將被砍。不踰三日。覩爾屍於刑場矣。已忽兩逆相遇。若生平歡。同邀飲醉。各挾劍鬬擊。彼爲父所呪者。遂殺寡婦子。衆欲執之。時逃去。衆急追。仍以劍自衛。中有一吏。砍斷彼手。乃即披父面手也。

獲歸刑官。三日後遂刑死於場。如父言。衆乃拘縛寡婦子。送於其母家。噫。此二人爲父母怨詈。俱驗矣。雖父母呪子。如此亦是傷慈重罪。但欲明天主罰不孝者。令衆知警。且萬不敢犯不孝敬父母之罪云爾。

聖諭明儆卷之五終

聖教明徵 卷之六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五誡第十四章

愛人有公私兩情。愛乎恩我者。屬私情。愛非恩我者屬公情。上命孝親。並君師等。皆屬人私情者。此則總命愛人。屬人之公情者。乃不拘親疎仇友等。俱歸當愛之內。因世人皆爲天主子。卽皆爲我弟兄。原來一宗親者也。譬人身有四肢百體。中雖有高卑大小。不同咸相維繫。卽偶致傷亦不怒不校。不失愛情斷無

自害之理。推諸愛人。當亦猶是。夫人愛己。莫大於愛其生命。故詳愛人之端。即禁害人生命。曰毋殺人。人以形神而成。則禁害人生命。並禁害人靈魂。

何謂害人生命。人之生命。獨屬天主之權。凡無此權殺人。則是僭權重罪。然殺人有三。以行。以言。以思。均爲殺人。即均爲犯此誡之罪。前以五誡並六誡屬行害者。因十誡之序。統言之耳。此以行害。又兼言思者。乃即第五誡而詳分之也。

何謂以行殺人。是所行之事。致害人生命。如以梗刃殺人。固爲殺。或弄刀筆生端。或肆虐刑枉屈。或自縊

遺嬰或墜胎淹女或庸醫誤人等皆屬殺人重罪而爲此誡所禁也。

人固不可殺而奸盜等惡不在此例凡有治國公權如國王刑司獲奸盜輩準其罪之大小以行其法之輕重罰所宜罰殺所宜殺者皆無罪蓋公權由於天主所授以便治國如百肢四體合成一身偶有一肢蒙毒能致遍身敗亡則必急用針灸去其害以存周身彼奸盜乃國毒肢也此害不除舉國爲之流毒故司權者必去其蠹以療之非惟無罪且顯公義不然

是容奸縱惡反受失權悖義重罪焉。

惡人雖可殺。亦必果有殺人之權。始可殺。蓋殺人所以止亂。止亂之權。首屬國主。次及於刑司之代君行權者。使權不在。而敢私殺人。是國無定權。人得縱法行私。斯乃以暴生暴。國亂愈滋。實爲此誠所重禁也。

世有隸卒依命殺人者。此中有罪無罪。尤有辨。大凡有權以殺人者。即有命殺之權。如其依權而行。弗違正命。則爲之役者。宜遵順之。蓋無挾勢無私意。惟奉命殺所當殺。此爲無罪。若所命者悖於公義。隸卒明

知其無辜。卽不宜順意而殺。然爲上可以殺人。原非可以妄殺。苟不循義行權。命之者已犯殺人重罪。則順之者罪亦如之。

世有因惡人欲害我命者。並奪我財。而我私殺之。此中有罪無罪。尤當辨。所謂私殺有兩情。一屬本意欲殺其人。如盜賊來前。原有多方可救。財命。或躲避得脫其難。或鳴官得按其律。或呼號他人援護得免其危等。此皆執意不爲。而必欲自殺之。以快意。是其殺非爲免難。適以逞私。爲有重罪。一屬自救。不得已而

殺其人蓋保存生命。原爲人本情。因盜賊來。無別法可以存生不得不殺他以救已。是其意非主於殺人則爲無罪。然此必果係勢極危迫。並奪我厚重財賄者。乃不得已爲之。若止如鼠竊類。則亦不可殺。但歸之有司。以定其罪足矣。

凡人自殺。有二重罪。反性一。背義一。僭權一。反性者。以不由自愛本性也。人或有不愛人。斷無不愛已。曠觀無靈之物。亦各有存生之情。如禽獸諸類。各具齒牙爪角。以敵害自救。豈有靈性之人。寧不欲自保其

生乎。若至自殺。是不循愛己本性。智反居禽獸下矣。故謂反性之罪。背義者。謂不合於理之宜也。義所宜然在於人各盡其本生之分。人之一身雖微。乃大主所生。合人衆共成一世界。分指一人之身。各有其職各有其用。如集衆臣而成一國。去其一。國卽有缺備衆肢而成一身。去其一。身亦有缺。苟至殺已。則忽缺世上一人其職未盡其用。罔功。不空負天主生人之意乎。故謂背義之罪。僭權者。以生殺之權。不屬於已也。人之生命。上主賜之。則或生或死。其權操自天主

殺已爲害已命亦爲僭主權譬代牧牛羊其存留在於其主不顧其主而擅殺之非僭權之罪而何是兼此三大罪則殺已之罪尤重於殺人

或謂人之自殺有因欲成其忠欲保其貞者有因自責已罪或恐將來犯誡者有因畏世禍而思早享永福者凡此似亦無罪不知自殺既悖於理自無一事可使之合理因非理以成善名不可也夫十誡各有相成之序而無相反之行忠貞信望諸德爲主所命殺已尤爲主所禁犯此以守彼安得無罪須知善德

各有本情。如盡忠係爲國君之難。忘軀以狥之固宜。但必當忍苦耐辱。以圖可濟。至事窮勢迫聽其執戮。斯於事君無媿。守誠無憾也。若必自殺成名。僅以一死塞責。于大事又爲無濟。則不見其忠。反見其劣。何爲乎。守貞在烈女固當自持。寧甘爲强暴所殺。不願爲强暴所汚。倘至於時勢無可如何。萬難保全。雖被强汚。非我愛欲自主。詳六誠中亦不至傷吾貞德。何必犯殺已之罪。以成貞名哉。至欲責已悔罪。惟在世上立功死後再無立功之會。倘因自責而自殺。則罪復加

罪。毋亦欲速受永罰。以羅定局乎。不然。何愚至是也。若恐將來犯誡則當勉力進善以望主佑。使由此而自殺。是將來之犯誡。尚未必定。而目前之重罪。已先復成矣。且夫苦莫苦於死。亦莫苦於死後將死以免苦。是猶欲避熱而自投於火也。堅忍以耐世禍。未必非後之福。殺身以求後福。益以加後之禍。何不知禍福眞僞。至於此。然則人爲此數等。而自縊自刺。飲酖毒。赴水火等以害性命。皆犯此誡重罪也。

中國俺女之亂。最爲重罪。蓋愛子之情。由本性而發

至於禽獸雖猛如虎狼皆有之而不忍微害其子奈何人具靈性反至淹殺已女不尤忍心于猛獸耶萬國之中多少蠻俗不通文教義理文膚赤體茹鮮飲血性强悍嗜殺人從未聞有淹殺已女者何中華向稱禮義有文武之明邦而尚有此事之亂曾蠻方之不如也不深足駭乎男與女均子也女兒寧非親骨肉哉方離母胎時於人世總無慝於父母總無愆可愛又無異於男子也乃以爲女則甘擲之絶其噓吸恐不速死垂絶呱泣之聲誰忍聞乎何父母之心宜

動而竟不動也。即此忍心害理之甚。反性逆情之極重罪何辭。

教中見人身命危急。可救而不之救。亦與殺人同罪。聖盎博羅削云。爾見彼危有力弗拯。斯爲爾殺。是矣

又愛人之義起於思。發於言。成於行。若望聖徒云口愛不行。愛之僞。愛而能行。愛乃實也。故若食飢者。飲渴者。出人於水火中者。和其仇爭搆怨者。皆所當行也。不然。財有餘而吝微費。坐視焚溺而不援。力可解和而旁觀。是皆背於愛人而爲此誠重罪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何謂以言殺人。此有三等。一呪咀。一辱罵。一忤觸。呪
詛者。忿懷內意而發諸口也。如詛其羅凶蚤蠶等語
皆由心願。斯爲重罪。又有非心所願。僅爲慣口弗覺
如父母詈子類。罪雖爲輕。亦所當禁。故子弟婢僕有
過舉。屬所當責。寧加鞭杖。切勿以恨心恣口呪詛焉
辱罵者。乃以詬語羞辱人之行止或過毀其所無之
失或揚其幽隱之愆。致他愧恥難容。聲名輙敗。皆有
重罪。惟有分位者。意主於禁止其惡。如官長懲責人
民。父母教訓子孫。家主責婢僕。嚴師警門徒。面指其

失而辱之原非懷私挾怨冀其愧悔改圖雖隣於辱實由愛情所發此乃非罪經典云凡我所愛者必責其過是也忤觸者出言不忌刺人之心觸其暴怒此則無論重大之情不可即屬細事致人忿激皆爲重罪因彼忿怒之罪皆由我所致故彼斯犯之罪爲重而我致之之罪等也苟不足以觸大怒僅是戲謔則罪爲輕因彼所受非有大害也

何謂以思殺人心中營懷樂想害人是也愛人之情由於心欲成人美憎人之原由於心欲貽人害故凡

功罪先成於內後行於外害人之端雖未顯但包藏在心其意已立其罪已定故願人遭難羅災見其困厄危乏則喜之見其豐榮安樂則嫉之皆屬不愛人重罪而爲此誡所禁也

或謂惡人虐甚勢難敵之但心中飲恨姑願其死亡似亦無罪不知上主命我愛人如已人雖惡總屬我人類則依主命亦宜愛之且愛人之情根於愛主人類雖加我以害俱當恕而愛之故惡人二字名惡亦名人論惡則屬自主逆天主命而塞升天之路其惡

可惡論人則咸爲天主所生人皆如兄弟其惡可惡其人仍可愛故天主及聖人惟惡惡人之惡而愛惡人之人也蓋我之惡惡只不欲人有罪恐因其罪易阻人已行善莫享榮福所以願除其惡而存其人使其惡既滅其人仍爲可愛揆之愛人公情原自無傷苟惡其惡並惡其人願其死亡是爲私惡而傷愛人之義卽犯此誡重罪也

聖教命人愛人復命人愛仇吾主耶穌云爾愛愛爾者望何酬乎卽惡侶亦能若是矣爾愛不愛爾者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父本德吾子當傚而肖之也但仇之惡不當愛愛仇之惡屬於逆情不可行仇之人必當愛此係天主所命凡用愛時不宜以仇而置之故或衆爲共禱亦宜與之代祈或見其危難亦宜爲之拯救凡往來應接之際俱依公禮待之否則有罪至於愛仇誼若親友天主亦常以是勸人但不如是愛亦爲無罪能如是愛則愈見有功也

或謂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此而不報何以爲忠臣孝子不知私殺之禁愛仇之道上已詳言不必贅矣但

聖教於君父之仇。非槩無道以處之也。亦行其當然之法。以合於公義而已。夫凡有權可以刑人者。亦有權可分於人以代刑。國君爲操權之宗。百有司爲分權之派。故君有仇。非一人私仇。乃通國公仇。國君不能自獲以罰之。頒令討賊。凡爲之臣者。奉令稱師。能親獲其人。執送於官以按律。未能親獲其人。不妨對敵而謀殺之。此乃依權報君。仍非私意復仇。又有君被敵國所害。倘權無當屬歸於公義。衆起而伐之以除國公害。原非爲己私以報仇。俱無罪也。若夫父之

仇有可以私殺者有不可以私殺者可以私殺如父逼於賊害無別路得生惟我殺其人則父生不殺其人則父死慨然殺之爲救父命非是已私何罪之有不可以私殺如父既爲人所害我又無殺人之權私而殺之則犯僭權恨仇之重罪爲子者只宜投官鳴冤憑公罰以懲其罪矣由是知聖教雖禁報仇而於處君父之仇忠孝之德仍全亦何至挾私背義怨毒甚深以相仇報而犯此誡重罪矣

或謂世有惡人我願天主誅滅之或望降災以懲之

似亦無罪。不知此原有二情。一是由於挾私飲恨欲惡人即時敗亡。以報其惡。快已意。此情之私者。則有重罪。一是欲滅惡免害。如願天主陰除寇亂以安國救民又若願官長懲創頑讒俾知警醒。更願其遇病遭厄而俾能悔悟或見人窮乏疾病困苦堪憐願其不如能領洗解罪而死。猶得免世苦享永福或見嬰兒無自作之愆。與其將來溺於罪誘。願其冉寧蚤亡免致獲罪。如是等願。非出於恨嫉。乃出於愛情。此情之公者則爲無罪。

人有不欲已生寧願已死者意或由於恨已怨生則有重罪不然對主默誦之際或願蚤逝不圖世樂以免後罪及祈主蚤命升天享終福以脫世苦而實仍修身俟命無敢怨生則爲無罪

有興詞控而被告者輙至傷其生命則告者之有罪與否當辯如所控之事果爲關切並係眞實宜詞中無誣枉妄抑之寃而其意亦無報仇懷怨之私止欲有司懲其惡罰其罪或追償金物如控侵我田產房屋逋抗糧債等則告者無罪惟官司加刑過酷傷其

財命。斷屬不義之罪。倘所挫者。出於寃抑。或事卽眞實。而心有報怨之意。則爲殺人重罪。推之唆教創詞。背面是非。致人相訟相仇者。皆爲不愛人重罪也。何謂害人靈魂。因我致人爲惡犯誡。是也。凡致之之故有三。以言。以行。以表。以言致之者。如命在下人。作奸盜諸違義之事。或勸誘同輩。爲邪僻之行。或讚譽過當。逢其非。長其惡。害人靈魂一也。以行致之者。如强他人犯義。或助人成其過舉。或創立異端。塗飾新奇。引人行背理之事。害人靈魂二也。以表致之者。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已出言不淑。躬行不臧。爲人效尤。如君上者。顯行疵謬。倡率在下。群效成習。不畏其罰。以其上下通同。不得加罰而害人靈魂三也。凡此皆有重罪。

不救人身命。既有重罪。不救人靈魂。愈有重罪。蓋愛情之序。在於先愛天主。次卽愛己靈魂。並愛人靈魂。更次卽愛己身命。並愛人身命。是靈魂貴於身命。故我見人行惡。靈魂必陷永獄。勢能挽回。當救之勸之。使得受主寵。不可憚微勞。托言難行。聽之沉淪永獄。此則愛人靈魂。切於肉身世俗。始不錯愛人之序。倘

或知此人將死未聞聖教。度能勸之進教。及可代洗而竟不行者。或見教友病危。願解罪傳聖油。而無人往迎鐸德。已能代之往迎。與阻於貧乏。不能僱人。已力可以代僱。乃甘視其死。而不惜者。或見嬰孩病篤。及親棄不養。我可以代洗。而不出力者。皆爲不救靈魂之重罪也。

釋氏殺生之戒。於理甚悖。凡物本爲我用者。我取而用之。則合造物者之意。如子衣父所授衣。食父所貽食。何罪乎。宇內所受造之物。其卑賤者。本奉其尊貴

者生者爲覺者用生與覺爲靈者用經記洪水後天主聖語聖諾厄曰凡有生無靈類皆爲爾儕糧是矣今釋氏戒殺謂物與我同性殺之有罪則是天主無故造此萬品以引人殺而陷之于罪矣夫戒殺必令普世盡不知肉味乃爲同歸於善而世人能盡不食肉否且必市井村落盡不鬻生物乃可而人間有餘之物果能不貿易否既俱不能又何得禁之鬻而不買買而不殺殺而不食乎據云保全物性養我慈心此乃倒行逆施之僞善夫所謂慈心者原體上主好生

之德皆爲愛人而發惟人類則相親愛物止樽節愛養欲其蕃育不窮爲人常用苟必一切禁止不知人類需何物以養耶且養生最重者莫如五穀彼將害五穀之雀鼠蟲賊亦不得網羅除滅之人類之最畏者莫如蟲螫猛獸彼將害人類之蛇蝎虎狼亦不得搏擊誅殺之如可滅可殺也則已紀其誠卽不然也勢必驅天下於昆蟲禽獸舉世皆楞腹就斃而無遺種是僅知保全物類而不知保全人類矣安在其爲仁慈哉至云不能茹素止食三淨肉此尤遷就不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理之論夫戒殺專爲保全物命。今物已戕。而肉入口矣。安在其全物命歟。爲善欲得諸已亦宜公諸人。今以不見死不聞聲不特殺爲可免已之罪。而以罪委之他人已則恣食是掩耳盜鈴之說也。人則受罪是借刀殺人之法也至云茹素戒殺生。後輪爲人輪廻之謬。前已明辨。聖教所立齋規絕無是說也

天主顯有聖蹟以懲犯此誡之罪。昔有二人相仇。一生搆禍無能解釋之者。鐸德常諭以和睦彼各答云。我寧卽墮獄受苦。不願與好也未幾俱死。鐸德憐之。

未知靈魂何如。求主顯示。忽一天神攜鐸德至獄所見一大穴若窖壙狀。火焰甚熾。中有二人。醜態怪形。出在火穴之外。各持刃相搏。肢體碎斷。魔將其所碎肢置之火中。置盡仍出。砍如前。如是者不一。天神指之曰。此卽在昔相仇。而自願墜獄者。言訖弗見。可知生前之戈矛。卽兆後世之火刃。可不懼哉。此皆借像以示之

六誡第十五章

愛人先在愛己。愛己先愛親近己者。親近己莫如夫

婦上誡既禁害人此誡即禁不可瀆夫婦之倫曰毋行邪婬蓋正色惟夫婦外此不問何等何行俱爲邪淫爲此誡所禁也

偏情亂倫莫如娶妾一事今姑明三端以見其非義一厥初生人僅一男一女配夫婦傳苗裔爲人類祖配偶之倫定矣夫生人之初傳生孔亟宜乎多婦乃止以一配一是夫婦正規原如此倘復有妾不幾背人祖而乖正規乎一凡已所不欲者宜勿施於人我既不欲妻有二夫妻豈欲我有二婦夫婦正位內外

雖分尊卑。至論配合傳生。謂之敵體。合兩身如一身。宜互相愛。非一已所能偏私也。故夫身惟妻主之。妻身惟夫主之。兩身相主不可易。則兩情相愛亦不可分。若娶妾。將分其身以爲他婦主。豈平情盡倫之行哉。夫婦和則相依相信。贊成家道。有妾則和減。離隔懷疑。各有異心。何家道之克成耶。況婦性易於憤嫉。分愛於妾。妻心必積憤難平。或寵妾過甚。妻心愈妬忌。莫釋。及妾以有子而驕。勢將凌嫡。而尊卑之分易。夫婦之倫乖矣。何以齊家。是以娶妾。爲聖教

所禁也

或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娶妾爲無後以全孝道何禁之有不知凡所行背義者卽非德娶妾旣背義豈屬於孝德乎蓋孝德之成惟在事親盡道不關育子有無人能遵四誡之條以順親可謂孝矣無子容何傷今有二人於此一則事親無媿但一妻無子一則事親常逆獨有妾有子此孰孝孰不孝勿辨自剖矣卽爲無後則有子宜不必娶妾矣何世之有子者亦娶妾吾恐非爲無後祇爲私慾也冒孝子之美名以

濟好色之偏意亦見其惑已。且孝道不獨屬男亦屬女而無子不槩在女亦在男。婦無子。夫可娶妾以成孝倘夫無子婦或旁合以延後人豈稱爲孝女而不指爲淫婦哉故不孝之罪成於人之不欲行不成於人之不能行。有子無子。非人之所能爲也若無子爲不孝是以不能行之事。加人以不善之名殊非正論矣。

有娶生人妻爲室者此與娶妾同罪。一夫既不得娶二婦一婦豈可嫁二夫乎。故雖兩情願爲而許嫁之

婦則罪在背夫娶婦之人。則罪在奪妻。嫁妻之夫則罪在棄妻。

或謂有夫家窮乏。不足以養其妻者。夫妻有異志。兩生嫌怨者。有其妻犯淫者。轉嫁之。一出於勢不得已。一欲平其仇怨。一欲絕其惡行。似亦無妨。不知男女至婚配後。合兩體爲一體。終身不得分離。惟死可解。古賢曰。夫視婦宜如肢體。眷顧之。婦視夫宜如元首。尊崇之。其親永依。其和永堅。危苦相守。不得任意去取也。夫鳥獸中。如鳩鴿等。尚有定匹。而不相亂者。奈

何人反行禽獸所不能忍之情將妻事他人羞惡本情安可泯耶即妻犯淫宜自重懲之而刑使之歸道也或驅母家給養或分房不與相親仍須照管其身靈此則可行也倘轉他人雖不再娶莫免重罪

有娶妾嫁妻者我代爲媒立婚書亦有重罪蓋人有非義之舉我不勸諭之反助他犯誠以成其惡不可故凡引人行諸邪情其犯罪皆此類也

夫亡妻再嫁妻亡夫續娶此理屬可行者然守鰥寡之貞亦聖教所嘉許祇隨人立志守者有功不守者

始無罪

所最反性亂常者。又莫如狎頑童一事。其罪比女色更重。蓋人有靈明。宜依常性而行。若所行反性亂常則非人之本行。觀禽獸諸類亦止有雌雄牝牡。設有兩雄相交兩牡相偶。必群駭爲怪。人尊且靈於物反行物類所不爲之事。恬不知怪且不知羞。何哉至於將女作男者。亦爲極重之罪。

目覽邪書。淫像口說穢語俗詞耳聽妍歌妙曲與手亂動邪體者皆有罪。蓋五官乃心之門外多邪賊窺

何須加禁錮謹防。稍啓其鑰賊即入而壞心內之諸善矣故必視聽言動皆持以禮倘接邪像入心每至樂想不能自止吾主耶穌云凡見豔貌而順啓邪意者其淫罪即基於是人當嚴絕外誘因此情近險偶墮淫藪恐至難拯也經典云喜行險者必屢蹶人可不防險路哉。

有彼人强行淫者無罪此亦有說凡罪成於愛欲自主愛欲不存罪於何有但彼强時固當嚴色正詞極力制禦以希免辱倘處時勢窮迫如爲惡賊所擄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無別路可免此病心自憂憤絕無樂情雖外受汚而清貞尚保無玷譬有賊强孝子之手以披父面而子心抱恨豈得罪以不孝乎蓋人所能强我者外之所行而不能强我者心之所欲欲與不欲其權俱捺在我我自主之權既固雖群魔之虐萬大之勇亦不能强我所不欲行之志故曰罪成於人所强。

夜夢行淫當必有辨夢之由前既詳言而夢中邪情其故有三一因飲食過節爲慾情之薪以熾淫火苟

飲食時樂於過節。以招此情。此出於有心。即有重罪否則無罪。一因睡前。已懷邪慾。至夢時遂發此像。斯犯此誠而有罪。偶偶有此念而切心制之。或想後已專誠悔咎。雖夢間仍呈幻像。無重罪也。一因魔鬼伺人寢息煽動其淫記司。邪像便於誘感人心。若醒後懲戒自恨。無意樂爲則無罪。總之人當常守心思。慎視聽。求主寵佑。到夜免我魔陷。庶得寧靜夢寐。不至擾亂也。或謂夫婦定偶。爲傳生正道。聖教有童身之命。不將滅人類乎。不知。聖教非盡命守童身也。童身

之事極難。自幼至老。不染慾情。亦非人所能盡守也。但粹美足珎之行。不强人爲者。亦不禁人爲彼有志守貞。欲潔心靈向主。謂非絶德足重乎。亦聽人自取已矣。保瑑聖徒曰。童身未有主命。我亦勸人守之。女嫁爲善。不嫁更善也。此分三等焉。上爲童身之貞。其功最美。其價比金。中爲鰥寡之貞。其功次美。其價比銀。下爲夫婦之貞。其功又次美。其價比銅錫。聖博羅削云。婚姻滿世界。童貞滿天堂。此兩語者。蓋謂夫婦配偶傳生不絶。非滿世界乎。自矢清貞。主賞特崇。非

滿天堂乎。

天主顯有聖蹟以懲犯此誡之罪。泰西古有一修士。臨終天神引其靈往觀地獄公刑。善人見之懼甚。時見群魔擁一靈嘻嘻然來報其魔王云。我等所愛友至矣。其王因離席相迎。且慰曰。予設此座以待子久矣。揖而進。命坐火筵。取酒飲之。舉盂狀若鎔銅。飲下。則通體咸受燃灼。兩魔合炊火管。入於其耳。七孔烈焰如星。因叙一床。鎔鐵以爲簟。紅爐以爲枕。虫螫毒蛇。交集以爲帷幔。命就寢。悉被鼩虫纏繞嚙嚼矣。百

痛莫形。永常如是。此亦僧像現蹟者。乃以示貴人在世而恣淫。當受斯罰也。於是天神復攜善靈歸傳於世。以致警焉。迷哉淫子。可不儆哉。

七誡第十六章

人愛身命。隨愛財物。害人身命爲非仁。害人財物爲不義。五誡既禁害人身命。此禁害人財物曰毋偷盜凡所取財物。不由公平理義。而來。如盜竊攘奪侵佔田產。搆訟誣揑。唆騙營逐。創造僞物。狡獪欺人。及官司判斷狥私。賂賄公行。或錢米粟布。其權度不依公

止出人者皆謂偷盜之罪而爲此誡所禁也。欺竊人財物以中國公例考之自壹錢以上而不補償人者即有重罪然竊物之重亦有二說一是物大而價重或自壹錢以上雖竊自富翁之家亦有重罪斷宜補還原主一是物小而用大如盜人一針至小也但貧家獨賴此針以製工營生是其用大也我盜之致彼輟工乏食是竊人之微物貽人以重害豈非重罪故不僅宜償人一針更須補人幾何日之工值乃爲一定之義推之盜人微物或致人爭鬬多方猜

疑同室積恨成仇者皆是重罪若微物無甚關係不至致人爭忿者乃爲小罪

物微而偸多者有四說一鳩人行竊如登園拾菜雖一人僅盜一根合衆人則不止一根矣其園主總計幾何值此一人不但宜還人一根併多人所盜幾何俱宜補還因我合助衆人害人多物此爲重罪也一我竊人微物時初意欲竊多止恐爲人所獲不敢一時俱竊意期今日取其幾何明日又取其幾何物雖微而意之所期則多故其罪因意意奢而罪亦重也

一盜人微物。其立意不在多。其人亦不受多害。所盜不過些少。或盜而未曾償者。亦未免有小罪。苟過壹錢以上而不還人。厥罪或輕或重。聖賢論之未同。一盜微物於多人。而無意盜人重物。如竊東家微物。又竊西家微物。騙這人幾何。又騙那人幾何。此雖各人所害爲小。而我所得非義之財爲多。其所得過貳錢以上者若不還。卽有重罪。必宜還人。倘難瑣碎分還有三路可行。一共還各人。如賣貨物。或便宜補還。或價外增其些微。若不知其人。當施於人。一付衆公用

三拾貧窮。

竊人微物。果係窮病饑寒。無別路營生。私取人餘贍之財。以救生命。此乃出於萬不得已。不在偷盜例。蓋人之生命甚重。而人之贍財甚輕。況全生爲人本情而濟困亦人本分。倘有餘物而不施於貧人。則此餘物不是已物。乃是貧人之物。貧人取之不是盜彼之物。乃是取公物於彼。故不謂之偷盜。倘貧人不是窮極抱病。尚有別路可以營生。止因懶惰。靠偷作活者。卽是偷盜重罪。而爲此誡所禁。

子偷親財。其罪有辨。所偷以供妄用。如賭博宿娼等。皆爲重罪。倘買要用物件。非是妄費。則無重罪。因親財終欲遺子。口雖禁之。心亦無甚關切。非如他人竊之。而心有憤恨也。

妻用家財。其罪否亦有辨。妻與夫雖敵體。家主畢竟屬夫。不宜擅用。但家有餘物。又係宜用。如衣食脂蠟育子拯乏顧親睦鄰等。酌家貲厚薄以用。俱無罪。因丈夫慳吝不用所宜用。而我私爲用之。雖逆夫志。亦非專擅。乃代夫用所宜用。故無罪也。

所拾財物分三等。一物本無主如寶玉等或得之江流山石。此即我爲主而我自用之無罪。一物原有主因世遠失主或於曠野荒井處偶遇有器皿類此亦即我物用之亦無罪。一物現今有主但不知屬何人如金銀衣畜等拾得者宜細查其原主或粘票或訪問實得其主即宜還之倘執不還或還而執其半者皆爲有罪若細查久不得其主用之亦無罪但能分施貧人則又高人一等矣設此物已用延隔歲月後有其主尋取原物者即不還無罪苟原物猶存雖久

亦宜還之若在初時即不求其主而貪其物故意置爲後用即犯此誡之罪也。

買盜者之物受盜者之餽其罪有辨凡買與受時實不知其盜來均無罪苟明知其爲偷盜或其人可疑其物可訝似有偷盜憑據俱不宜買不宜受倘買之受之有罪因盜者非此物之主不得以本非其有者賣贈他人而我得來亦非此物之主即不得執爲已物若明知有原主不還有罪不知其主當稟鐸德或捨施或別立功至後原主來尋不還亦無罪

買盜來物。前質不知向後方知。若此物仍在宜還本主。不還有罪。或及知時物已用去。或已轉賣他人。而只得本物原價如前以若干錢買是物。後亦以若干錢賣之者。不還無罪。苟我買時係若干錢。而賣諸人。又多其價。此爲分外之財。宜還本主。不還有罪。蓋還人物。其原由有二。一我致人傷貲敗產。如創局騙騙欺瞞搶奪等。其人所破之財。不論是我得。不是我得。亦不論其物在我不在我。俱要補還原主。不然。即有重罪。一係他人財物。而强留在我者。如留偷盜之物

與受寄託之物。或借貸人之物。其物雖在我。終不得爲已物。歸之原主宜矣。不還即有罪。

有假手致人傷財。我雖未親害親得之。總宜補還其人。不還有罪。此有七端。一屬命令。如有權勢者。命人或相爭鬬。或相竊攫。或爲構詞。而人遂依我命是也。一屬造謀。如有欲害人者。尚未得策。而狀師代爲創詞。朋友代爲贊助等。是也。一屬阿順。如親順子。主順僕。而不懲阻之。任其所行以害人。是也。一屬諂媚。如其人原未嘗有害人本意。因我稱他有力量。有計謀

其人遂驕而發惡念。以逞其技。是也。一屬隱匿。如盜賊隱藏在家。使彼恃我明目張胆。而無所憚。是也。一屬分賍。如收賊盜賍物之類是也。一屬容奸縱惡。如官長權能御禦害。乃聽其害人。而不禦是也。以上七端雖非我親害親得。但實我所致。倘對手者。還其所失之財則可。若不還。我俱當補還之。不然有重罪

還人財物。理固宜然。但實無力可還。雖未還無罪。只要心願定還。他因罪原於能爲而不欲爲。我無財可以自救。安能還人。既力不能還。又安得爲罪。然此有

三等。一是實係赤貧。即未還無罪。一是財足養家但無剩餘可償。此救已爲悉。還人爲寬。倘其人更貧於我。亦當捐多寡以濟之。惟彼富足於我。即姑待未還。亦無罪。一是我雖有餘物。但負人多財。力難全償。必須自已省用。令姑先償若干。訂將來湊完可也。若能還。而故稽延者有罪。凡奉教人當明白此理。不可瞞過鐸德。假如貧人爲我作工。而我不還其工。或故留所不宜留之財。我雖解罪。而終不得赦。聖師奧吾斯丁云。吝所能還之財者。天主亦吝赦罪之恩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賣者乘時增價買者從中減價其罪有辯凡此計有三等。一非常用之物。如寶玉古器等。原無定價。倘無欺瞞假造等弊。兩家情愿。約定價數。即是本價。不謂之私增私減。此爲無罪。一是常用之物。如粟帛魚鹽等。準以時價。依價而行。即無罪。或物少買多。價因之略重。物多買少。價因之略輕。又或總買而入。則平其值。分賣而出。則加其值。俱無罪。一是貨物于起本處時價是賤。而賤買來。到發賣處時價是貴。而貴賣人無罪。若總在其地發賣。不依時價。此賤彼貴者有罪。

蓋商賈爲業挑運艱難路途煩費只爲求利故得物利息非可謂罪聖教不禁惟若私造假物混用假銀權衡斛尺故意爲輕重長短或朋本分錢不均並售不宜售之物如紙錢邪書毒藥等俱屬害人則有重罪矣

以銀取人利息其罪宜明凡賣人物者受人價我得物價人得物用物與用原無二價也設有受買物之價又取用物之錢是一物而受兩價非理矣今以銀貸人定其數以出即依其數以償宜也苟于償足原

數之外。又取其利。是謂借我之銀宜償本數。用我之銀。又宜還分外之數。不甚悖理乎。悖理非罪而何。但以銀借人。亦有兩說一是囊中剩餘。未嘗定意要將此物貿易利息。雖久藏。不能銀自生銀。以此借人。不得取利。倘取之。是乘人之迫以圖利。貪之根。罪之藪也。一是囊無餘錢。僅有幾何。定意要貿易利息。借於人。便失已利錢。則於本銀之外。受其利。此不過補我所攢之錢。我濟彼用。彼補我缺。亦有何罪。故凡借去之銀或已失其本業之利。或因借而已受害者。取人

利息。俱爲無罪。然利息多寡。尤當稟明鐸德。酌量而取可也。

或謂生銀我欲得應其用。彼爲得利之益。兩願相濟也。苟禁取息。誰肯以無利之銀貸人濟急。亦阻貧人應急之計。似悖愛人。不知聖教取利禁之爲閒銀也。正開愛人之路。免貧人利息之加。動富翁不忍之念。奈人違情貪吝。不肯以閒銀借人。惟恐利之不多。斯非所禁有未善。乃人不能盡愛人如已也。故聖教正規宜禁。若富者不肯空貸。貧者願償利息。罪豈在貧

人哉。

以五穀生人。而取利息尤有辨。五穀與銀不同。有時價貴。賤之分。亦有乾濕精粗之別。畢竟賤於冬。成貴於春夏。如于春夏時。以若干生人。值價若干。至冬成宜取其原價之穀。倘冬價倍於春夏則我若干穀。而受人倍價。亦不爲罪。因數雖倍。而價則同。非取分外之利。乃取春夏本價也。至於所出爲乾。所入爲濕。所授爲精。所償爲粗。酌中增利。亦是補我之缺。又何罪。惟不依公價。而過增利。與權衡不平。違心欺隱者。有

重罪。更冬成議價時。或以銀還。亦宜收之。不當執以穀還。但此中議酌。當稟過鐸德。

賭錢之事分三。一無罪。一小罪。一重罪。一如所賭係微物。止爲開心片時。此無罪。一是廢工多時。且有小忿。有閒言。有貪微利之情。皆有小罪。一以賭爲生意不盡本業。而破家蕩產。妻子無養。更致被害者。怨恨不已。爲此即有重罪。又有放頭者。不顧人害。止貪已利。亦是重罪。

賭來之物。有可得的。有不可得的。如兩家以自已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物現賭。無欺心巧計。此爲可得不必還他。因此財自主。與他人無干。且勝負靡定。或彼或此。非我可必。但賭時則有廢業之罪。其當還人必不可得者有三。一對賭者之財。非他自有。係竊公物。如兄弟未分物、一或朋本作生意等若得之宜還原主。一彼原未精其事。而我局賭騙之此亦宜還他一放頭出少入多。明係騙人除自已實出本物若干。外餘俱係非義利息。宜還失主。不然。皆屬偷盜重罪。

官司審事受賂。亦爲此誡所禁。不可不慎。蓋君爲國

公父分其權於有司。以助牧民。故有常祿以養其身。
使不取於民也。乃審事必受其賂。或爲成義乎。或爲
背義乎。如爲成義也則爲民公斷。是其本分何得私
受俸祿既受諸君。賄賂又取諸民。不猶一工而得兩
值乎。如爲背義也。則得所不當得。不盡本職。一重罪。
貽害他人。二重罪。故當知所得爲成義的此財宜還
原主。若爲背義的。其財當補受害之人。更餘若干。亦
當以施貧人。因此財非官司所宜有故耳。倘原主既
受其益。亦不必還。或他人未受其害。亦不須補。則以

全施貧人可也

有說情所得的財。亦有可不可之分。若此人有理。而被他人屈害。託我講情。官司果依情公斷。得他些少謝金可也。因我實有功勞在彼。又要常與官司往來。始有此情。我受其金。以補我費。非虛得矣。何罪之有。倘此人非理。求我害他人。致官司徇情不公斷。所受的財。爲不義。即有重罪。其財宜還他人所受之害。不必仍還原主。故凡教中遇有此事。當再三詳察。兩家孰是孰非。不可愛財妄動。因其情非情。乃爲罪。其所

得財非財。乃爲不可用之財。既不可用。又何必妄得哉。推之凡衙門內派夫分糧等。若不憑公貽害他人者。與上同例。

天主顯有聖蹟。以懲犯此誡之罪。泰西有一位鐸德。默想時。忽有天神攜他觀地獄受苦狀。因見一人。橫仆火坑。腹中生一樹。極大。樹枝有無數男女。倒懸其上。火焰灼於滿樹。各受其苦。而屬根之人之苦愈重也。鐸德駭甚。問天神此罰爲何。答云。那生樹者。係一族根宗。在世積蓄多火不義之財。以遺子孫。奕葉相

承俱效乃祖之行故上主罰之生樹根於其腹而各枝以其子孫懸之此亦是借像而罰惡從一本害延千枝同根之侶受罰不遺也言訖不見由此觀之人莫不欲聚財以蔭後代孰知不義之種自已遺之而子孫效之在世金穴不知歸於何處究培得地獄中一團火樹群相號怨也則何益哉

聖教明徵卷之六終

聖教明徵　卷下

聖教明徵第七卷目錄

八誡第十七章

毋妄証總說
釋說誡
非說誡之例
誚惡屬說誡
讚善乃罪
稱己善
揚自己之惡不宜
釋虛証
釋毀謗
毀謗補還
傳過戒惡
憐人過失
謗言勿聽
釋諸說

謂有屬愛
心中妄証
八誡聖蹟

九誡十誡第十八章

願貪總說
釋邪念有功無罪
釋邪念無功無罪
釋有小罪
釋有重罪
邪念之起有二
邪念宜速克
夫婦正情亦不可預思
邪念難制
釋貪財分罪
十誡畧於九誡
聖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十誡總結

聖教明徵第八卷目錄

罪宗第十九章

罪宗總說
釋驕傲
釋堅吝
釋進色
釋嫉妬
釋忿怒
釋貪饕
戒酒醉
釋懶惰

重罪之害第二十章

罪害總說
釋罪之醜
釋不愛當愛
獲罪報恩
天主有三性恩
天主有超性恩
天主加各人私恩
釋不羞當羞
重罪致義怒
釋不畏當畏
天主尊權
天主義怒
犯罪當想天主在前
釋罪之罰
天主初罰天神
天主次罰元祖
天主三罰現世
天主四罰人于地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釋罪之患

一失神活而得神死

一失天主居心

一失天主義子

一失從前善功

一失諸聖通功

一失明悟之光

一失天主佑善

一失祈求之功

一失心內寧靜

一失天主安慰

一失世上公福

一失善終

人宜速悔

目錄終

聖教明徵卷之七

泰西傳教會士萬濟國著

八誡第十七章

言語之失甚多。以言獲罪於人亦不少。雅歌伯聖徒曰。口舌人身一小分。其貽害爲最大。如大舟之舵。止一小木。而爲一舟之行。左右週轉行動之所係。故舵師恒正之。人正口。當如正舵也。前誡既禁行害。此宜禁言害。故曰毋妄証。總欲言之不妄發。妄言歸於四端。一說謊。一虛証。一毀謗。一讒譖。四者俱爲此誡所

禁也。

何謂說謊。不依乎心之所知。而妄發以瞞人。是也。此又分三。戲一。飾一。欺一。戲者。乃時出笑語。顛倒真假以譫他人。無益無害。飾者或爲人已之得益。每有所恢張。亦非有所害。二者皆有小罪。因其雖無大害亦未免言不由衷也。聖與吾斯定曰。爲我出一妄言。能敎萬民靈魂者。亦不爲也。因其將非善以成善。不可也。至於欺者。乃害人與已之身靈。或妄稱聖蹟聖經以惑人。或憑空架說以損人之財名等。此爲重罪矣。

如發言時。內定爲真。而事忽假。雖假亦不爲謊。因假在意之外。而意本不欲瞞人故也。發言時。內定爲假。而事偶真。雖真而實是謊。因真在意之外。而意本欲瞞人故也。

有人問我所知之事。我明知。而答爲不知。借我所有之財。我實有。而答爲無有。此似爲說謊。然亦有辯。所問之事。屬人與已。密事。本不宜傳者。所有之財。止足自用。不便於借者。我答云不知。答云無有。何罪。但答時。心要定此事止爲自知而不可令彼知。此財止爲

自用。而不足分人用。則外言依我內意。斯無罪也。更有問我所不宜問之事。我雖知。爲之委曲遮飾。亦非說謊之例。

謟惡乃屬說謊。此犯重罪者三。一惡原可惡。不可好。謟之爲失其本性之罪。一因我媚譽而致彼樂爲。是害其身靈之罪。一因我媚譽。而愈致彼害人是助其不愛人之罪。聖熱路厄摩曰。謟人之惡。是與以明悟之塵。而蔽其光。因致他不以惡爲辱。而以爲榮。乃開其便於行惡。故有重罪。也若所謟之惡爲小。而所致

之害爲輕。則罪亦輕焉

讚善之說有三。一虛讚其所無之善。一過讚其不稱之善。一實讚其本有之善。虛讚過讚明係說謊。則皆有罪。因致他生自足自誇之念也。亦有意欲成人之善。間爲此褒奬激勸之。仍不足致他生傲。此不特無罪。而反有功。至於實讚本爲無罪。然亦不可當面讚之。蓋彼爲大德者。受我之讚而生耻。小德者。受我之讚而生傲。經典云。勿讚現在人留待死後讚可矣。

稱已之善有二。一稱所未有之善。此明係說謊而犯

此誡之罪。一稱所已有之善。或爲勉勵他人。以身爲表則無罪。若止爲讚已。是自誇矣。則有罪。經典云。讚已出於其口。斯爲賤讚也。至讚自已之惡。不拘未有已有皆有罪。依其惡之大小。成罪之輕重焉。有人爲謙讓故揚自已之惡以敗名。似是善意。然亦不宜。蓋人之愛名。如愛財焉。財與他人無與。止爲獨有者。可隨意散之。若係公財。不可任私爲用。其于名也亦然。聲名之獨關一身者。成敗可以自主。爲得讓益。而故去虛名。斯可爲也。若我之名。關於他人。如父子夫婦。

聲名美醜。利害相爲聯貫。原不可貪有已私益。敗已名。因敗他名也。如攻名敗。而子名亦敗等是也。又凡用私財於人。本欲利人。不欲害人。用之有害。如助其行惡之資 寧留勿用。其於用私名也亦然。如我自敗其名於人。而人能效我之譏。可也。或人因而致疑我亦有此惡。反效我之惡。是貽害多矣。此實有罪。且有人爲至譏。故而誣揚已所未有之惡。此罪愈重。因不可貪譏名。而犯妄証也。何謂虛証。虛証有証於私的。有証於公的。証於私者乃向人前作旁証。如侮慢彼人。証其本質所有之缺。

且挾私証他所行之惡致他羞耻怨怒皆爲重罪如所証又非實有之事罪則愈重証於公者乃在官司前作干証此又有三等一客事一顯事一虛事客事是我所獨知者官司問時或此事關於衆害則宜明答以得其公益不答有罪或事止關兩家則不宜答當委曲遮蓋之因官司之問乃其所不宜問也顯事是爲人所共知者官司問我以便斷罪結案我宜直証雖致一家有害然公義公法所關未可隱諱我若不答致其罰不加其惡無懲而公害莫除反爲有罪

如我實知所被証之人。後有重害於我。則欲免已目後重害。不直答亦無罪。因我之避害爲先。他人之受害猶後也。但此事獨係我一言。即爲衆人去害得益雖知後日我被傷害。亦宜直答。因免衆害爲先。免已害又爲後也。虛事。乃爲無一實者。或明知事爲虛而竟証作實。或非明知事爲實。而直証爲實。此皆有重罪因官司審斷兩家是非。視于証一言而決。若以虛爲實。致官司真假混斷。皂白不分。無理者倖免。有理者枉陷。且有不獨貽兩家私害。而更有關於衆人公

害果爾若無可謀別的善計斷當再向官司前補証其實雖因此受罰亦所不辭以此罰乃我自招之也何謂毀謗背後說其過以敗其名是也經典云美名過於豐財損人之財有罪損人之名豈得無罪此罪總歸於二一爲犯義一爲犯愛犯義者如傳人客過與所未有之惡皆不宜傳而傳者此宜補還犯愛如說人顯惡爲衆所通知者此非誣他不必補還但失隱惡愛人之心亦有罪而別其罪之輕重則視事之大小焉然所謂顯惡不必補還者又有分或經官司

既斷其罪。敗其名。我乃傳之。此非犯義不必補還。或有他方未知其惡。而我傳之者。又爲犯義。而當補還。因其人在此無名。在彼尚有名。我傳之。不並敗其名於彼乎。或有惡爲衆人所知。而我未知。止聞別人傳說。此或實或虛。我宜詳察。不可輕傳。於未知者。若傳之。則屬實者爲犯愛。屬虛者又爲犯義。又須補還矣。補還之義。如所傳虛事。我宜於受聽者前。明說我先所傳某人之事。係我妄言。非果有此事。你不可信。若他仍疑。又當發誓以實之。若所傳密事。亦宜於所受

傳之人之前。說我先傳某事。係我不是。你不可信之亦更不可揚之。尤宜人前。時稱讚其美。以補其名。或我係尊大者。倘如是補還。自証其妄。則名已敗。反大於受敗之名。又覺不便。則止以他美事。時稱讚之美補之足矣。又有毀時已久。聽者或忘。若提起此事。不幾補人之名。復敗人之名乎。此不必補還。若聽者。再提此事。仍宜照前補還。

實知人之過失。我不足以戒止之。傳於其父母師長知之。以責其失。免其後犯。此爲無罪。因出於愛人。不

得已傳知。欲他警醒遷改也。若我既明知彼回心定改。且背地能力勸其回心定改者。卽不宜傳於其父母師長。傳反有罪。爲此乃故意敗其名於所未知者。而致其受責辱也。更子弟敗父母師長之名。其罪愈重。卽父母師長。亦不可無故過揚子弟之惡。以敗其名。

有知人之過失。憐之憂之。相與議論。若人何以有此舉。今有何方法可以匡其行。此非毀謗。實出愛情。則無罪。若不出愛情。或有私恨而樂道之。或以爲美談

而歲言之俱有罪。倘有一等人自喜傳其醜事。而我傳之。又非毀謗之例。

聽人毀謗。不可樂其傳。而喜於聽。如告者分卑於我。我當以正言阻之。不阻有罪。若告者分尊於我。非我所得直阻。或與我同輩。力不足相阻。亦宜發愁容。以現其不喜聽之意。隨以他說遮蓋之。經典云。愁容止謗口是也。不然。則毀者聽者皆有罪矣。

何謂讒譖。言人過於其所愛之前。離間其愛情是也。人之本願皆欲爲人所愛。不爲人所惡。今譖以離間。

之乃奪其愛而失人之本願此罪更重於毀謗蓋毀謗止傳其過於所未知者以敗其名譏諧則傳其過於所相愛者以奪其愛故聖人論諧人之罪遠天神而同魔鬼何也天堂本所無一不相愛天神恒欲人相愛地獄本所無一能相愛魔鬼恒欲人不相愛今以諧人爲行豈非魔行哉

人有相愛非其正者我諧其所有現過以致相疎此爲無罪因不正之愛爲罪我離其愛乃爲離其罪既爲離其罪即是愛其人也又有我明知此人行事後

足以貽害於彼愛之者。而溺愛者不知。我借譖使之知。亦爲無罪。因不善之交有害。我離其愛。乃爲免其害。既爲免其害。亦是愛其人也。若有私意。欲疎彼以親已。此即有罪。

有近妄証之罪。而惟在於心內。如心中或有猜疑決斷他人之過。而生欺侮之意。不待之如前。雖止在心。未露於人。亦謂以思敗人之名。然此亦有分。或得之耳聞而疑者。如聽一忠厚之人。傳某人說某人之惡我疑之。爲莫須有。此爲無罪。又如聽一有德人說一

素行不正者作盜賊心未定爲實而因其有作盜賊之據。我疑之亦爲無罪。倘所傳非其人。而所被傳者。又非小人。妄疑之。則有罪。或得之目見而疑者。如見一人乘夜入人家。我疑其非奸。卽盜。若本人果係不正者。爲無罪。倘素無醜名者。輕疑之亦有罪。至於斷。則必眼親見而後可。卽係忠厚有德者。傳說亦係他親見。而後可。不然。卽有罪。更有一類傳其是者有據傳其非者亦有據。止此一人之行。而是非之傳之據各半。便當靜止吾心。不可偏爲疑斷。倘偏爲疑斷。恐

有敗被傳者之名。未免有罪。
天主嘗顯聖蹟。以明其果有罰犯此誡者之罪。泰西
有一聖人名那兒西鎖者德至高。常欲阻人惡。不畏
强禦。皆懲之。時有三惡徒。爲憚其責也。乃先設一醜
事。誣之於大衆。又恐不信。因各矢愿以實之。其一云。
若我有妄傳其事者。自頂至踵。皆發毒瘡。其一云。我
所言非實。卽爲火所焚。其二云。我倘虛謗。兩目失光
但聖人高德素爲衆所服。縱巧謗。總無信者。而聖人
仍入山三年。隱修以避其口。未幾天主降罰。各如其

言彼言生毒者遍體發癩言被火者中夜忽有火躍其家舉家悉爲灰燼而言失光者見如此顯罰卽警覺痛悔向衆以補其所言之誣明言二人受罰之驗且自苦重罪流涕不已目亦瞽焉然雖罰依其自言而卒爲善士矣噫毀言易施主罰難逃君子觀前二人可爲妄證者戒觀後一人可爲犯罪而知悔者勉

九誡十誡第十八章

言之害人既多思之害人又不少他誡之思屬於犯行之禁凡不宜行卽不宜思此又禁財色二思因財

色更易昏人心。故於六誡七誡之外。特立九誡十誡以禁之。曰毋願他人妻。毋貪他人財物。蓋財色不獨不宜妄行。又不宜願與貪。舉私情邪意。在所必制。嗜利忘義。在所必絕。色念總歸於四。一有功無罪。一無功無罪。一有小罪。一有重罪。財念總歸於三。一無罪。一小罪。一重罪。

何謂色念有功無罪。凡邪念之起。皆由身情所誘。明司知之。愛司允之。始成罪焉。此則發而卽知。知而卽克。且絕其愛。司不允所思。而更專力逆之。雖邪

念在明司常現而在愛司常克愈克而愈有功如孟將禦寇不許侵城任寇常犯境愈禦則愈立功矣故人遇邪念起時能心中加嫌而不思戀每盡力克之或念卽起卽滅或滅而復起起復旋滅常常如是皆有功而無罪因罪不成於起念之時而在於樂想之際功亦不關於無念之初而關於克私之候也。

何謂邪念無功無罪偶起一念未覺其事未愛其樂倏忽過去如人趨過五前實未分爲何人也此則明愛二司未行其本職豈成爲功罪乎故夢間所起邪

念。若睡先未有所想。睡後未致其樂。亦無功無罪。蓋睡時。明愛兩司不行工。而睡時之行動惟係內司所發之亂像。而內司原不成功罪也。

何謂邪念有小罪。此又分二。一念起久不及察。雖未覺所思爲有罪。若覺必卽絕。但久不及察。亦未免小罪。一偶覺而愛司固未全欲之。止有些遲疑未決。乃不速絕。又未免小罪。聖人云。火星入衣。若不卽拭衣必受燃。邪念之火。甚易燃心也。可不慎乎。

何謂邪念有重罪。凡邪念之起。明司知有重罪。愛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允之。故意留懷念而樂想之。雖定不欲行。已成爲重罪矣。又卽邪念偶起而非其本意所致。但起後至於欣然留懷之。則非偶然。故成爲重罪矣。吾主耶穌有云。見婦人而心樂想者。行淫之罪已成矣。

邪念之起有二。一是三仇所引。肉身、魔鬼、世俗爲三仇。此起不起不在我。非我有功罪。但起後而克之權則在我。故克之爲有功。不克爲有罪。一自己所致之由。而又分二。一我因行宜行之事。如行醫讀書等。偶動邪念。則不必去所由來之故。如行醫與婦人診脉讀書而遇風情之篇。偶起邪念。當不必留

懷豈因其有邪念而當去所留懷之意。因我所行之遂不行醫不讀書乎。當此念則在本業之外也。一因我事爲本業之善事。而此念則在本業之外也。一因我視聽言動所致之由。如看戲笑謔唱曲等。起有邪念常留懷其中。則宜絶所致之原。不絶爲有罪。以此等常易引我邪念也。夫人兢兢內守。猶恐邪念之未必絶。況加以招邪念之引。自甘可絶其邪念之大害乎。聖人云。諸德之功。宜近仇。如欲成謙。當近侮我者。欲成愛。當近害我者。貞德之功。寧避仇信哉。

或有邪念之起。明同既知。愛司不戀。而亦不克。似無

罪。不知人非聖人。未免德行庸劣。斷宜慎此。知當卽克。不可容邪念久顯。明司之中。恐愛司忽至於允也。譬如賊在門外窺伺。宜速閉門。以免其害。我若防閑不密。賊卽乘而竊入矣。此不卽克。豈得無罪乎。至若大聖人每輕賤此事。心中堅忍。不畏邪猛。寧死不敢大犯主命。則任此念之去來。或無罪也。譬我之勇能勝賊。雖不閉門。亦何害哉。但我人寧可防於未害。不可悔於旣害也。

或有鰥寡人。故意想前此夫婦正情。未完親者。故意

想後此夫婦正情或想爲生子傳後或免陷偏途此似無罪然倘想時卽動慾情而留戀之如親行一般則有重罪因此非但想前後之正情乃是現今而取其樂矣凡此樂不但爲夫妻親在一處之時斷不宜取卽夫婦相隔一方者亦可類推

邪念之來所最猛而難制者莫如肉身情慾昔人比肉身爲家賊魔鬼世俗爲外賊外賊易避家賊難防因此情長隨在身死而後已故魔鬼常用此家賊以便害人靈魂然亦有多聖人得勝其敵而免其害者

其方法總歸於二。一嚴諸外。一克諸內。嚴諸外者如五官乃招邪之門。進像明司。易搖內情。謹守此門。視聽言動無妄。使邪像不入。則邪意無由起而內情平靜矣。又飲食爲資慾之薪。豐養過分。慾火必熾。謹節此薪。常持齋戒以淸心寡慾。則薪去火必滅也。克諸內者。一念之起。內司必覺。方覺之始。卽克之。無使潛長。蓋克於始猶易。而制於後則難。如始燃之火易滅及至燎揚不難絕乎。當此之時。宜致勤念以克之。或思日用本業。作爲不暇。則逸念自消矣。宜致畏念以

克之或思嚴主授罰求苦難堪則肆念自止矣宜致愛念以克之或思慈主救贖求福可望則貪念自去矣至我力量不足則求主助佑又求聖人聖母轉達且常解罪領聖體聽講道覽聖教諸書凡此皆生善念之原療惡念之劑也。

何謂貪財之念。一無罪。一小罪。一重罪。如爲本業願得所宜得厚利或貿易要地以便好價蓄積美貨以待時價雖營逐於財原無騙人之意亦非欲得非義之利此爲無罪如願偶得財物或思道路拾遺或思

富家送贈或思大賈而腰纏萬貫或思爲官而祿享千鍾此雖無害未免虛想亦有小罪至於日夜希圖願得不義之財如或思設計以車捲其物或願人速亡以早得其業等則皆有重罪而犯此誡之命也

貪財之行多於貪色故七誡詳列其事而六誡猶略貪色之念熾於貪財故九誡詳列其病而十誡猶略至於樂想留懷之害明愛知允之情財色兩念實可互照觀者善於會通可也

此兩誡天主亦顯有聖蹟一以見制邪念之法一以

見罰貪得之心。泰西有一位脩道者。偶遇一美婦。初見之原未動心。後邪魔設計。常用那美婦之像。現於其明司。以誘其邪念。雖其心不爲之擾。亦未免搖動不寧矣。未幾婦死。脩道者聞之。訪其葬處。即乘夜到墓所。開其棺。將已衣幅向朽屍拭之。得其穢氣而歸。後有念起。即以所拭衣幅向鼻聞之。因對已云。爾前所愛者。非即此可醜者乎。如是者數次。那念頭不覺永釋矣。噫。生前妖治。總作死後朽屍。特人不將心裏方幅一拭耳。善哉。聖人得藥治邪之方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上古又有一人平生崇意積財。雖家有餘。止欲人財歸已。不欲已財捨人。一日猝然而死。親友不知其故。請醫家剖腹觀之。（泰西人猝然死者原用此例）遍觀五臟。其心不在。衆駭之。因進內開其藏庫觀之。忽見一魔如毒龍狀。坐金寶之上。將其心剖分碎折。魔語衆云。某者之心。久賣與我矣。此財物非其價值乎。財前任伊積。心今隨我剖也。衆皆戰慄而退。可見人心爲財所迷。財非已有。心爲魔得。可畏哉

人肉身犯法。則有國律以治之。靈魂犯法。則有天律

以治之。千誡者。即治靈魂之天律也。立自天主。傳自聖人。條例森嚴。難以漏網。故國律能罰人所易見之罪。天律能治人所不易見之罪。君子懷刑。正爲此也。小人不畏。其能逭乎。以上逐條分罪。何啻律例之篇。而末隨以聖蹟垂戒。無非欲奉教者之知所趨避云耳。

聖教明徵卷之七終

泰西傳教聖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著

罪宗第十九章

上列十誡乃爲天主聖旨。亦係聖教直規。故人思言行。合此規則有功。不合此規則爲罪。然罪之根。又有七端。謂之七罪宗。今當詳列之。以便認罪。一曰驕傲。二曰慳吝。三曰迷色。四曰嫉妒。五曰忿怒。六曰貪饕。七曰懈惰。

何謂驕傲。即是自尊滿足。誇己所有。過於其本情。此

總分二等。有謂全驕傲者。有謂不全驕傲者。全驕傲者尊己之極。而直直不順伏天主治世之旨。此爲極重之罪。與魔鬼之傲罪同等。因眞不伏其旨。卽是欺侮其尊貴矣。此又分四支。一自誇而思所有之好美非天主所賜。若是卽爲背主恩而不報之不認之也。一自誇而思其所有。皆己功所致。不由主寵而來。若是卽爲辜負大主厚寵之恩。一自誇而思他人所受之恩皆不如己。若是卽爲輕忽天主所降於他人之宏恩矣。一自誇而思己之功效全滿無缺。不必慮所

未有若是卽爲倖玩天主仁慈不待伏祈未有之恩以望得之乃自足而如已得之者四者俱爲重罪但此罪難認於其所發之念今當卽所行之驗以便認之若有人常受主恩而不記憶感謝如未受所有此乃驕傲第一支之驗保琭聖徒曰你所有何一非所受竟誇如未受何哉可見喜誇在是而傲意顯矣若有人安樂過日不憂能失所有之恩或偶有苦卽怨天主爲不允所求此乃驕傲第二支之驗蓋人無功能當主恩凡有所賜無非格外彼且想這等事皆屬

當然非天主格外所賜何傲如之若有人常欲受恩異於他人其若頻揚而難忍其罪頻掩而不計見人之小失謗爲大見人之大善謗爲小此乃驕傲第三支之驗因其常欲人以我福德惟爲大而不欲他人均之若有人不驚慮後世之事不專務於悔罪克己等功優游過日如同睡夢此乃驕傲第四支之驗因其妄擬雖無功亦得常生而我爲天主所最愛者不必盡力立功也凡教中欲明此等重罪宜詳察其所行之驗便知其內之傲情也不全驕傲者人雖自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自尊過於自大之情。但非不欲伏天主亦非不欲伏當伏之人並非輕賤他人。此皆爲小罪。凡此等驕傲之驗如待人徑情不憐其苦且不忍耐自己所遇的苦。更不欲受人之辱等情皆爲尊己過當惟因本情所發無有輕主慢人之意故爲小罪。然傲根未絕每多阻受天主之恩經典云。上主逆制驕傲者是也。雖所得之害或爲小。但其所失之恩爲多矣至於認己爲聰明才智尊貴。但知以此等歸於天主則非驕傲之罪乃其眞有而自認之也若必讚己而侮慢他人

即眞有亦屬有罪故人惟當敬主愛人守謙以立功可也

何謂慳吝即是愛戀財物過分至宜用而不肯立功此非財主實爲財奴因非財奉我乃我奉財故聖人曰慳吝者所有非所有以其用如無有焉慳吝分於二一爲犯義如欲得不宜得或留所不宜留與不捨所宜捨此皆有罪一止爲愛財願藏積豐厚惟恐或減毫不肯用且受多勞苦耑意生殖雖既足更望分外加多此亦有小罪若爲財不守誠不顧身靈受大

害此爲重罪又須知儉與慳大相異因儉爲德慳爲慝故有人節省不濫當用則用此非慳吝之罪乃是儉德之功

何謂迷色卽是過戀慾情此詳見六誡之行九誡之思茲不必贅但須知夫婦正色亦有迷人於過當故有時爲功有時爲罪功者用此情或以繼嗣延後或以治滅邪火免犯偏途之罪此則有功罪者分二一爲重罪一爲輕罪重罪乃係色慾過分不顧生命以致重病或行不如常如將女或作男或阻生產之路或致墜

胎此等雖屬夫婦而意不正行已偏皆有重罪若行止爲得樂而無他意但其行非本行亦有輕罪故所謂色之正者必需婦意行三者偕爲正則始爲得正之全也。

何謂嫉妒。即是心中不喜他人得有恩寵財位等而思阻其得。此分於二。如不喜人得福惟要如我之未得此爲重罪或嫉妒而非故意人得小福等。此爲小罪。若發於愛人之故不喜其人無功得福或其人得此位即有人受其害或因人之得引我困苦此又非

嫉妒之罪若不害他人得天主聖寵等神恩此爲極重之嫉妒也。

何謂忿怒。卽是七情之一而願酬彼人當受之罰。凡人七情當從理發若依理而行則無罪。至理爲情蔽惟任情而行。則有罪。故論忿怒之情。使由理發怒所當怒。此爲義怒。何罪之有。惟不依理之忿怒願人受不當受之罰。如依其罪。止爲受責我願他受重刑或被罪當受死於官司。我恨而私使人殺之。或其罪卽當受死。我怨之。非爲成義獨爲私仇。與凡怒心過甚

大動怒形如厲聲辱罵等更因發大怒得罪於人並得罪於天主此皆爲不依理而怒之重罪倘忿怒有少過分或願彼人受輕罰或發時不自覺等皆爲小罪至怒歸天主則爲極重之罪

何謂貪饕即是愛戀飲食之味以圖口腹之樂或飲食不顧生命雖知此物致有重病而亦嗜之或爲飲食不守當守之齋或爲飲食而致忿怒行淫等此皆爲重罪或止爲得味飲食過分而非有他害或爲飲食致小病等皆爲小罪

貪酒一節。尤中國人所易犯者。教友宜詳之。凡造物主所生品物以養人身。用之必有其節。以得其保養之益。苟不節用至于過分。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故用酒最爲宜節。不拘多寡。依人之量而止。不至昏迷。卽無罪。倘過用不節以致心昏神迷。不辨人倫大小。不知事物次序。并不顧言語顚倒。是其行非人之本行。其言非人之本言。此爲重罪。倘醉若此。卽不胡行亂語。止自安睡。亦有重罪。因罪在我。故意欲昏迷明悟。及醉而明悟已昏迷矣。雖不胡行亂語。非無其根在

聖教明徵　卷之六

中只外無物以觸之耳。如有火不燃。非無火也。但未遇引火之料也。至於醉後發酒風打人罵人其罪彌重。因此之打人罵人皆係先貪醉之罪也。若夫飲酒稍過面紅情爽笑語自便明悟實定而未昏迷。此止有小罪。又强勸他人酒醉昏迷。亦有重罪。因我止宜勸人立功不宜勸人做罪。今致人以醉成罪。其原實由於我豈非我不愛人之罪乎。余竊怪中國人不忽醉爲罪。殊非合理試看人大醉後其行如何無羞恥無驚畏去禽獸不遠良可惡也。何得無罪。泰西不特

酗爲罪亦大敗聲名故罵人無他最辱者惟酒醉卽爲辱之極矣

何謂懈惰卽是廢善功而懶于行之也其義分二一爲公名一爲私名公名者乃槩係不樂爲善事此兼教外俱有故爲公名也私名者乃獨係不樂爲屬愛天主之事此尚就教中言之故爲私名也夫屬愛天主的情在於我與天主相通故愛天主之人當欲天主所欲不欲天主所不欲必常想天國之事願與天主相見相親以享無窮榮福倘背天主所欲而不樂想昇天此爲第一懈惰其罪

爲重若不樂爲愛主之事實不由於故意止由於難行以少得想此事因少得行此功乃多營逐於身世之務此爲懈惰不行當行善功之罪善功屬大者則懈惰之罪爲重善功屬小者則懈惰之罪爲小

重罪之害第二十章

前詳犯誡之罪今宜明罪之害罪有二一謂原罪一謂自爲之罪原罪即是元祖亞當首方主命傲惡極重延累世世子孫因元祖如根我人是其後裔如枝根敗衆枝即敗人性缺壞從茲始也凡人從母胎中

即染其汚此害爲無窮人人俱染又爲公罪無輕重可分惟入天主聖教而受聖洗罪即得赦矣自爲之罪乃是各人所犯者則有輕重之分輕罪是雖不依主旨而未壞愛德不過稍阻善路而遲於行且其聖寵未失也重罪則直逆主旨於重事犯此即失聖寵矣故當略說其害凡不懼其事者皆由於不知其害者也惟不知重罪之害故敢於犯之夫重罪之害分三罪之醜罪之罰罪之患是也

何謂罪之醜凡所行循本性之常皆屬善美可愛所

行屬反性之變。皆屬醜惡可惡重罪原是反性其醜又分爲三等。不愛當愛。而愛不當愛。一不羞當羞而羞不當羞。一不畏當畏而畏不當畏。一凡人犯一重罪俱有此三醜之情。

何謂不愛當愛。而愛不當愛。我人愛司本向。原在美善。因美善本是可愛。愈美善。則愈可愛。無窮美善。則亦無窮可愛。倘愛非美善之事。卽反愛司本向矣。人犯重罪時。背主向物。愛主之物而不愛物之主爲微利。爲虛名爲穢樂輕萬美善之真原棄無限美善之

真主所得者至暫微而所失者無窮尊貴抑何醜也譬如人爲得一塊爛土而失萬鎰黃金何醜如之重罪之醜有顯於獲罪者與所獲罪者尊卑爲何若獲罪者爲卑所獲罪者爲尊其罪必重故小民獲罪國王爲莫逭重罪以國王之尊與小民之卑相懸絕也天主之尊無上人之卑無下兩者相去天淵今以至卑獲罪至尊其罪之重爲無窮重矣況以獲罪報恩尤反人之本情而爲人情所共惡禽獸之中亦有知恩報恩而不敢獲罪於所授恩者人顧獲罪於天

主其報本之情反不及無靈之禽獸豈非不愛當愛之至醜乎。

今試略說天主之恩以便人知獲罪於莫大恩主者。爲背本忘恩之醜可乎。天主之恩有係乎夫超性有係本性。係本性之恩有二生存佑是也。生者何。始賜我有其有。此有非塊然之有。亦非獨有生有覺之有。而且爲有靈之有。又能享永福之有。存者何。造天地以覆載我。造日月星辰以照臨我。造禽獸草木以養育我有。並造萬有形之物。無非爲保存我有。佑者何。

常扶助我人趨善避惡更命天神守我此三大恩眞不啻顧我如父撫我如母故人專意愛慕此莫大恩主實爲本性宜然即時刻不斷奉事讚謝以報此恩尚恐萬不及一而反加重罪以報之是報恩主如仇矣此非無情忘恩之至醜歟

天主不獨有性恩而又有超性之恩降生救世贖人靈魂此爲超性之恩比性恩更遠也蓋天主爲救我人以至尊位接取人性降生爲人在世間三十三年甘無窮勞頓受千萬苦難被釘十字架而死皆爲人

罪。以身立表而贖之。此恩又當何如報也。故奉教者。既信此等大恩何可犯重罪。以負此莫大恩主。保瑣聖徒曰。教友犯重罪時。即是再釘天主真子於十字架。此忘恩安可比耶。夫教外獲罪天主。其罪爲醜。因失本性之光。故如德亞國人獲罪天主。其罪愈醜。因原知天主又加古教昭垂。而故犯之。故今教中既信天主降生受難諸恩。又加天主盡流其血爲洗除人罪。而猶日日增加重罪。如增加十字架。以釘天主真子。其醜比教外。與如德亞國人。更不可名言矣。

天主不但賜衆人公恩。又加各人私恩。各人試私下思想。從生至死。身靈所領之福佑幾何。所免禍患幾何。何一非天主之恩所賜之福。果難勝數。所免之禍尤習弗覺。若要知主恩浩大。當想我之罪原足以致其罰。何他人所有諸凶惡。我俱未有。謂非天主免我乎。聖奧吾斯定曰。我不但欠所受福佑於天主。亦欠所未有之禍患於天主也。更古賢有言。我分作三我。各我爲天主的我。而我獨爲欠天主之我。何以言之。生存佑我。一我也。我身靈的有。全爲其所賜之有。而

皆爲其有。如人受身於父母。子之身。無不屬父母者。此一我。非天主之我乎。救贖我。一我也。我奪於魔鬼之手。而天主脫之。我陷於地獄之阱。而天主拯之。則我又全是天主賜以成我。如贖我於被擄。此身應爲贖主有者。此一我又非天主之我乎。榮福許我。一我也。我甚微賤。天主備榮福賜我。則我爲其所統屬。如國王以高爵厚祿寵人。則人臣無不屬於國王者。此一我又非天主之我乎。三我皆爲天主有。而我一我不足全償天主所授之恩。是我不爲欠天主之我乎。

由此觀之倘若人犯重罪將這一我溺於微利虛名
穢樂把天主所賜不但不還且竊送與魔爲奴是天
主加愛於愛而我以仇報愛天主加恩於恩而我以
罪報恩何無情之甚也然則人可不知所用愛哉
何謂不羞當羞而羞不當羞羞恥爲人之本情足阻
人顯惡不許任意縱放如鐵銜勒馬不得妄馳也若
無羞恥其行實非人行如馬無銜矣故人行非理醜
惡之事俱遮掩不與人知爲免愧顏之若吾主耶穌
曰凡行惡惡光是也但人行醜事於常人或惡人之

前其無羞恥猶小。倘行於尊人或善人之前。其無羞恥爲大。更行於有尊位有善行。又有權勢能罰惡者之前。其無羞恥爲愈大。何況人犯重罪。乃行醜惡於全善全能有大權能罰惡之天主之前。何等褻瀆至尊。此無羞恥。豈人情之本。而不爲可醜之甚耶。

人在主前犯重罪。不但褻瀆其至尊。而且致其義怒蓋善可愛。惡可惡。此爲當然之理。況善與惡。不相投而相尅。故爲善者。不得不愛善。卽不得不惡惡。其善愈大。其愛善愈切。愛善愈切。其惡惡愈甚。天主爲全

善則其善爲無窮善無窮善者不得不愛善至於無窮卽不得不惡惡至於無窮故以無窮福賞善者亦以無窮苦罰惡者凡重罪之惡與天主之善對惟天主爲無窮善能全知無窮惡能全知無窮惡卽能全知惡之宜無窮惡因全惡惡至於無窮者人依信德當信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其能爲全其善無極其惡惡至於無窮則犯一重罪時當何如羞恥也乃可羞而竟不羞焉亦思在人前尚羞爲其所見而不敢爲而況在天主之前何無羞恥一至此哉夫不信

天主在前。即非奉教人也。若信而不羞。非顛狂人而何。泰西上古有一婦。引誘善人。其人曰。你可攜我在密處行之。至房。問曰。你還有更密之地否。婦曰。無有密於此者。其人笑謂曰。天主在此否。婦曰。天主無所不在。怎麼不在此。其人曰。天主既在此。我何敢在主前。行在人前所羞行之醜婦。因覺而悔焉。噫。人誠能信天主無所不在。如斯人者。又何犯重罪之不知羞矣。

何謂不畏。當畏。當畏敬尊伏權。而畏其怒。乃

人之本情若無有尊權可畏或有可畏而不畏之卽便恣意行惡故萬國莫不定一治民之權以制其不敢爲惡位愈尊權愈大刑愈重因愈可畏凡畏一國之尊之權甚於畏一邑之尊之權無他畏與權相稱也夫世君之權可畏天君之權更可畏世法有形之刑可畏天法有形之刑地獄火有形詳見前辨更兼無形之刑愈可畏也人犯重罪於天主竟不知褻瀆何尊輕侮何權玩忽何怒耶。

天主之尊與權爲無對經典云皇皇之王萬主之主。

是也達味聖王曰山雖高嶺雖峻對天主聖容前悉消融如蠟蓋言聖威之可畏也故積世上萬國君之威權在天主前尊卑其尊威失其威矣耶穌親對宗徒說你怕世上權爲其能刑我身也夫刑我身之權猶可怕能刑我身靈於永苦其權不愈可怕乎保瑞聖徒云聽耶穌之名凡天上神世間人地下鬼莫不敬畏屈伏試思天神純性無惡可懼而猶懼天主之威權邪魔受罰已定似無猶可懼而猶懼天主之威權何況罪人有惡在身將受其罰而尚不畏哉想天

主之義怒愈爲可畏。蓋有施罰之權。若見惡不怒。或容我而不罰。卽罰亦或輕我可不畏。乃有權能罰又有無窮義怒。怒則必罰罰則必重。不愈爲可畏耶。大凡畏依罰。罰依怒。怒依惡。惡依惡。惡對善。天主之善爲無窮善。故惡惡爲無窮惡。無窮惡。卽無窮怒。無窮怒。卽無窮罰。無窮罰。當無窮畏。人卽不能無窮畏。亦當盡心竭力。至於所能用畏之處。不然。不盡其本能而不畏所當畏之主。豈非醜甚。

人犯重罪時。試思天主在前。一邊現我人所受本性

超性諸恩。一邊現所備榮福以賞善。亦苦以罰惡。天主如與言曰。你所受諸恩。惟我所賜。我所受諸苦。惟你所致。你若犯此罪。我卽罰之。亦苦。不犯此罪。我卽賞之榮福。又想魔鬼亦在前。一邊現薄利虛名穫樂。亦如言曰。你任意犯此罪可得一時身樂。乃斯人寧欲依其伪所引。不欲順其主所勸。寧欲得一時暫樂而忘地獄永罰。不欲耐人世微苦。而失天堂眞福。寧欲中邪魔偏意而爲其奴僕。不欲承天主聖命。而爲其義子。噫。何無情。無恥無忌。一至於此。可不謂之極

醜哉。

何謂罪之罰。凡有治之權。必有賞罰以稱其職。多瑪斯聖師云。仁義爲有權者二手。仁爲右手。義爲左手。人用右手不足。必以左手佐之。治權亦然。用仁不足。不得已用義濟之。用義所以罰惡。亦所以禁惡。而使之不敢爲也。天主治萬民之權。常用仁義二德。仁以加恩義以加刑。無善不賞。無惡不罰。但加恩爲其本意。因原於已善。加刑屬於宜然。因原於人罪。經典云。天上地下。凡萬有受造者。天主無不愛之。又云。見惡

無不惡惟惡能致主怒加刑也要知天主賞人之善賞過其善罰人之惡罰不及惡且依義罰惡不但爲已犯罪者之本刑亦可爲未犯罪者之禁令是謂犯者之罰亦謂未犯者之恩故欲知罪之重在於知罪之罰天主義刑約有四端余就經典所載而詳之

天主義手第一用即是降天神之傲惡於地獄當初纔生天地即生無數天神其無形純性滿被聖寵其明爲直通達其能極廣大詳上天神篇其本所在天國天主至公不欲其無功而享榮福故使之自主立功然

其中最多。一見已福之妙。遂犯極傲抗主之大罪。天主遂初試義手。罰之地獄。以天神高位。變爲邪魔甲囚。以天國貴臣。變爲地牢賤虜。以天主第一所愛者。變爲天主第一所惡噫天主之嚴刑。自此開矣。人繼其傲神之表樣。能免其刑哉。

天主義手第二用。即是逐出人類之元祖於地堂。天主造天地萬物齊備。即生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娃。爲人類之元祖母。其肉身內外。全無虧缺。其靈魂原義猶原美也諸德被滿。本可傳之於奕禩無失。故七情原

無私欲之累。身樂原無死病災殃之患。安居地堂。享其景之福。天主亦不欲其以無功受福。使之自主立功。謙聽主命。無遺無傲。然兩位隨犯大傲抗主之命。即失了聖寵壞了原義。身情錯亂。世物勝尅。因彼不伏主。而內情外物。亦不伏他。遂易淫易貪。多爲諸惡（見其身情錯亂處）又能病能死。能受諸凶災（見世物勝尅處）因天主令之竄流乎地堂之外。延及於萬代。從世始至世末。凡孩童初生即受原罪之染。並世上所作罪惡。與諸凶災苦罰。皆是原罪流毒噫。天主之嚴刑。自此再見

矣有自作之罪者能無恐哉。

天主義手第三用。即是現罰人罪。而以洪水降世。天主生天地後二千餘年。人積罪彌天招主義之罰。故自天降大雨四旬不止。海水湧過高山一丈五尺。萬民與禽獸盡沒。天下止留男女八人。禽獸各類止存雌雄牝牡一對。息怒後。再傳生焉。又有五城人迷于男色。等罪天主自天降火盡燒其方。至今其地荒荒無草無木。人跡全不可行用。噫。人犯重罪。今世天主現罰如此。後世未罰又當何如。

天主義手第四用卽是罰罪人於地獄。天主造天堂賞善。卽造地獄罰惡。凡地獄之內外苦無終苦。上已詳言茲不必贅但人思以天神純性爲其初造所最愛者不容一念頭之傲而罰之於無窮。以元祖備美原義。亦爲其初造所甚愛者。因一犯命天主則降刑末絕其地堂之福。定原罪以延累子孫。且怒世惡。以水火屠滅之天主之用刑如是其嚴何況今人事事行惡日日增愆。人可不思所以止天主之大怒歟

何謂罪之患。凡欲知其所以然。莫便於知其固然故

知病所發之症便知其病之輕重知樹所生之實便知其樹之美惡罪爲靈魂之病因諸患之症而罪之重可知重罪爲諸患之根因致諸患之實而重罪之惡可知重罪之患約歸十二今詳列于左以便人瘳惡而毅然歸於善

一是失神活而得神死之患蓋聖寵爲靈魂生活之原人若有之其靈魂爲活無之其靈魂如死故犯重罪聖寵既失其靈魂在神前（神指天主天神）臭穢過於死屍泰西有一善士忽天神借形與之同行遇路傍死馬

朽而重生善士閉目掩鼻以過隨至城外又遇一少年容色甚美天神亦爲之閉目掩鼻善人怪而問之答曰此人形雖美而神已腐謂靈魂有可醜尤甚於重罪也死馬矣故犯罪靈魂雖能動形不能神動蓋凡行善事如念經持齋克己等亦非活動之工因此無功可賞無合天主聖意之原非如未失聖寵之靈魂爲活工有功也

一是失天主居心而得魔鬼覬身之患依撒雅先知聖人曰你罪遠你於主隔其容不與親是也蓋人無

重罪。其靈魂爲天主寶殿。耶穌有言。愛我者。必守我命。我與聖父。偕來居於其內焉。若犯重罪。則辭却本主召進邪魔矣。先係降福之聖座。後變爲集禍之穢所。先爲慈主之筵。而神味飲我者。後變爲惡侶之藪。而酖毒遺我。先爲榮福之府。猶天國聚處者。後變爲囚禁之區。猶地獄成隣惜哉。

一是失天主義子之尊。而得邪魔賤僕之患。蓋天主爲我人公父。我爲天主義子。天堂榮福。係吾父本業。原備以遺我者。惟未犯罪。實是肖子。大得吾父之愛。

將受其本業何疑若一犯重罪乃爲不肖子致吾父之怒厚業斷所不與于是乃爲邪魔賤僕惟得其虐主所授之物矣夫臣得王寵立之爲王子何等尊榮不幸而至於獲罪不但失其寵並失其位而貶抑之爲隸僕不知何如悔恨何況以天主義子轉爲邪魔賤僕失天國本業而得地獄孽叢其悔恨更不可名言矣孰令爲之而至於是

一是失從前善功而得現在惡行之患蓋善功以百年積之不足一旦以惡行敗之有餘因惡行實阻聖

寵其善非眞其功非美矣譬人臣一生忠君忽作叛逆重罪君豈念其前功而赦之哉故人雖積善立功幾至於聖人之級及一犯重罪而死其從前諸善功悉盛無有而現在重惡可罰之至於無窮經典天主有言你爲惡者我永忘其所行之善是也嗟乎積善多年爲重罪奪去誰之咎哉

一是失諸聖通功而得公會不親之患聖教會一大樹也根惟天主耶穌而諸信從者乃其枝未犯重罪其枝爲活能通遍樹之滋澤若犯重罪其枝已枯而

他枝之生意不通矣故不但失已之功而並失諸聖人之功何等可惜譬如一已財少貧一公庫通用一旦禁而不予用無所濟也惜矣

一是失明悟超光而得昏心之罰之患經典云罪人常在雲霧暗黑中行是也蓋人兩眼雖開倘無日光照之與瞽無異故其行易跌人雖有明悟專賴信德之光以見善明道倘犯重罪失聖寵其信爲死信其光已被掩蔽神目如瞽所行每跌於錯路經典云神目以罪瞽是也且以罪召罪愈犯愈迷愈迷愈犯經

典又云以暗召暗是也可知罪人永福之路不遵永苦之途是循本主之引不順虛伪之誘是從抑何昏迷甚哉

一是失天主佑善而得邪魔助惡之患。凡人遷善改惡皆賴主佑若無主佑絶不能趨一步善避一步惡若犯重罪依義宜罰無從施佑任邪魔引誘積罪如連環焉愈長愈結愈結愈難解罪惡滿而永罰至矣噫人何不懼此一件重罪。足以滿其惡稱其罰。而天主因此以決其案哉。

一是失祈禱之功而得懶惰於善之患凡人行善之佑每由於切意求主而求之允與不允亦由於聖寵之失與未失故未犯重罪而有聖寵其求爲友求大槩能允既犯重罪又求聖寵其求爲求仇無一能允論天主之仁亦有時允罪人之求然大率不允者或爲罰罪或爲禁罪又犯罪者之求亦無有當允之情何也凡求於天主之情有二一是堅望天主不能堅望天主豈允其求一是重罪未悔何能堅望天主豈允其求一是切求由於愛德熱情有重罪而失聖寵必無愛德無

愛德何能得允所求噫犯罪而能痛悔切求者固爲人勉之但犯罪而虛求無益者又爲人惜之。

一是失心內寧靜而得憂苦之患蓋人未犯重罪苦中有樂雖遇貧困患難想及天福神味何等坦蕩耶

蘇對宗徒云我之安平常留與你此神安平與世安平異甚若既犯重罪樂中有苦財物聲名長繫其心未得慮不得既得慮復失且微樂易過罪惡又長刺其心明悟之光雖昏亦有時發現當受永罪之懼難逃將來審判之嚴難免死候猝至之期明悟中或現此數者何

等憂悶故善人之生雖受世苦可謂樂生惡人之生雖享世福可謂苦生。

一是失天主安慰而得難堪怨恨之患蓋世人憂苦繁多中有甚者非人可慰止天主爲人慈父未足爲善之慰可尋此門以求慰焉若犯重罪不但不爲其子反爲其仇何敢向之求慰是這一門又被已罪閉塞也不然人無重罪向天主求慰亦何所不慰乎是則釋苦不能求慰不敢抑鬱莫堪怨恨奚極呼可愛哉善人之安平乎可惡哉罪人之憂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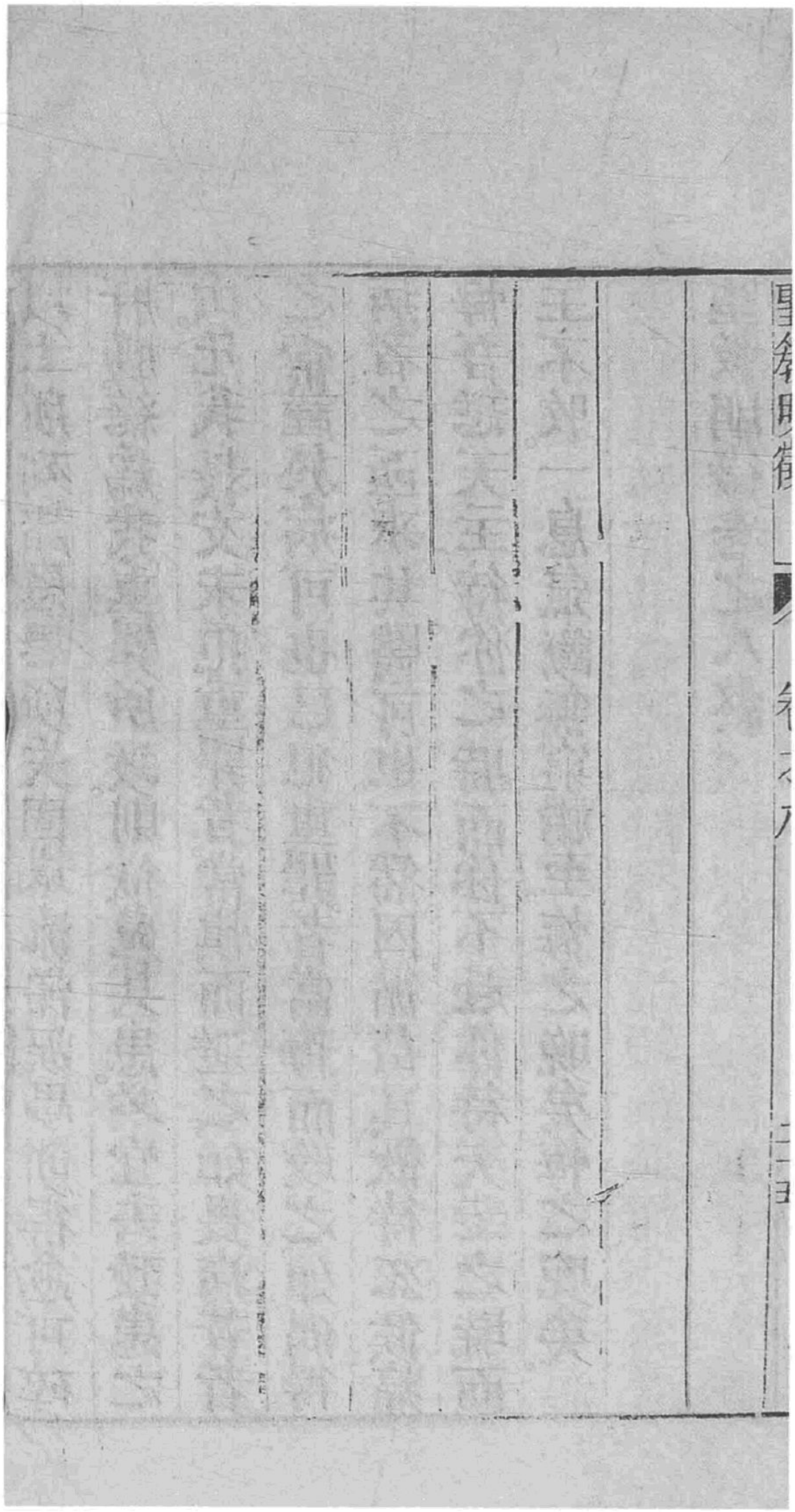
一是失世上諸公而得福失諸凶難之患蓋從世始至世末凡所受苦患皆是或爲罰罪或爲警罪故如災殃疾病盜賊等無非人罪所致根在原罪若無罪則無人世之苦夫罪可犯諸凶難亦可畏既畏今世之苦何不畏所以致此苦也哉

一是失善終而得惡死之患經典云善人之死在主前爲凶死是也蓋生時種善種死時卽收善實生時種惡種死時卽收惡實經典又云流淚種其種歡善收其實信哉故善人在世

惟得種種之苦至死則得收冬之樂因此見善人之死雖謂終而非終實爲無終之始雖謂死而非死實爲永福之生謂之終可喜喜爲世苦之終謂之始愈可喜喜爲天福之始惡人之死雖謂終亦非終實爲無終苦之始雖謂死而亦非死實爲長受苦之生謂之終可憂憂爲暫福之終謂之死愈可憂憂爲永苦之始嗚呼人世何犯罪之時不自返思目我欲免世苦當不免永苦我欲得世樂每至失永樂何如耐苦而節樂而免永苦得永樂

以上所列諸患。思所失固堪流涕淚。思所得愈可碎肝腸。總爲我重罪所致。則欲免其患。必宜去致患之由。凡我教友未犯重罪者。當慎而避之。如畏病苦者之常謹於病可也。已犯重罪者當悔而改之。如偶得病者之亟求其醫可也。不然因循苟且。欲待死候痛悔吾恐天主待你之時而你不赴。你待天主之時。而主不收。一息氣斷無窮禍至。悔之晚矣。悔之晚矣。

聖教明徵卷之八終



妥特包數庄特伞薢麻事餇潛吧焙炑頒妥吾名妥屏粉

吧、妥止約渤沒紇渚呂朱特簡潛仍麻代七樊汗特女者平者

神德王丕、油麻歎買祜鮡羞蓉雙離旦幾時特嵐蹂克嬉無分

予嫠嗓打罪嗡命、惡辱且蕘爲德王丕閉饒事庫仁蹲共事輒

丕、時庄恪之沒紇渚漫覩氨渡哿吭嗷麻渚、

時礼哿次匹幾礼匹耗讀法德王支秋助沒馱蕘嵐

個官該沒慕軍。

德王支秋助媒家翁聖批嚕、陂馱術茹創鼎遵寅永陛

王吒、閉睩翁聖批嚕遵蹂浪呈柴固蔆几旦跓柴嵐

歇徽時固𢧐几旦貾瑄講麻庄朱㖞趁車、雙㖞判正

主丕洨埶麻追、辟𢧐埶恪、蚤拱沛旦麻講女、耒㖞趁

離稌亞吠嗞㖞些每埶、仍几劣劳几固病怒疾箕彔

㖞助𠀤㖞朱毓吨嗜每埶中泣處仄夷固洨㖞疾癲旦

宦麻浪、禮翁助禮碎共、德主支秋碆旦奴麻判浪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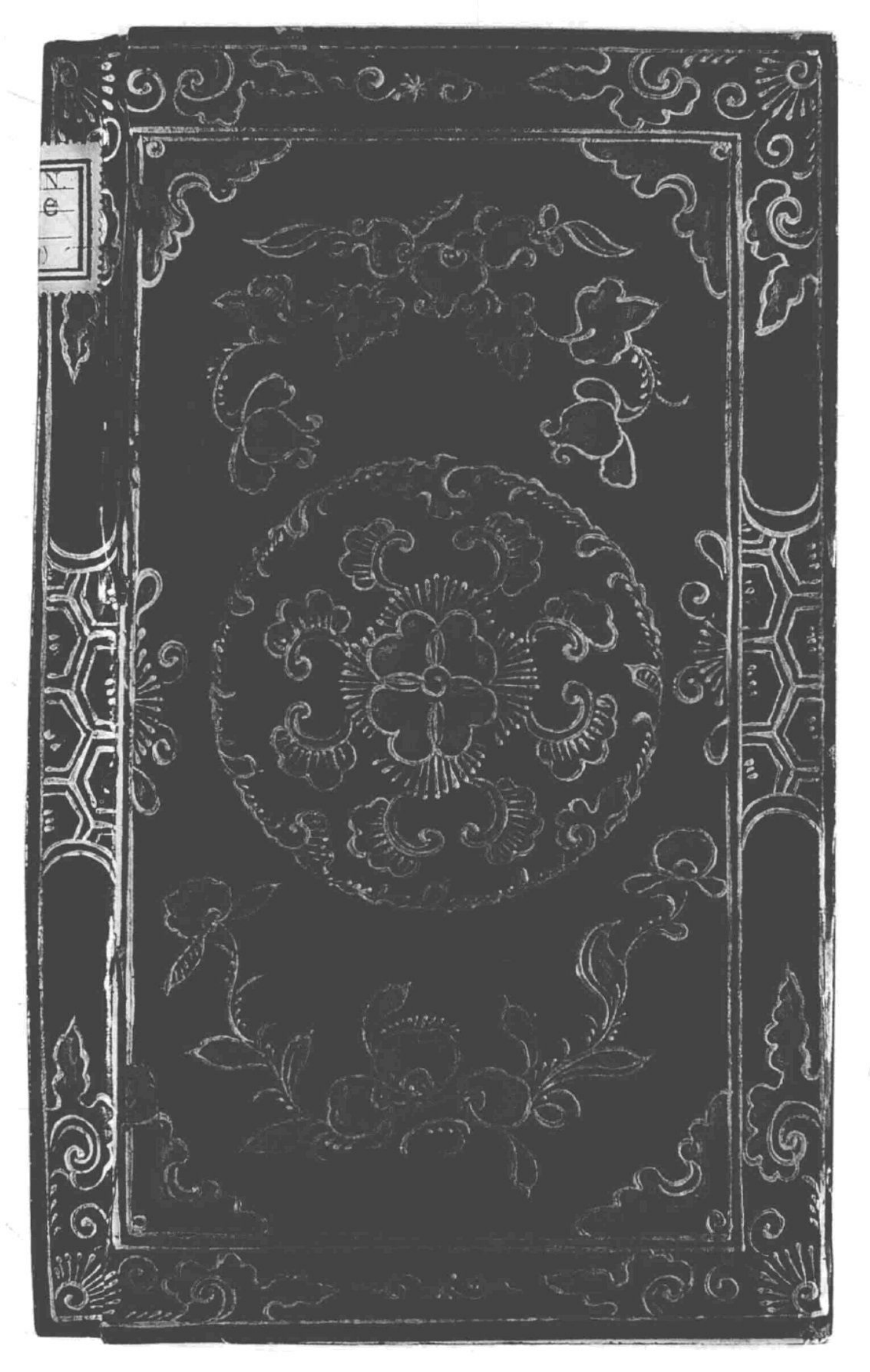
㖞判唾仄皮𣪍、奴連𠀤即時、𣪍㖞禁奴庄朱吶爭仄共

𠀤尋芽澀柴麻登貼礼如法翁聖枚蓮傳初、奴連趁麻

朱每㖞特哈、朱毓㖞些尋旦德主支秋強𢧐欣女麻㖞

仄埶永𣪍朱特求願雙離㖞些拱蹺彔尋㖞帝女蚤㖞固疾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七克

七卷（卷一至卷三）

［西］龐迪我撰述

提要

《七克》七卷，西班牙龐迪我撰述。越南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183。

本書為論述道德修養的倫理著作。作者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字順陽，西班牙籍耶穌會士。約於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來澳門，萬曆二十七年（1599）進入內地，在南京、北京等地傳教。利瑪竇在北京病故後，出任北京會院代理監督，並負責利瑪竇的善後事宜。在南京教案中，被逐往澳門，後病故於此。著作尚有《天主實義續篇》、《人類原始論》、《天神魔鬼說》、《耶穌受難始末》、《日晷圖法》等。本書共七卷。卷一《伏傲》，分為『克傲難』、『戒以形福』、『戒以心德伐』、『戒好異』、『戒好名』、『戒詐善釣名』、『戒聽譽』、『戒好貴』、『論謙德』、『識己保謙』十支。卷二《解貪》，分為『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論施舍德』。卷三《坊淫》，分為『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貞德』、『婚娶正議』。卷四《熄忿》，分為『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愛讐』、『以忍德敵難』、『窘難益德』。卷五《塞饕》，分為『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論節德』。卷六《平妬》，分為『妬如濤起以恕平之作平妬』、『戒計念人惡』，『戒聽讒』。卷七《策怠》，分為『怠如駑疲以勤策之作策怠』、『論勤德』。本書認為人性中常孳生出

七種罪惡的意念，即傲、妬、貪、忿、饕、淫和怠。它們必須克服，即以謙伏傲、以仁平妬、以施解貪、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貞防淫、以勤策怠，這就是《七克》的來由。而要想最終克服上述七種罪惡，則必須歸信基督精神。因此，它實際上是一篇弘揚天主教宗旨的佈道之書。與此同時，其在編纂過程中又採用了晚明社會較為習見的勸善書的形式，使得其更易被接受與傳播，與利瑪竇的『適應政策』一脈相傳。

本書開本 25.9 釐米 ×15 釐米，版框高 19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魚尾上題書名，下記卷數、頁數。卷前有楊廷筠《七克序》、彭端吾《西聖七編序》、龐氏《七克自序》。各卷前有崔湄小序。書名頁題『京都始胎大堂藏板』，背面題『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四十三年極西龐迪我譔述，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主教湯亞立山准』，由此可知，此本當是自清嘉慶三年（1798）京都始胎大堂刻本翻刻。據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此書屬於提交給教皇利奧十三世的一套安南叢書之一。紅色燙金精裝封皮，四周亦刷成紅色。此本之外，梵蒂岡尚藏有五部。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32.3–4 者，為明末刻本，本次出版亦已收錄，具體可參看彼處提要。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9.3–6 者，卷前有楊廷筠、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序，以及龐迪我自序，各卷前均無崔湄小序。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42.1–2 者，首列崔湄《伏傲小序》，繼之以陳亮采、鄭以偉、曹于汴、熊明遇序，以及龐迪我自序。其餘各卷之前亦都有崔湄小序。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3 者，卷前有陳亮采、鄭以偉、曹于汴、熊明遇序，崔淐《伏傲小序》，以及龐迪我自序。其餘各卷前無崔淐小序，封面多鈐有『敬一堂印』。以上三本大致亦均刻於明末。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50 者，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京都領報堂刻本，書名頁題『康熙甲戌歲重鐫，京都領報堂藏板』，有龐氏自序，各卷前有崔淐小序。此外本書的版本還有：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北京初刻本，明崇禎元年（1628）刊、李之藻輯《天學初函》本，明崇禎十六年（1643）北京刻四卷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泗涇刻本，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上海二卷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上海土山灣四卷本，1931 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廣東肇慶府真原堂重刊本，清宣統三年（1910）本，1922 年上海重印本，1962 年臺灣重印本，等等。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據《天學初函》本標點。此外，《七克》亦曾傳到了日本。如日本元祿九年（1696）查禁天主教書刊時，《七克》就列在禁書目錄中。（葉農）

七克

四六七

Traité

des Sept péchés capitaux.

I. Vol.

Rac. fr. Oriente
IIb. 183 (1)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七克

京都始胎天堂藏板

至聖降生一千六百四十三年　極西龎迪我譯述

至聖降生一千七百九十八年　主教湯亞立山淮

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覆墜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

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

抵中國。有古越裳肅愼。奇肱身毒所未經涉者。此亦盡乎聚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聖瑞。賚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洋乎聖德配天非我

皇上疇當之諸君子觀光用賓大都潔脩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

間用率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
蘇私屋漏密脩密證皆鑿鑿不背所聞其
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
日欽崇一
天主萬物之上日愛人如已夫欽崇
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已即吾

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日上見王宰之
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卽
夫子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
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洸洋
無際要耶何難要以眞實世諦使人可信
可解而不可易此爲難耳則畫師圖鬼物

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顙、對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眞、泛而言愛人怵惕煦嫗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葬死者皆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伏儆熄忿解貪

防淫遠姊清飲食遂醒懈惰于爲善之七
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
愛純是道心道心卽是天心步步鞭策着
着近喪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巳之
旨脉脉同符學者循此繕脩存順沒寧來
太脩然旣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

所載大率遠于俗情如以富貴榮寵爲綴疣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推勘蹈窮如貧見家珍渴得甘露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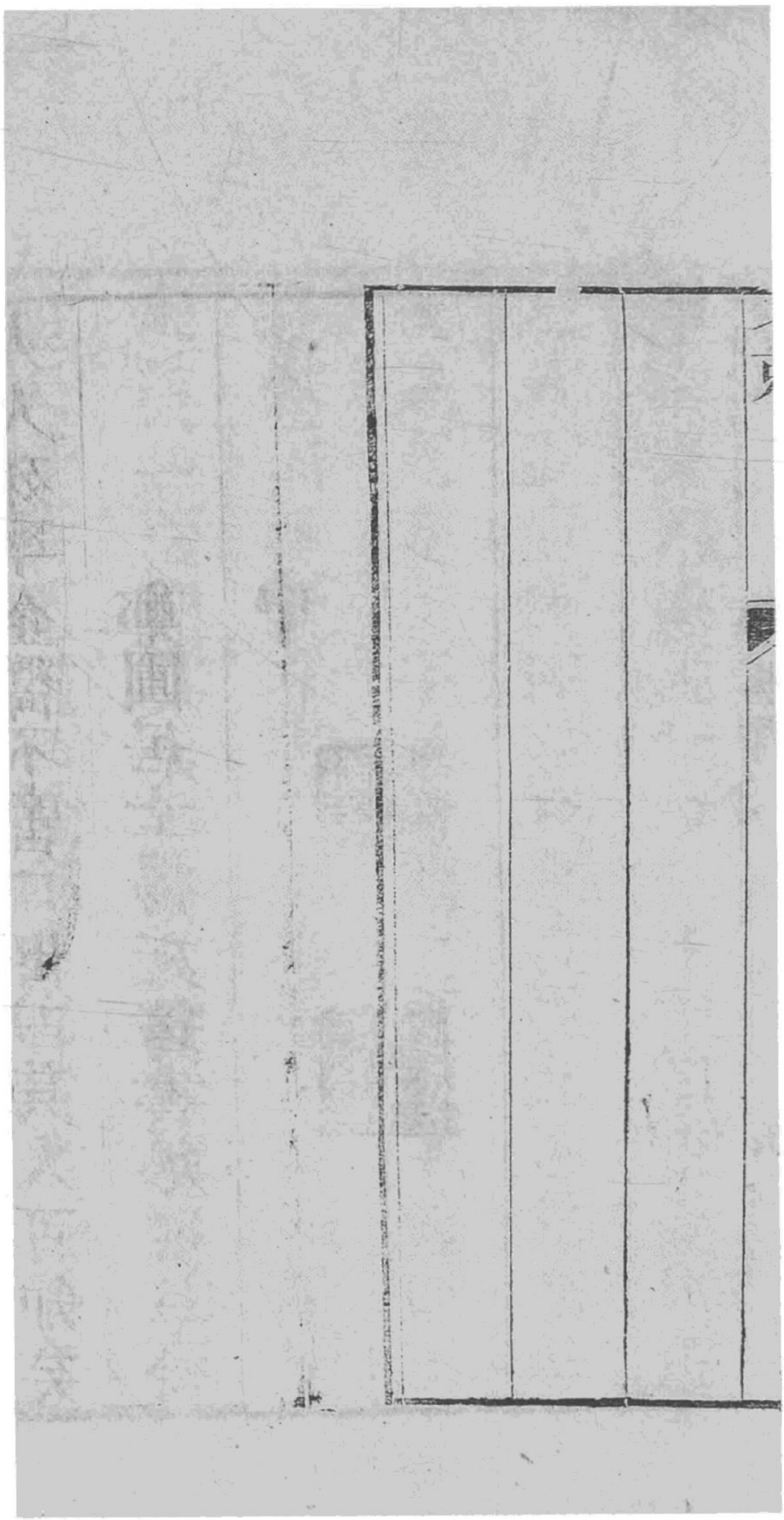
津津證入處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之人靈府多滓難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終卷而卧此非書之罪也麗公號順陽予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爲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

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即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旦齋

中

鄭圃居士
楊廷筠



西聖七編序

西洋龐君廸我著七編始于伏傲終于策
愈示余余愛而讀之蓋洗心之聖水對證
之要方也古者國有狂泉國人飲之皆狂
當今之時問今之俗墊已方人似無不中
此七病者幾于以國狂而龐君實來傳其

國學實爲此方七藥龐君雖與藝之人處
往往交臂而失卽諳藝性不應徹見俯肝
窮悉底蘊言言當也石言于晉或憑之言
龐君之言無所憑假意者天王使之耶特
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天
地之淫厲人身之膏肓皆從骨髓心絡剗

剔其淫邪蟲毒薰以反魂之香塗以合體之膏其神解在秦和扁鵲之上其易簡在六經四子之表漢遺宋雲等往西域得四十二章經鹿苑之巵譚鷲峰之粃論而藏之蘭臺石室過甚珍藏余訪時人見麗君久在犖埶溷跡中庸不澄意遠觀剖情獨

繕不知其可重也近世學者祇信卽心之學不解原天之心素無止定之功妄言隨欲皆善往往駕慈航而殞命握至寶而喪家無明師友以導之和毒腊其雜進矣夫用七德克七情以理治欲實以心治心也得其道者藥在殊方絶域可以離壁間物

代之讀龎君書者毋以歐邏巴生遠近想
亦毋以六經四子生異同想期于切救時
病庶于國有瘳乎雖然君書業已懸之國
門或諱疾而忌醫復增長其病心與君爲
魔難將奈何君不與此士人比肩事王同
籍分祿且所述者

天王之言天使言之度無爲君難者卽有之度無能舉七編之言而非是之也則亦不足爲君難矣

碭郡彭端吾

碭郡彭端吾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　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寄仵人惟汨之以私乃始罪眚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于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即生妬奪我即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

忿及婬忿枝也種種罪說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千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已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

天地元主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于　天主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已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　上主而出其於欽事祈隲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認　主賜也彼謂我自能之不緣　主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寘悖自是聞諛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

欲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　上主其志足貴也次則志羨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凈心之樂而身後獲見　天主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墊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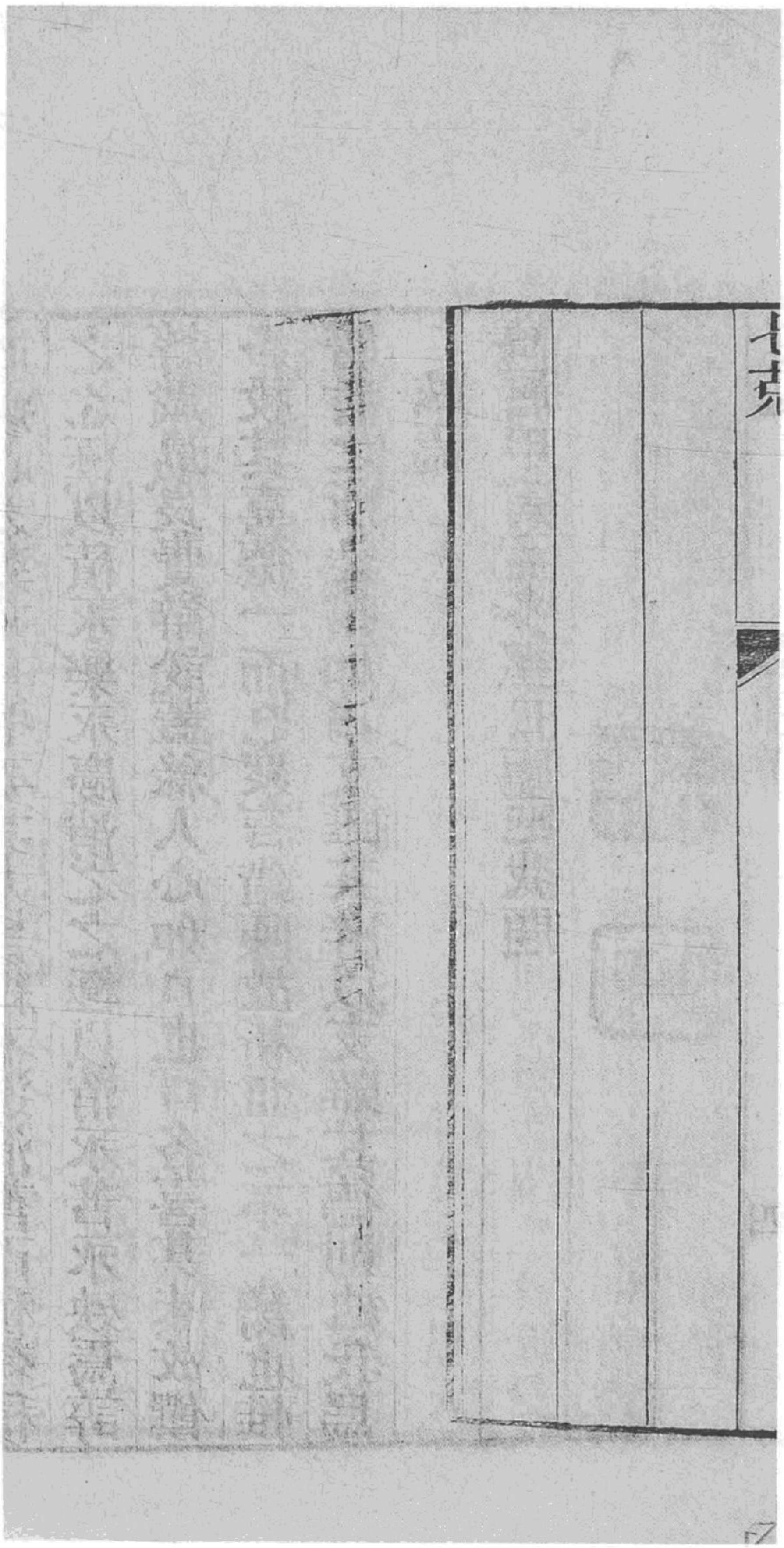
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折舊屋也先折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折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躐即速勸而委頓耳

此不循節次之咎也廸我入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
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
具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巳
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　天主爲人物眞主不思天
堂有眞修擬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
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
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
巳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
因繹所聞及所管闚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

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箴最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故析俎之不一彎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日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廸我烏

旹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廸我題



伏傲小序

人心于行爲火火性上上則炎炎則炙炙則焚至于焚而烈焰隻灼勢難撲滅化爲灰燼一息而盡故火遇薪速盡也人心岐路甚多獨是好上人一心從少得壯從壯得老卽勉強調伏而幾微隱約情境相觸不覺忽萌自非內心眞實能謙者根株弗斷斧柯相尋星星弗滅焚林未已也是故謙者恍於人和於神享於天主傲者反是謙者信於友孝于親忠於君王傲者反是然則謙一也累言之而不盡大哉謙乎人全一謙德衆德賅而

全矣龐子伏傲演謙爲論也旨近而遠詞簡而嚴比物連類創爲一家言憬若啟重龔也而衆寶覩又若開重扃也而朗日暄誦其書知其人尚其友此非百家諸子之言而爲龐子之伏傲江東崔湄序

七克目録

天主教要言罪宗七端

一謂驕傲

二謂慳悋

三謂迷色

四謂忿怒

五謂迷飲食

六謂嫉妬

七謂懶惰于善

又言克罪七端有七德

一謂謙讓以克驕傲

二謂捨財以克慳悋

三謂絶欲以克色迷

四謂含忍以克忿怒

五謂淡泊以克飲食迷

六謂仁愛人以克嫉妬

七謂忻勤于

天主之事以克懶惰于善

七克卷之一

西海耶穌會士龎廸我譔述

伏傲第一 凡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願也其端甚多綜統有四以爲善從已出不歸天主一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已功二代有所實無三輕人自以爲異於衆人四自滿自用自騁自誇誇好勝人好異好名戲侮人爭鬬不恭敬不孝順飾罪詐善皆傲之屬也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

蓄之者。必滿其禍災。

聖厄勒卧略曰傲爲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一不竝立。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忿倍忿。妬倍恕。一雖壞他未全壞。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裁者必不生。蓄傲于心。德不能入。有德在心。傲亦滅之。徒存德能絶泯德性。故曰修心以

攻欲爲急攻欲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傲去他欲易除矣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輪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于登岸賈勇爭先覆舟失載反由于此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顧以全喪乎

天主惡傲何故萬善萬福皆天主賦予傲者以主賦爲已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主者反與爲敵讎

也天王豈不與爲敵讎哉世人皆天王所育皆所慈愛傲者心心事事惟願尊已盡人類欲凌轢屈抑之則天人交惡焉故他罪離於天王傲罪遠於天王姊奪人怒奪我傲奪天王

或問天王讎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隕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王經者曰天王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

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桁遂出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恠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悉已去盖恠之獨行入朝則王在也以爲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爲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裘矢必悛改求天主赦之夜八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天主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天主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

傲入於心心目遂翳正平之義忽盡亡失他人爲善雖大必厭惟已所爲雖小自喜人有功輕之抑之已有功張大之視已在上視人悉在已下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自矜其德欲人信其

有是德。自責其過。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己事。則不信己而信人。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傲者之情。一一如此。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己則不屑爲所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貧賈無厭。貨直無幾而高誕其價。不肯以實直售。人又不肯與以所求直。

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一支

其夢者必已醒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治病之始須識有病若病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瞶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彌深目視彌謙也傲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爲羞反以爲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

亞吾斯丁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爲罪懼之乎惡

惟傲一端懼其爲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一忒則以德生傲甚害于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稿矣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掞美衣亦來掞美貌亦來掞仁亦來掞義亦來掞智亦來甚而掞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背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

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
卽貌爲謙厚。以富貌不勝。卽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
卽貌爲讓爵。以才辯貌不勝。卽貌爲靜默。我顯行善。
彼以顯行善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
行避傲之善攻我。我旣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
我。譬之剝葱。去其一。內復有一。百剝百有。畢魚體無
定色。隨所居水爲色。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
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殲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
夫敝亦如是。不能明爲德。卽貌爲德。我欲察而法之。

彼亦然。

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殮尚形於棺。葬尚形於墓。永世不已。他欲受克漸次消瘁。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時。數如泆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多則饜。老則息。如忿怒。怨則去。靜則却。惟傲一納於心。時處附着焉。或動或靜。或言或默。或衆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能老而傲不衰。日以益甚。我易境。而傲如境。我易業。而傲如業。愈仆愈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鬬。我克之已力。辯之已精。彼亦已就滅絕。滅絕之中。

復增猛烈。辟猶蹴踘。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傲之一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已芽。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尚存。勝在後也。譬如裏衣。衣之最先去之最後。裏衣不去。終爲蔽人。

傲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之。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修德之念未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傲影乃附。惟正德純心。一與天主對。上下相合。全身是光。傲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 傲一支

試問傲何故乎。爾盍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爾則賤於獸。微於草。浮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耳。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言爾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能乎。夫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而且傲。嗟哉百爾納語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耻。思今所在甚可嘆哭。思所從往甚答戰慄。人恒存此三思傲當自減矣。

假令有人手數銖錢自謂至富矣。沾一命謂大貴矣。生未及期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挾而受微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富貴榮壽於世。而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雖全亦缺。況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天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于得全福乎。天者哉。我視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惡得自恃而敖乎。

夫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徼爲謙也或作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于天主有智固學之于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主佑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

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于我。我恒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上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槁其仁。孰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儔類甚多。計筭昏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儆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 三支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敢。兩處是危。故存一

喜伐念獨知衆知之害均也。

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遇其言受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初結念時辟之種果。此時傲種朽不生。已行踐時辟之發芽。此時傲芽蠹不長。朽蠹內出也。迨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此時以受人之其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不成。

僕者以主貲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貲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誨勸人

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已榮染指矣盜罪曷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主乃最惡也聖傳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已僭爲物主魔之徒也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已有是則甚愚若其知之冒爲已榮何異穿窬乎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復且除已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即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

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知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姦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巳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竦遠跽。不敢仰視。拊胸籲號曰。嗟乎。天主憐我罪人。耶穌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惡顧自悔自下。入時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滅前善也。出時愈汚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德反爲罪。惡反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以美德自

傲。不如以惡罪自謙。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況與罪兼乎。謙與罪罪兼罪全滅。況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我欲見憐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百爾納責自伐者曰。爾所有。特天主已授爾。人所無。特天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人之責少者。

百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凡德之原。天主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才德受而復歸天主。故能生成不毀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須念非自我來。悉惟士惠既能與。即能不與。雖已與。又能復取。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

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我且不能爲我。況我所有。奚能爲我乎。性命受之天主。則才德功績。性命之末飾。我曷與耶。有眞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

讚歸天主。益報歸我矣。若以榮讚自歸。并益報俱失也。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天主。而頌謝轉歸之。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忽自念以功德之盛獲救于天也。俄馬躓躓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赦。幸而不死。人也恃天主之祐。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不先自喜。孰得喜之。百爾納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偽者假襲之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乎天主晋以訓世勿以名我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天下一人之心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聖人如此

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伐之伐何不可曰其故有四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舟隨水下不能逆水自上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土自生荆棘不能自生百穀人情自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

人曰。爾損悉自作。爾祐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譽。宜歸天主。不應自居。一也。善之合否。我難自定。若白聖人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故凡人今世爲善。如夜作事。夜作之事。不至白日美惡不分。人爲之善不質之天主。孰能豫定其眞僞乎。聖葆蓀曰。我察已無惡。未必卽是善。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二也。吾所爲善。雖似至純。鮮不缺誤。金雖精不必無滓。我所爲惡則純惡。係我自爲。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自能爲也。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未成之善。人宜

視以自愧可自伐乎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故爲德如守城一陴之瑕萬堅無益三也德非堅久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持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形忽變遷至無常也故德之全虧受攻乃見德未受攻堅瑕未試未可謂眞德況自伐乎四也

戒好異四支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頂視其下如蹲烏也以爲我高矣貴矣異矣不知我遠視人謂衆烏在地人亦遠視我謂一烏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于人。異于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

默搦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主。費理簿王欲誚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搦加。默搦加以爲王之待已異衆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于他客進一饌。則于默搦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已也。益喜。終席如是。衆飫矣。弗復下者。慚極而去。

人欲異于人者多。知所以異于人。與行所以異于人者。

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即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蹔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捐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既異于禽獸不宜同樂所樂于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戒好名 五支

契理瑣理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曷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于天。而免永刑于地獄耶。聖經曰。爾賑窮之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即爾行善。慎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

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

世亦無失。爲人爲者。在天既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食饑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或費心神。實費失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揑曰。爲善求名。如實漏巵。此人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

有物于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于天。而以虛名微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王

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其熟百千萬果竟無一成

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汝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汝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羨者歎賞令爾自喜婚者訾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修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即芽蘖乾枯無復此麥故種德者務居於静以深其根後雖有稱譏之風熱他之終不摇矣

聖賢脩德之意惟是媚茲天王徐以食報千天若夫汚
真德虛天報莫名譽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
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穩之志其避世譽也甚
於世人願得世譽也罷西略聖人曰吾于當世名微
獨不敢冀之縱偶值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即不
及滅我德亦必減天報也

係孽戀聖跡甚衆各播萬方來訪者曰衆聖人不悅數
徙避之不獲而哭門人問故答曰聖經云凡欲循仁
必受窘迫吾考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

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譽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每塞身隱一陶。各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卽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目擊矣。

聖厄勒卧畧曰。儌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主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修。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

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偽金入火隨烟而散眞金入火彌鍊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

實德如活物也無待于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笛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收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衆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門博堂曰我願當世善人諸若患一切我身代受而

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向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眞德常榮卽有毀者能掩不能減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然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固何足自恃哉

雕者玻離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

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當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其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人人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平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能判之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必多如輸銳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

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名譽隨之。其眞能作德。眞能輕譽也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我向影取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逐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眞德。或生於僞貴。莫非黑影。無實可持。惟係浮思。虛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十襲藏之。緘縢扃鐍。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貴莫如德。藏德之器。堅固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人口無鍵之櫝。我寄之人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臥略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六支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價物也。不。則竊以來。也更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顧以虛名之微

價售之。價乎。竊乎。其愚乎。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于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獵名之便。則言貌飛出衆人上。一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下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餓。尚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匱其德。不亦賤於鷹乎。

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即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

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

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一。詐善之害。甚于顯惡。聖契理瑣曰。爾既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更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何不欲除焉。既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詐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好名者。似善非眞。故最忌眞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眞善。則善神與善貌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乃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聽譽七克

聽樂者。美聲暱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暱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要業俱弛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既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衆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芻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卽嬉然而聚笑矣。

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反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

右。彼在左。諛人之言。是非喜怒。悉悉如人。而其心準背評。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諛人之。旣以受諛誚之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蜜。受其螫。

寓言曰烏栖樹喙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歎。乃面譽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

且識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人者。不重實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于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已而自下。譽者掩人惡。使人忘已而自上。厄勒臥略曰。遇艱難而不失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塞擲加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曰沈淪於惡。不自覺矣。亞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王鞭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撾其面。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撾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撾我耳。蓋受諛與造諛罪等。我縱不撾。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卽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杖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也。爾盡善。人安得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

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圓誰稱譽其周圓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籍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智此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有識我如爾者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衆已避居加爾加瑣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

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者。惟以德自歸。及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爲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恥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

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汚人。譽我以汚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訾於惡類。爾德未眞。況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讚頌天主。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天主。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懈惰。欽從訓誡。是於我事天主愛人眞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

譽足貴也。

戒好貴。八支

居高位。慎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至易遷流。貴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鰍。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四布。雷聲電光。轟爍交至。行道之人。避之兩收。雲散雷電俱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薰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徂謝。向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主曰。爾思居尊位高與衆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衆不異。合此二念。自忘

其尊高矣。

昔有國王。統百萬衆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衆。誰能禦之。我爲其主。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衆。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

爲眞物。而實非眞物也。乃惟眞物之象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眞福。而實非眞福也。乃惟眞福之影耳。眞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眞福哉。

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不能安。既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

而後旋物石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已上者惟見在已下者迨求貴時不見在已下者惟見在已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擠蹈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其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蠆所未有不能享所已

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咤勒卧略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于傲情
之下。欲爲他人之主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
勞我以卑我也。我卽得貴益助我以抑我也。且人心
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
覺棟宇巍絶。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凛然
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讐報復。覺頃刻呼
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
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挈一人可至天。覺堂下人

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恕之覺天上人戴謝我。我謝然自居。或偽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茫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自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搖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人之如溺何哉。

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人圓盤中急轉之少頃眩瞀欲隕乃下之眩尚未定良久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隕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靈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天堂享永福且喻我云曩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汚行不能逃地獄永患矣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既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遑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

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已狥人諂諛百出是衆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鬬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既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既便又無從旁畜止者是以在位彌久造罪彌深迨既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

見輒欲嘗。方嘗輒受其苦矣。

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堅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于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皇皇然惟恐不得。得而不勝。收韁廻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尺布。而欲爲衣。與履人以寸皮。而欲爲舄。必決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甚狹不足以爲甚有餘。惟眞能辭者乃眞能任焉。寓言曰。衆樹共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襪。阿理襪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衆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衆樹長也。已及棘。棘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多刺。一無可用。燎爨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逆者。逆則我棘未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千膏。豐於實。懼因貴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畏不避。則棘末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餅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濯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于德者。非主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卧略。欲避主位。衆迫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甕中。兩人舁出城。而藏之復陶。衆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幕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高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

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覺終身之真辱。徒計在後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焉。適可愧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薄者。大國王也。

勝敵國而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第令人笑之。

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彌榮。有位無施。彌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問加當何故立像。不願人問加當何故不立像。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已之卑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即下於人。斯謙已。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是根。則暢達焉。榮茂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目取釁以入。全奪我矣。

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于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

毀聖厄勒臥畧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而逆飄風。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以謙掩之。須臾而亡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人之心。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卑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天主寵爾。浮海之舟帆既高。無重載以厭之。鮮不得覆。人者樹也。身

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沈上下相應乃能德風而本不撥華且實焉故身伸于萬人者心屈于萬人我位勝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愈甘蟠房之在下者蜜愈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者枝必垂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一不然故重與下俱德與謙并重德結于身其心愈不足矣觀已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有餘乎哉

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盂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筭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于他德如空位于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一若未嘗有所爲所爲全成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最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下下不復墜

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并其讐亦且明叛之。隱假之謙。果吉德也夫。

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讐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汚。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瑣西國盛德士也。

七克

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令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疎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怠前修。則入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已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天主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實天上人也。

拔刺諳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鶉服。誦經讚美天主。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歸命製四櫝。其二絶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骼及諸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儆人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主及天神則厭棄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汚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主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曷怪

焉。

動天主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視滿足略無所需故天主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略無所有恒若有求故天主哀憫付足焉經曰天主盈饑者遺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天主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興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蹴踘也遇堅則激柔則止

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含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

讐爲友剛謙心乎。豈不足感天主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于亞吾斯丁。答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百問之。百如是答。夫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之。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謙者實歉其無德在無可受報。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歉其望天主而未遑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故經中天主自言。吾所顧視爲誰。謙靜

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眞福有八端。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不自滿足。不恃已。不凌人。身居人上。心居人下。此神貧也。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以傲向上。似上實下。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近之。傲者自上。天主益上遠之。高山之隈。爰有國都。近君者貴。何嫌乎地遠君者賤。何必高山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近天君

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奇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酬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艴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

我我乃如此而已豈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穢感以攻我我欲存我德防禦其下。計莫若自謙下。冀祐於天主。勿恃已德力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其故何也。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何謂干戈曰謙與忍德也。魔之來攻。傲者訑訑自足恃其德

力當之。故屈。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祈於天主。以此敵之。故易勝矣。闇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輒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昔有聖瑪加略。嘗受魔攻。以謙防之。魔不能入。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遂不至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汚我心。消我功。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彼侵愈甚。我德愈成。彼又何利而攻我哉。

凡謙者智。傲者愚。歷山西國之名王。好學。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天主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蓋傲比山焉。兩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謙比谷焉。兩露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如是終其身。臨坳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

敢自智也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于實理又屢儆人曰勿自恃已智聖寄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已智自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答曰謙愚之至者爲誰曰傲問故曰觀擇謙擇內傲擇外謙擇得傲擇闕謙擇本傲擇末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謙擇勝已傲擇勝人謙擇實傲擇葩謙擇味傲擇色謙擇眞傲擇似謙擇義性傲擇義形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蹔便謙擇下故安靜而人盡

欲上之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孰爲智爲愚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既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因是可見微謙之功。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識已保謙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畏者惟傲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何得不畏答曰人不識已即傲人之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聖經曰交傲者必著其傲交謙者反是熟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已從人勿從已

智者始于識已終于識天主識天主故能事天主天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不知則能成智知

已則生謙爲衆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衆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已故生傲爲衆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衆惡之成此二不知也

蜂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至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已罪過抱以爲石即虛聲虛念之風不能散我德矣聖契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況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已而已

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

則厭然自慊歛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智二年奮三年愚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

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罇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液入如許氣出如許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愼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

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眞德所進於眞德不小矣厄勒卧略曰人進德彌深修善彌精其視已彌空賤已彌甚知天主之至清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入聖域猶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日之愆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已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卽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慍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一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卽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有過但無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

其謙。人或責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願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宣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蘊火無烟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榮辱乎。

聖厄勒臥略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所未知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市故衣者。偏察遇破隙。指以消其價

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人以保謙爲急觀己觀所短觀人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較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己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己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己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己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覈其眞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己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

以他人罪爲重於已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已之甚明故也。

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已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即有矜傲毀詆兩不善心況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

爲德者不獨戒人即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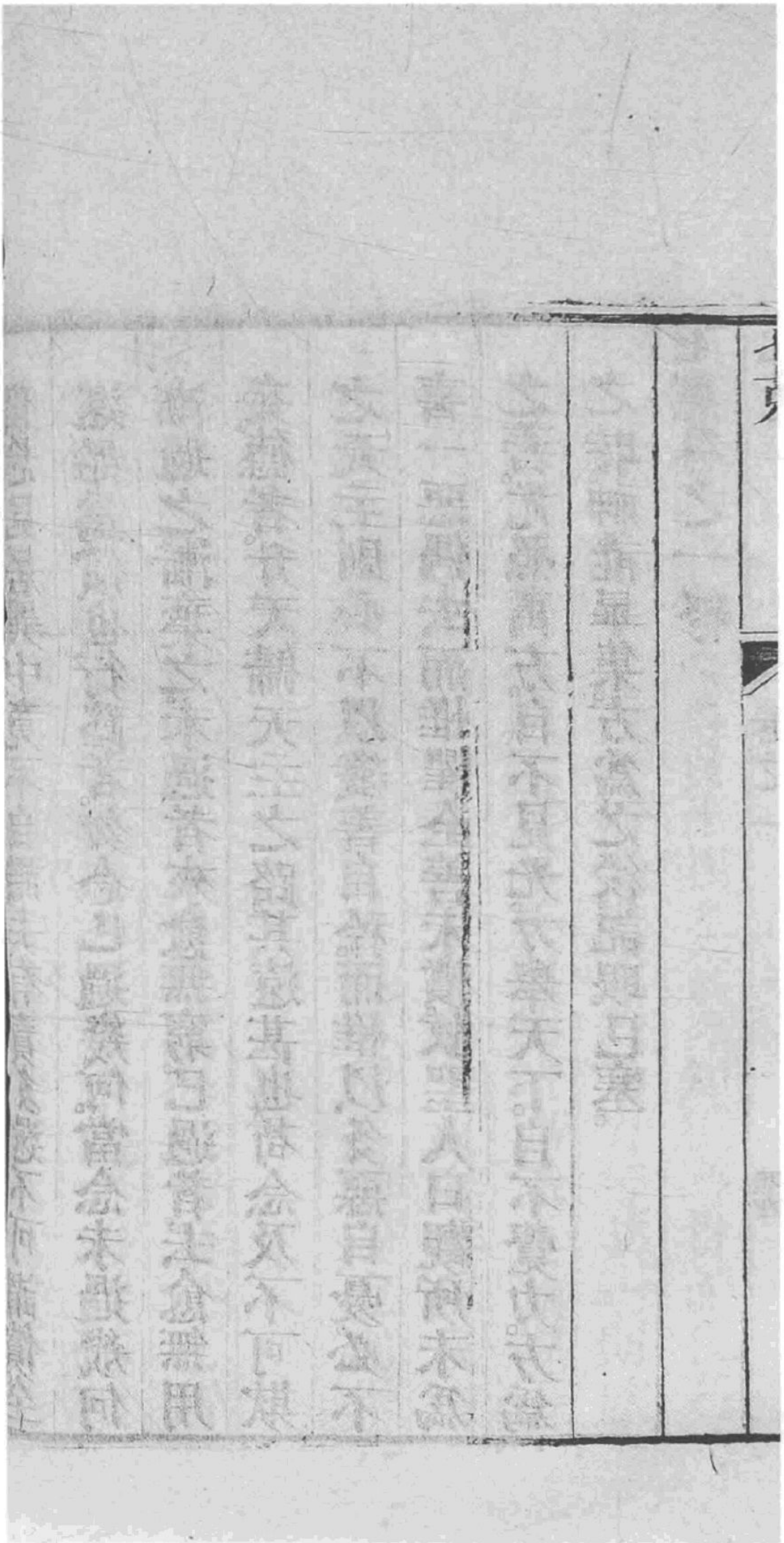
夫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之善執以爲實畫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葆琢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夫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即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沈神漫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往前不惟阻于往前即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不欲進于善乃既退於惡猶以小舟泝溯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闇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効力同而取愛于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主命。悉守天主誡。即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益之僕也。

爾德既隱于人目。復隱於本目。人之念眼常聚於已所憶。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纖善。多惡樂憶之事。故凡已所既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

俱恐見居罪中。竟不自識。夫有責多還不可謂償。全還始爲償也。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窮。已過者去愈無用矣。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苟念及不可欺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必不喜一惡偶去而惟懼全善未償。故聖人日觀所未爲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力舉天下。自不覺力。方爲之時。神能畢集。方爲之後。記眼已塞。

七克卷之一終



解貪小序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訊之曰內囊難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戇者輻輳不戇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戇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煬貪吝之沸益樹貪吝之幟哉麗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

有一世之貧賤有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世之富貴矣貧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猶喜其真爲得鹿也吝者愛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其真爲錢也人世顛倒大率如此悲哉江東崔湜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西海耶穌會士龎廸我譔述

解貪第二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吝者何。無慶之財願也。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凡情蚤發晚息者。莫如財貪。試幼穉之人。他情未發。而即知求得求多也。老耄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經曰。一貪財。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財貪。諸惡之

口也。忿怒鬬訟。欺誰。盜竊。酷虐。邪淫。懈怠諸情。受養於財也。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邪情無財。發微易消。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生金之地最嗇。不能爲五穀之田。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奪攘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歸于鬼域。經曰。惡莫大于貪財。貪者值盜。財之勢。心沒沒焉。天主盡心。天德天國。遽以微財之價易之。矣。書也

之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售已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何哉已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已不願善美矣聖亞吾斯丁謂貪財者曰凡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妻乎子乎役乎衣乎舄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望爾勿賤已視爾心如爾舄可乎

饑不生姦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飽思姦豐恣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刦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

恒逃無或逼之。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大財富。極能消人勇力。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負重任。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略戰。敗之。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于鹵獲。達略復戰。亞立山敗績。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富於財。氣不揚矣。聚衆俘焚之。復戰滅之。

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犬馬矣。獅

子獸最猛受人之恩終不諼亦無不報矣龍蛇亦然貪吝者獨否恒冀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故曰石人勿求之言吝人勿求之情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善施周急以報之可矣貪吝者不因恩求識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彌恣同行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其無友何也蜜在蜂聚鬻在狼聚瘟在蟻聚穀在鼠聚富在友聚爾富見愛於人其爲

愛爾乎。其爲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友何異哉。爾既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眞僞友乃見焉。經曰。眞朋福時不識。僞朋禍時不匿。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爲荆棘也。或問曰。棘刺傷心。金錢娛心。兩者之情不異乎。曰。最不異也。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即壓之。不使滋長。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播之者財之心。財念亦即壓之。不使滋蔓焉。夫棘以銳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入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搏爾衣。交于富者。非攫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申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申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螫多匿於棘域。倚棘爲城。諸凡罪汚。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爲城。人欲恣肆妄行。得財爲之便。最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爲惡。使貧人得爲之。獄不足容罪人焉。經曰。富恣惡而尚嚇貧。蒙害而反噤。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

衆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牽人爲惡令無所息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嘉財聚時未必義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既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愛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眞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甚勞得時甚憂失時甚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吾斯丁亦曰富者有益遂有損益於贏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乎潤惟未銳能

刺。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乎潤懿美。至其末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財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于奇花之中。見花者輒嗅。方嗅輒受其刺。爲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爲誑財所顯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爲人欽愛而與以爲衆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爲善。以捄人。既得時。乃

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捄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既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憂甚。聞天語曰爾既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

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爲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眞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眞福者。必我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反在離於我。安可謂我之眞福哉

金之貴賤從于人意。去人之意。瓦礫何殊。是以金實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徒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

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消。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鬬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爲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故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得進世富最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不得有非多人貧我不得富惟德最富欲取者俱取而不減其路最寬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偶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財忽遘疾長死呼捄于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貧人財既散而貪吝息死乃最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遯遺爾必爾物遺財故世財如流水也已先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蹔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洗我污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

財非我財。惟經我手。先曾已經多人。乃今及我。亟用以敬天主。周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哉。二人同行一犬從之。當同行時。孰爲犬主難識也。視別後所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顧靈心者爲顧已。顧身形者非顧已也。顧已物也。顧財者非顧已也。又非顧已物也。顧與已不相關之物也故君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

去不消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子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身也貪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已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絕財者所得則已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已非已西有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闇多泥借以勸衆令輕世富重天德也向死者曰是人生則大富今死其靈神遽墜地獄爲邪魔從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在銀籯中聞者初謂勸

戒語耳。已而疑其言。視銀籯中。乃有肉心。生血猶糢糊也。衆而後知聖人所言。靈神受罪於地獄信矣。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眞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殷賑自樂。頃焉貨財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眞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已耳。非已遺財。乃財遺已矣。路之未有嚴關。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

甚不可免必棄弗携矣世路之未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曰入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

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已明徵不願升天也時有人自伐已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何也伐已任大乎美已負重乎減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伴貧伴已捄已任又減兩便矣

大約人之匱貧。非因財之。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尚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乏之所須乎。爲乏之所嗜乎。故曰狥性不貧。狥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干富中貧之。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制新籯也。有新穀。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籯廩容之。後有籯廩。患無金穀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

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食飲能實腹。衣能煖體。類然。使食飲不實腹。衣不煖體。又焉用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于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歃鹵止渴也。夫水能止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捄矣。金在櫝。金渴在心。曷能相捄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懸殊。櫝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櫝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

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于無氣。故謂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既得復嗜。無異於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聚之何益乎。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卧略謂吝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曰欺人曰詐人。曰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櫝虛實。不謂貧富。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人手俱虛。即爾櫝實于金物。我

不謂爾富也。貧吝者未得弗任得已得不任用。兼乏焉。不貪吝者。已得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分其財者。而曰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匱乏。此之謂也。聖曰。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毫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既得一。即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

稱。以尺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靈。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獅虎鷙鳥。餓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爲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卽盡天主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衆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不知足者其貧等。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不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

天中世界甚多。我尚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解嗜得之憂世貪率類此矣。

饑渴者得食飲而止。則徵強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徵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食飲。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徵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蘖不滅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友物。提以爾

願爲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搦加箴一貪財者曰。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得在已得求得在人。孰易乎。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爲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

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因繫者獲桎梏實非自獲桎梏正獲於桎梏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忠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爲財役甚明矣夫爲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曰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遣財出戶而財能遣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

貪吝一情。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止使謀財。不得他慮也。主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并我食我衣。悉將斬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蔕。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多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予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已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

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潮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淫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并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萬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已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却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盡以遺子孫乎。答曰。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受之。何益乎。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予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

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貪。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取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脩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眥井。互詈互擊。父詈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詈亢曰。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恨爾。

一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瘞之某處我靈神并我妻子之靈神付與鬼魔俱瘞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故答曰妻喜鮮衣若金寶之飾子喜佚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人固宜并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恐也樂貧大智也貧匱之樂升天之翼經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況樂貧者非貧身貧心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貪貧非德乃患今謂貧者非眞第假僞貧用飾實貪吝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恒耽於惡得財之便。恒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叢生難屏。則絶令無以爲之階。絶其階情欲易鎮。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已。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捄爾貧患。足爾用。是也。亞利斯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甚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西國大名士撒辣滿祈天主曰誠言遠之我心貧富咸欲見賜賜所足足矣富過者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災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榮財奪之哀哉。

一人富而客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愬加曰若失爾財兼失爾貪大幸矣即不失貪失財去貪之媒亦幸

也。

聖厄勒卧略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人所得。未得時。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倏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當有妬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尚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蠹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于得財反因得財故不免于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絶富喜貧一日入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若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乎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拔之是人甚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麵麥飰所飲水所衣惡衣曰

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土也竟卻之。

我西國有兩人隣居。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工夕持直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貧恒樂我富恒憂何故遂召貧者曰多年比屋知予寡于財豐于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母錢足矣貧者感謝不已既得財憂慮不關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已憂生於貪彼樂生於無貪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特其資匱還之樂如初。

弟阿熱搦西國賢士。蚤年慕道絕世富而嗇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諛言欺王。

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輩金投之海。曰惡物。我先溺爾。不俟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勸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大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盍視空中鳥。不蠶繅。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

不貴於鳥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暨爾身命。俱大于衣食。天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滿西國大王也。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衆多。恐不足膺此重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此大衆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讐。特求治人之智。今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貴榮名也。君子永

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已定矣。爾從其道。未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于天主不求之以正義。特恃巧計欺人。恃威強奪人。亟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

有賢者。記所見一人貧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售賈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

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烏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上囊破。金損沈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蹔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卧略。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卽得罪于天主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刼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旣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者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刼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者

自消。

一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瞽者坐乞。自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蚤年因惰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扣焉。特遺其袒服。既出。又貪是服。復入褫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一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亦有貪智吝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

知禍福天壽及諸未來事。悉屬天主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矧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干支測之。不亦智貪乎。財貪奪人之財物。智貪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之。最險。惟命是從。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于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散。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

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筭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天王所以罰智貪之罪也。愈驗。愈以爲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僇焉、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廸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救人之疾。有力能可以援人於患。靳用之皆吝才也。才爲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自下。愈散愈消。故靳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爲

論施含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莫崇於日月。其德下際其光普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扶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急也。天主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爲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恒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

不辭勞苦以拯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爲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即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恒謂我樂爲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已

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

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衆。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增

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

西四有歷刪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

遷貧。今在王位。如丐焉。蓋位愈尊。救衆心愈切。費愈

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即

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

勿行可也。

西有尊者。樂役甚。衆令曰。役太衆。請擇其有用者

餘罷遺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閔竟曰。此無用者。我須彼。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強。爾喜予。予乃爲恩。強而後可。弗德也。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強擱也。色搦加亦曰。吾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一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苦乎久久懸望。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卽拒。卽拒。欺微也。譬戮

人者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況遲施者。久或靳之。辱慢人人。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尚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賈貴也。自好之士。啓口求人。蓋有餘于面爾不蒙彼求。先與之。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已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天主勿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

其惡而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已足矣列仁之序從已身始故予貧不使我貧捄患不使我入患乃善予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之柔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恐其罪惡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于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于人者是爾施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

增惡後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怠三施之或并前二能追憶焉著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讐乎且徵爾量俠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矣恩而施之乃足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至化令有情如良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也經言爾授乃受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聲又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千金寶之藏周貧者可以消陳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

又曰爲我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罰惡者曰。我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逝於永火。與鬼魔並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而不爾捄也。主曰。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我饑渴。食飲我。裸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捄爾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必以嚴義審判之。略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恐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酬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救彼貧患尤欲救爾罪患也但爾須悛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已物奉天主以已奉罪也能以財施濟天主之直義而免罪刑哉

爲天主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士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士爾安能以賤士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而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收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罔之今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其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財不失乃置於安穩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訾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有曷面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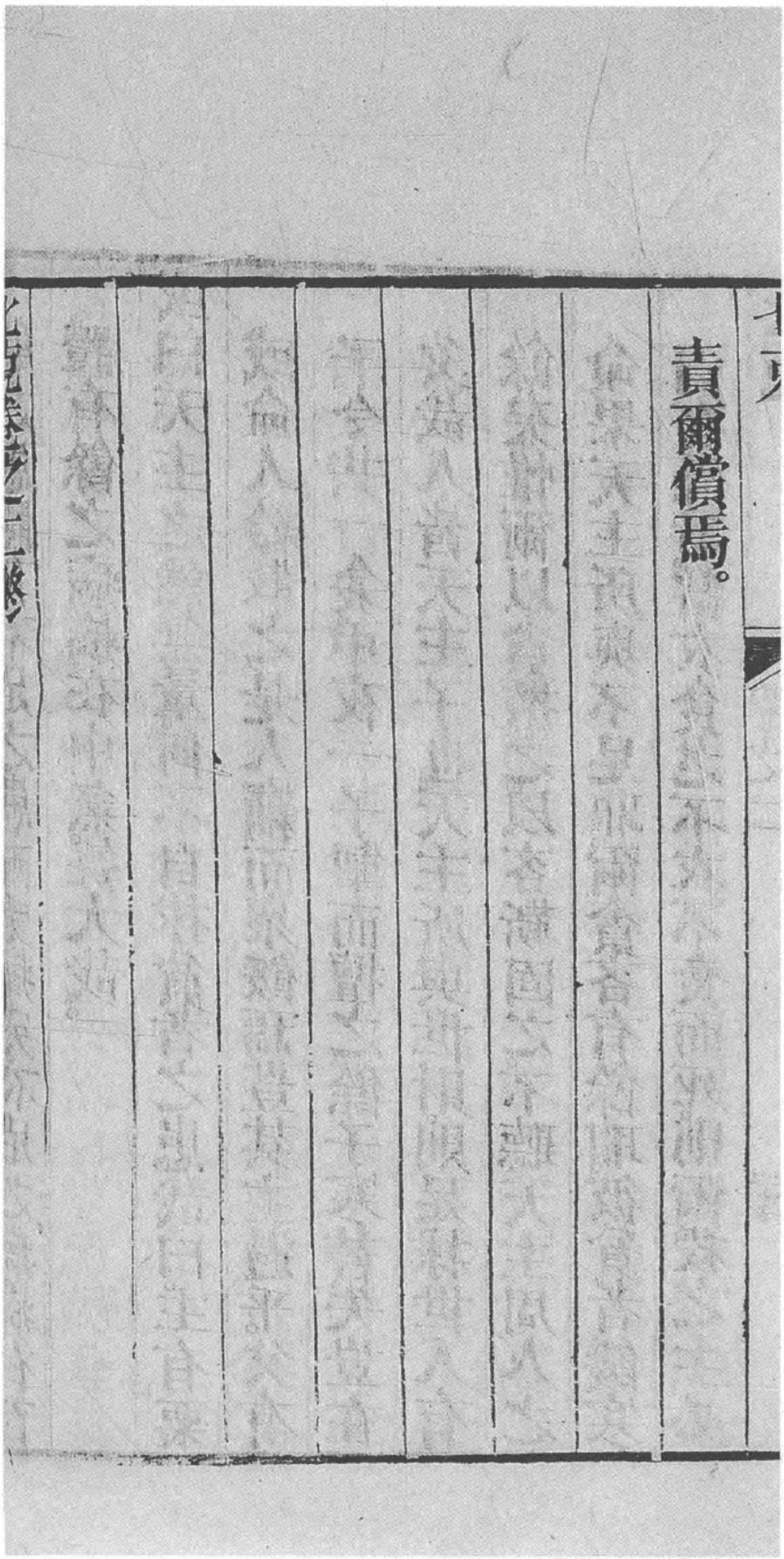
曰。田里諸物王欲取。卽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仍蒙天堂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天主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一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愈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強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有

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救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衆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衾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矣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救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靳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吝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主必



責爾償焉。

坊潛小序

晉師代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先以克晉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失戎與於袵席禍慘子戈戟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矣則又人人誰能真信之誰能真畏之也禍水滅炎芊車亂馬牝鹿聚唐敗績相循千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甘心即戎而不戒于戎何哉

氐蜜于乎見蜜不見乎矣逐兎于險見兎不見險矣加以想念所持往而不返迷情所結繫而不脫此麗子坊潛所繇志克也潛如水之浸物然非極浸積必不能滲

入故稱淫焉坊如提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汜濫故稱坊焉或曰饑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柰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殉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于床席而引兵自刑也總之克戎而無即戎自有龐子之言在至于卻想釋迷則又坊淫申之要旨而金城在我矣姑未竟其說

江東崔湄撰

七克卷之三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譔述

坊淫第三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已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白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惕苟安。二僕也。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燄倨傲其熛譏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汚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置羞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捄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羶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搦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汚。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日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蹔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漁入筍焉。其入甚順。出乃甚

逆萬人無一出焉。豕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暫起聲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汚且害。天主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壞。淫欲復發。遂忘而復墊焉。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衆。獨一好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鈎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爲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級。力之強。變顏之美。敗

之惡疾樹幼年之華。速耄老之黃耇。鈍心靈。閡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衊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喪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飲食也。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闢飾。用物必奢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汚視。耳放淫聽。鼻縱汚臭。口肆汚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媟

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智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迺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汚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成。四謂命令。命令者

既定于義甫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怨如女婦故悉奪其恒心也夫淫欲喪德妨智廢艮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哀哉

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耻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何我甫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

古有淫女蠱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

七克

詩曰。市中衆見不耻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耻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恐耻。而能恐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盎。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天主。自知非謝形樂。不能

之夕。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汚念。外不作汚行也。近約分別各修。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汚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媸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衡。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

而爲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鷙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彼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餒虎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粒不下。人明見大

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人手。椰瓢甚甘。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握取滿握。握不可出。終不釋手。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瓢之類。而遺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第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

行汚有樂而靈心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天主至平之義哉亞利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眞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乏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

樂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實於形物也身飽

於敝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天主絕淫樂之樂。尤大于淫樂矣。矧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天主。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天主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焉。色搦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汚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

七克

泉勿食之於汙潦耳。況狥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懣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蹔甘。後永苦。德行初蹔苦。後永甘。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甘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綏隨在勞苦後。勿亟取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淫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

驟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姦矣絕色豈遽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已滅形媒以感天主潔心修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天主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即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鈞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既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已所能守旋復自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

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坊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天主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鬬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干敵爲勁甘害維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

形自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毆犬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姤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尚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世人幾爲羅盡也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

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汚心言者亦汚口矣罪惡天主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夫一婦是爲人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
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
厚優閑恣于男色天主久竢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
厭惡而約罰之經曰瑣奪馬人劇惡於天主前天主
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
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
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
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
頃刻燬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尚

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天主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天主未遂降殃。記寬爾罪。正竢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天主雖暫忍。必有時而報。目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汚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緩

善念爲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也。久扣不闢。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遍而不熾。得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汚也。淫欲者。渾皆穢衊。即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相鬬

知我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鬬。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我豈宜與鬬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恃已德力。必難敵之。恃天主之能。祈求默佑。又加心攻。乃能敵焉。問心攻如何。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芽。輒思目。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汚之。天主必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我曷堪以穢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

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蠲潔見天主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樂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憎哉又不息則黙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忮懾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刼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

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甚炙不堪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忘矣又不息自視已身於及于死曰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憂將來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復自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不從理則宜視如蹇驢鞭策之痛自刻責減疏其食飲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劫邪矣意棘少時

淫念時起自怒其身曰此驢也欲不切蹄齧不養爾以菽麥養爾薦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憩勿令飽佚而思騰擲矣自此恒負重任或怪之問故答曰我勞勞我者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一日不堪淫念搏爲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勞勤育養之葢以雪之塞臧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或問之曰夫子不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免大害

祓理斯西國賢也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

馬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少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酉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恒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姿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為也是天主之賜耳賢者恐害已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僞美以誘人

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胸中。不能遣之。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斂以巾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卽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矣。聖厄勒臥略曰。凡能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

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耳目。耳目門輙闢。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汚無由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

我怒見彼憂動我憂見彼淫貌動我淫心見彼尊難安我卑見彼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夫人所自有之和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人之邪情哉

古有賢屢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曰亦曰我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強嗜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不當欲俱不當視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不能自禁已用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斥達者。蚤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即流汚行乎。答曰。否。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險。天主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知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絶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友。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減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耻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耻。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盼特美焉。乃責之曰。爾亦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期使肄。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況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兩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汚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汚。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袨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徵內傲。服美明徵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已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

經謂之鬼魔。

一人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卧。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尚未知爾男耶女耶。何用答爾。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輩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耶。

賢人後焉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報爾以地獄。眞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而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坳。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

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尚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孔子亦

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子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或子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天主爲道德負勞

苦勞苦之中。泰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甚重耶。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矣。所免則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貞樂。而後嫁娶者鮮矣。嫁娶。而後憾其失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

凡蔽人之性靈。厥眞德之厭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

天神人下有地獸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淆人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彌行後蹔伏其再發

尤猛矣亞利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狥之彌益之迫其既衍即懵昧理心侵褫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寖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即狥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既以貞勝之求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既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與妙俱能洞照瑩然獨潔此中爲一小天堂天主最喜居之聖經中眞福人端其一曰心淨者

乃眞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願。析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天主。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茂以加焉。

聖益薄削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祐。人力不能自造焉。賢

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主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祈求焉。聖亞吾斯丁云。愛讐。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眞教中有之。外此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況其人哉。天主未降生。面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已。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

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即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眞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拌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拌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比童身人。所受於天主者。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既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

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即已得之。居于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居于汚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邪。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恒對天主。其貞無與爲敵。譬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主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必貞。耳目貞

言貌貞。衣貞。牀褥貞。乃足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陰矢。非恒祈之天主。讐視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今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

者報。大於婚者報矣。聖若盎。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朗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答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汚。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爛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確。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

樂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

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

也。西有名士。自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覈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刼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

懽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壻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壻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愆即見矣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

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滅色不稿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爲正上自國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爲已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絜之直尺乃知其直曲焉天地自正直無曲萬物天主所造皆如其

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天恒旋地恒靜火恒熱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我人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欲循善避惡事天主建功德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即天主所賜直性不悉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帝王法令無非削揉其曲令歸本直也即教訓法令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主經典悉載剏造天地萬物之眞說云開闢之時天

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襪爲人類宗祖謂之目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者明徵伉儷爲正禮此卽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卽人自生曲矣故天主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

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男配一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以上則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即失多子女是害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能得正配必恣姦淫恣姦淫必生爭訟鬬亂而犯刑僇夫令人恣姦淫生爭訟鬬亂而犯刑僇之道可謂正乎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大亂哉曰我豈論娶

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于理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理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忿。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減。愛減亦生妬。卽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是今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復讐之志也。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爾婦爲讐兩婦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

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尚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甚矣。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夫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姦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姦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一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睠顧分。則必消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大半由母。衆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穉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試觀

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毋不能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于子。有父之責。于妻有夫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翔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渡海不足異。再渡異

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謂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絶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

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天主將訾其不孝耶抑嘆其能克己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貞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況人卽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既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

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于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庠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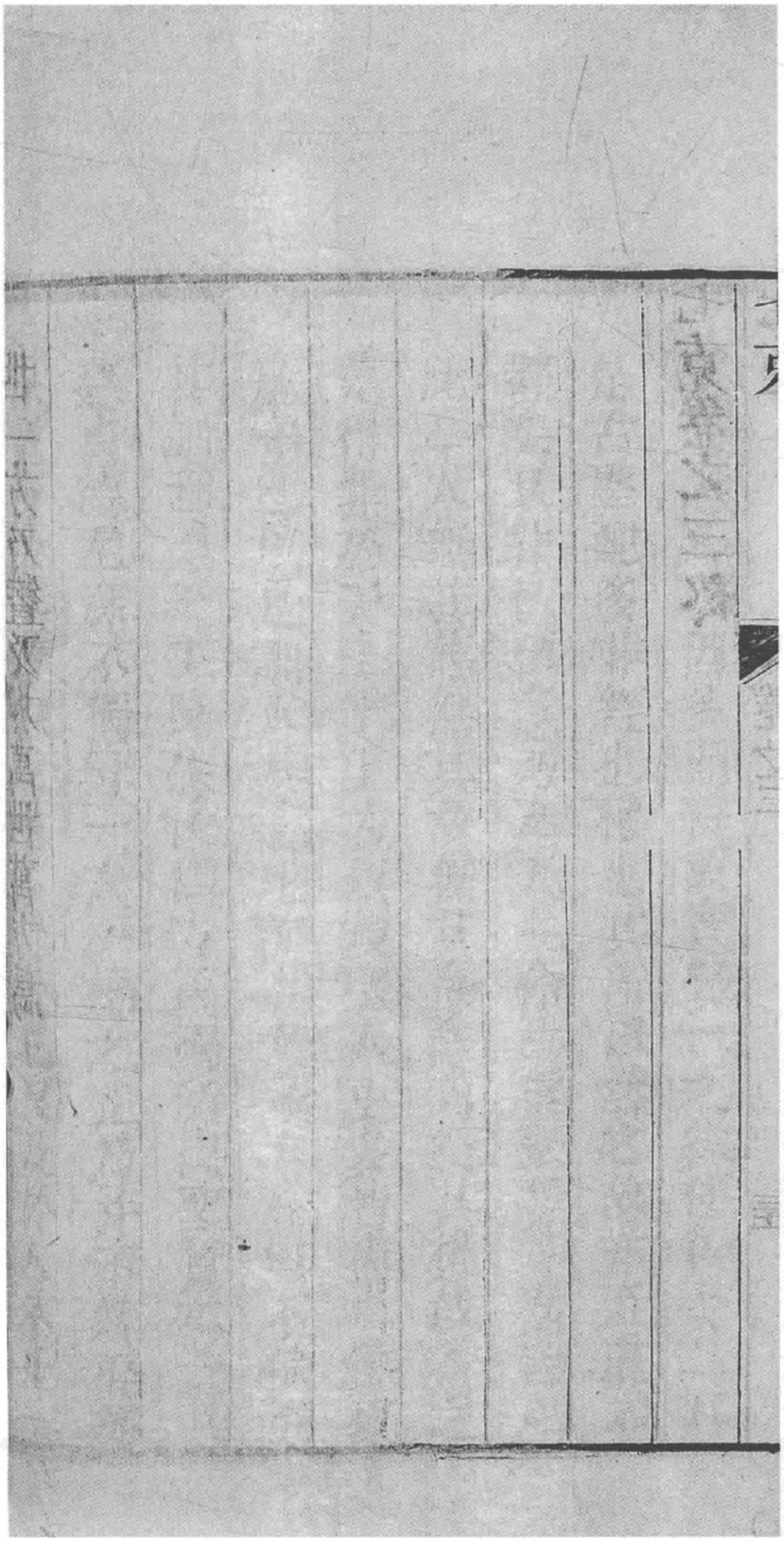
之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孥妾媵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之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慾慾之慾耶中土稱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盍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主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

且堅甚必不因多而淫故寬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已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眞聖娶多妻皆以此今人無其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天主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是守已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不獨守一夫一婦之正乃并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勳不止於已又及於人不止一

世一方乃聳及於萬世萬方焉

七克卷之三終



段次阨迸罰翁樞楚訴〈〈〈

典藏傳安　卷之壹　目錄

段次罕进阨德主丕班蛮那蓮嬡

段次罕进罰翁枚蓮打凡孫朱諾沚哭

段次罕进森民衣咄哭咳離打特賊亞瑪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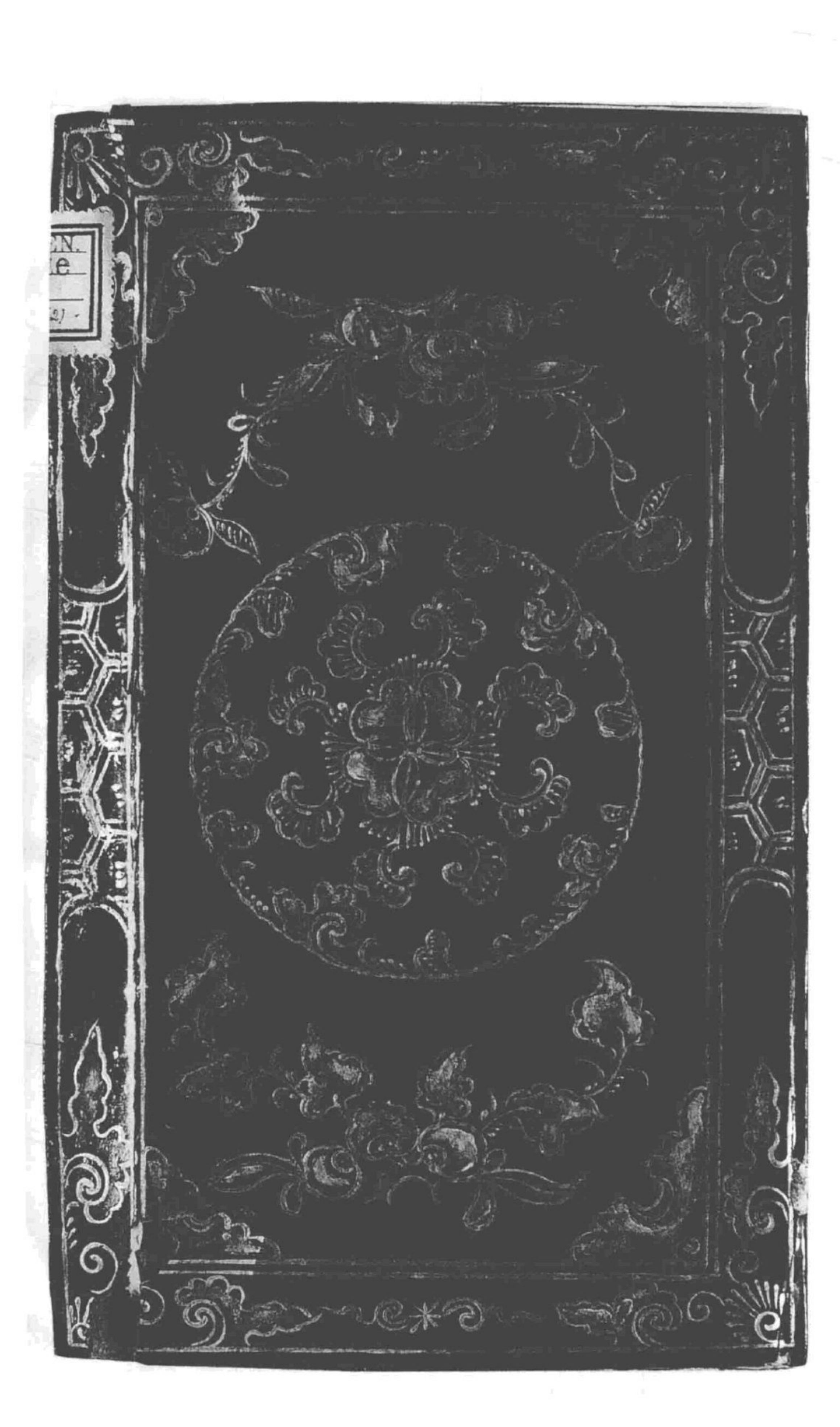
段次罕进袂德主丕判傳进事蹲

段次罕进毘民衣咄哭咳離祿褪昆補鏔

段次罕进糝德主丕哦滥合碑恪

段次罕进旃翁枚蓮滥茹挿

段次蘸进翁枚蓮滥兩碑聖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